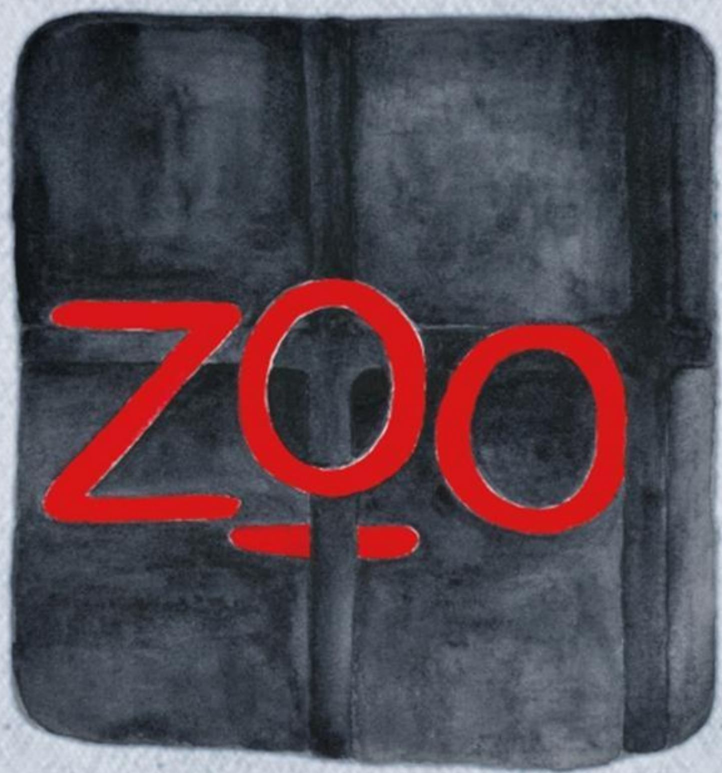



# 动物园

〔日〕乙一 著

ズー

Otsuichi

张筱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版权信息

动物园

作者：（日）乙一

译者：张筱森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 目录


版权信息
小饰与阳子
七个房间
远离的夫妇
向阳之诗
动物园
把血液找出来！
寒冷森林中的小白屋
衣橱
神的咒语
在即将坠落的飞机中
从前，在太阳西沉的公园里
解说

# 小饰与阳子

## 1

妈妈要杀我的话，她会怎么下手呢？或许是老一套地拿硬物敲我的头；或许是另一个老一套地掐紧我的脖子；还是把我从公寓阳台推下去，再伪装成自杀？

一定是最后这个。我想，伪装成自杀是最聪明的方法了，到时候老师和同学被问到关于我的事时，他们一定会这么回答：

“远藤阳子同学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她一定是太钻牛角尖了，才会自杀。”

不会有人对我的自杀起疑心。

最近妈妈对我的虐待愈来愈直接，愈来愈多肉体上的伤害。我小的时候，妈妈折磨我的方式比较迂回，比如蛋糕故意只买妹妹的份，或是买衣服给妹妹而不买给我，几乎全是精神层面的虐待。

“阳子，你是姐姐，对吧，所以要忍耐呀。”

妈妈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我和小饰是同卵双胞胎姐妹。小饰既漂亮又活泼，笑起来像一朵盛开的花，在学校里，不论老师还是同学，大家都很喜爱她。而且小饰常会把吃剩的饭菜留给我，所以我也很喜欢她。

妈妈做饭时总是故意不准备我那份，因此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处于饥饿状态，但要是我擅自打开冰箱，妈妈就抓起烟灰缸挥过来。我很害怕，根本不敢偷吃。当小饰把盛着吃剩的饭菜的盘子递到饿得挣扎在垂死边缘的我的面前，说真的，那一瞬间，妹妹在我眼里就像天使

一样。那是一个将自己吃剩的焗烤红萝卜挑出来放到盘子上，背上有着白色翅膀的天使。

妈妈就算看到小饰把食物分给我也不会生小饰的气。印象中妈妈从不曾责骂小饰，因为妈妈非常非常疼爱她。

我向小饰道谢，吃着残羹剩饭，心里想，为了守护这个重要的妹妹，我可能连杀人也办得到。

我们家没有爸爸。从我懂事以来就是妈妈、小饰和我三个人过日子，直到现在我初二了仍是如此。

我不知道没有爸爸这件事对我的人生造成了什么影响。不过如果我有爸爸，或许妈妈就不会打断我的牙齿或拿香烟烫我，但当然也有可能一切仍和现在一样。说不定我的个性会变得和小饰一样开朗吧。早上，我一边看着妈妈满脸笑容地端着盛了土司和荷包蛋的盘子迎面走来，一边想着这种事情。那些盘子当然都摆到了小饰的面前，一如往常没有我的份。我觉得自己还是不要看见这一幕比较好，但我就睡在厨房里，想不看到也难。

妈妈和小饰都有自己的房间，我没有。我的私人物品和吸尘器之类的杂物一起塞在置物柜里。幸好我本来就没什么私人物品，活着并不需要多大的空间。除了学校课本和制服，我几乎什么都没有，衣服也只有零星几件小饰穿旧了给我的而已。我也曾经翻书或杂志来看，但被妈妈发现之后都没收了。我拥有的只有一个压得又扁又破烂的坐垫，摆在厨房垃圾桶旁边，我总是坐在它上面读书、胡思乱想或是哼歌。但我得注意不可以直盯着妈妈或小饰，要是四目相接，妈妈马上就拿起菜刀冲过来了。另外，这个坐垫也是我宝贵的棉被，只要像猫一样缩成一团睡在上面，身上居然就不痛了。

我每天早上都是没吃早餐就出门。如果待在家里，妈妈就会用“为什么我们家会有你这样的孩子”的眼神嫌恶地瞪着我，所以还是尽早出门为妙，要是晚个几秒离开家，身上可能又要增加淤青了。就算我什么都没做，妈妈也会找到理由对我动手。

上学途中，小饰从我身旁经过时，我不禁看她看得入迷。小饰有一头柔软蓬松的秀发，总是神情雀跃地走着。虽然小饰和我在妈妈面前几乎从不交谈，但我们也不是妈妈不在场就会亲密地谈心的好姐妹。小饰在学校很受欢迎，总是和许多朋友开心地谈笑着。我虽然羡慕那样的小饰，却没有勇气请她让我加入她的朋友圈。

因为我完全不认识任何电视连续剧明星或流行歌手，我只要看电视就会被妈妈骂，所谓拥有电视的生活，对我而言完全是未知的世界。

所以我没有自信能够跟得上大家的话题，结果就是，我没有任何朋友，课间休息时总是趴在桌上装睡。

对我来说，小饰的存在就是我的内心支柱。小饰如此受到大家的喜爱，而自己身上和她有着相同的血脉，我心里其实觉得十分骄傲。

我和小饰长得很像。虽然说我和她是同卵双胞胎，长相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也是理所当然，但从来没有人把我们俩认错。小饰开朗活泼，我却阴郁黯淡。从身上的制服也可以轻易分辨出来：我的制服脏兮兮的，到处沾了污渍，最要命的是有股臭味。

有一天上学途中，我看到电线杆上贴了一张寻狗启事。那是一只母梗犬，名叫阿索。在简洁的小狗画像下方，以很漂亮的字体写着：“看到它的善心人士请与以下住址联络……铃木”。

当时我只大概瞄了一下那张寻狗启事，没特别在意，其实我也没有多余的心力，因为手臂上昨天弄伤的淤青到现在还疼得受不了，连上课都无法集中精神。于是我去了保健室，保健室的女老师看到我严重淤青的手臂，吓了一大跳。

“啊呀，怎么会撞成这样？”

“我摔下楼梯了。”

这是谎话。其实是昨天晚归的妈妈进浴室洗澡时发现浴缸里有掉

落的长发丝，一怒之下殴打我，我整个人摔了出去，手臂不慎撞到桌角。我不禁在心中痛骂自己的笨拙。

“一想到你掉落在浴缸里的头发会黏到我身上，我就恶心得不得了。你就这么讨厌妈妈吗？妈妈累得半死，好不容易回到家，你却这样对待妈妈？”

其实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之后我一直很小心地绝对不抢在妈妈之前使用浴室，因此妈妈看到的长发丝并不是我的，而是小饰的。可是我和小饰的头发留得一样长，而且妈妈在气头上，跟她说什么都没用，我只好选择沉默。

“看来没有骨折，可是如果一直很痛，还是去趟医院比较好。不过远藤同学，你是真的摔下楼梯弄伤的吗？我记得你之前也曾经因为摔下楼梯来保健室报到吧？”

保健室老师一边帮我缠绷带一边问道。我什么都没说，低着头走出了保健室。看来再拿摔下楼梯当藉口已经行不通了。

我一直拼命隐瞒妈妈虐待我的事，一方面是因为妈妈要我保密。再者，要是我跟外人说了这件事，妈妈铁定会杀了我。

“你听好了。妈妈之所以打你，是因为你是个无可救药的坏孩子，不过你绝对不准说出去，知道吗？知道的话，我就不按下这个榨汁机的开关饶了你。”

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边哭边点头，妈妈才终于把手指从开关移开，松开我被紧紧按住的手臂。我慌忙把手从榨汁机里抽了出来。

“只差一点点，你的手就变成果汁了呢。”

妈妈嘴边还沾着巧克力冰淇淋，一边朝我吐出甜得令人作呕的气息一边笑着。

妈妈很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虽然她在家里会像恶鬼似的虐待我，

但在外面却是几乎不开口说话的人。她为了养活两个孩子，不得已才外出工作，实际上她很难顺利地与别人沟通，所以我想或许我和妈妈本质上是相似的，也因此我们两个都很向往活泼开朗的小饰。妈妈因为职场人际关系不如意而带着焦躁的情绪回家，所以看到我才会一顿拳脚伺候。

“你是我生的，所以要你生或要你死都是我的自由！”

我倒宁愿她说我不是她生的。每当妈妈扯住我头发的时候，我总是这么想。

## 2

打扫卫生时间，同班同学突然和我说话。这是我隔了三天又六小时后，再次和同学有了对话。顺带一提，三天前的对话只有：“远藤同学，借我橡皮擦。”“……啊，对不起，我没有橡皮擦。”“啧。”这样而已。不过今天的对话要长得多。

“远藤同学，你是一班的远藤饰同学的仿冒品吧？怎么看都不像是她的亲姐妹嘛。”

那个女同学手中拿着扫把这么对我说，周围的女同学听到，全都笑了出来。她说的事情我早有自觉，所以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或是生气，但周围的同学跟着讪笑却让我感觉很差。

“不可以这么说啦，远藤同学会很受伤的。”

“抱歉我没有恶意哦。”

“嗯，我晓得……”

我这么回答她，但是因为很久没开口说话，声音全闷在喉咙里。我一边扫地，一边心想大家能不能快点走开呢，教室是大家都该负责的打扫区域，但每次都只有我在打扫。

“对了，远藤同学，你今天去保健室了，对吧？你身上的淤青又增加了吗？你全身都是淤青对吧？我都知道哦，游泳课换泳衣的时候被我看到了呢。可是大家都不信，不如你现在把衣服脱下来让大家瞧瞧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直紧闭着嘴。刚好老师打开教室门走了进来，找我搭话的同学们一哄而散，一个个假装认真地开始打扫。“得救了。”我暗自松了口气。

回家途中，我坐在公园长椅上想起同学们的讪笑。不要擅自以为别人有没有受伤好吗？事后这么一想，我开始莫名地生起自己的气。我真的一直都被大家当成傻瓜耍，要怎么样才能像小饰那样和大家融洽地聊天呢？我也好想和大家一样抛下打扫工作，把笔记撕了揉成团当冰上曲棍球打着玩儿。

回过神来，才发现我身旁有一只狗，因为它戴着项圈，一开始我还以为饲主也在公园里好好地看着它。

但五分钟过后，我发现并非如此。它开始嗅我鞋子的味道，我战战兢兢地摸了一下它的背。这只狗似乎不怕生，很习惯和人类待在一起。我发现它是一头母梗犬，便想起了今天早上看到的寻狗启事，说不定这只狗的名字就叫阿索。

我抱着狗前往海报上写的铃木家的住址。铃木家是一栋小小的独栋建筑，已经过七点了，天空被夕阳染得通红。我按下门铃，一位身材娇小满头白发的老奶奶走了出来。

“啊，阿索！这是阿索呀！”

老奶奶惊讶地睁大了眼，开心地紧抱着狗不放。她应该就是那位写下寻狗启事的铃木女士了。

“真的很谢谢你，这孩子让我担心死了。你先别急着走，请进来坐一下吧。”

我愣愣地应了一声，跟着老奶奶走进屋里。老实说，我内心很可耻地期待着谢礼——钱也好，点心也好，什么都好，我的肚子从没填饱过，只要有人愿意给我东西，我什么都想要。

老奶奶带我进客厅，让我坐到坐垫上。

“你叫阳子啊，我是铃木。寻狗启事刚贴出一天就能找回这孩子，简直像做梦一样呢。”

叫做铃木的老奶奶一边用脸蹭着阿索的脸一边走出了客厅。她似乎是一个人独居。

铃木奶奶端着乘了咖啡和甜点的托盘走回客厅，阿索紧跟在她身后。老奶奶将托盘放到矮桌上，和我相对而坐。她想知道我是在哪里找到阿索的。虽然并不是多么戏剧性的发现经过，但我在叙述的时候，她始终笑眯眯地听着我说话。

我将砂糖棒搅进咖啡里，咕嘟咕嘟倒入奶精，一口气喝光了。甜点也是两口就消灭，两样都美味极了。我的生活里几乎没有所谓甜点这种东西，勉强要说的话，大概只有学校营养午餐附送的点心吧。在家里当然不用说，我的食物只有小饰吃剩的东西。要是升入不提供营养午餐的高中，我还活得下去吗？这种穷酸问题老是在我脑中盘旋，挥之不去。

铃木奶奶亲切地又替我倒了一杯咖啡，她请我喝这一杯时慢慢地喝，好好品尝一下咖啡的味道。

“我很想请你留下来吃晚饭的……”

一瞬间，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菜我都吃！然而我的理性却小声地告诉我，再怎么说，第一次见面就留下来吃饭，实在太厚脸皮了。

“但我今天一直没心思准备晚餐，整天都在担心这孩子。”

铃木奶奶紧紧地抱住阿索。阿索真幸福啊！我不禁羡慕起这只被

抱住的小小梗犬。

“对了，我得送你谢礼才行。送什么好呢？我去找找看可以送你的东西，等我一下哦。”

铃木奶奶站起身，留下阿索，走出客厅。她会送我什么呢？我很难得地有了期待的心情。我总是过着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日子，几乎不曾兴奋地期待过什么。如果礼物是点心之类的，就在回家路上边走边吃完吧，如果带回家，一定会被没收的。

阿索嗅着我的味道。我昨晚终究没能洗澡，身上一定很臭吧。我环视屋内，有电视，但没有录放影机，想必是因为老人家不知道怎么使用的关系。我曾经听说录放影机很难操作的。顺道一提，我从来不曾操作过电视和录放影机。

客厅里有一座占了整面墙的大书柜，正当我逐册浏览着排得满满的书的时候，铃木奶奶很伤脑筋似的回到客厅来。

“真是抱歉，我本来想送你我最珍贵的宝物的，但忘记放哪儿了。我会找出来的，所以能不能麻烦你明天再来一趟呢？明天我会先准备好晚饭哦。”

我答应她一定会来，今天就先回家了。外头已经一片漆黑，铃木奶奶送我到玄关和我道别。原来被人送到门口是这样啊！初次的体验让我觉得很新鲜，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送我出门过。

隔天放学后，我先绕到铃木奶奶家，还没按下门铃，就闻到了一股香味。铃木奶奶很开心地迎接我，我心想还好来对了。和昨天一样，我被带进客厅坐到同一个坐垫上。阿索也记得我，一切简直就像昨天的延续。

“阳子，真是对不起，我还没找到说要给你的那样宝物呐，到处都找遍了，到底放哪儿去了？不过你既然来了，一起吃个晚饭好吗？阳子喜欢汉堡吗？”

喜欢毙了，喜欢到要我卖掉一颗肾脏也甘愿。听到我这么说，老奶奶满布皱纹的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我一边吃，心里一边猜想铃木奶奶为什么晚餐做了汉堡。是因为她自己喜欢吃？不，一定是为了让我开心才做的吧？我能够理解为了取悦小孩子而做汉堡的心理。

“阳子，我想多认识你一点呐。”铃木奶奶一边吃着汉堡一边说。

真糟，该说什么好？

“说说看你家里有哪些人呢？”

“家里除了我，还有妈妈和一个双胞胎妹妹。”

“啊呀，双胞胎啊？”

铃木奶奶一脸很想听我继续讲的表情，但真相实在阴暗得惨不忍睹，所以我说谎了。

我跟她说，虽然没有爸爸，但我们母女三人依然开心地过着日子。我说，我妈妈非常温柔，她在我跟妹妹生日那天，替我们各买了一件同样颜色的漂亮衣服，那是一件不大花俏，反而有些朴素、偏成熟大人风格的衣服。我说，假日时我们三人会一起去动物园，我曾经很靠近地看过企鹅呢。我说，我和妹妹一直都睡同一个房间，可是现在长大了，我好想要有自己的房间啊。我还说，小时候我和妹妹曾经因为看了恐怖电视节目害怕到睡不着，妈妈便过来温柔地握着我们的手……我不停说着一些压根没发生的事情。

“你妈妈真是了不起呢。”

铃木奶奶感动地喃喃说道。听她这么说，我忍不住心想要是这些谎话都是真的就好了。

她还问了我在学校的生活，于是我撒谎说和同学一起去了海边玩。看着微笑着听我说话的铃木奶奶，我心想这下绝对不能让她知道

真相了，但是脑子里负责编造谎言的部位已经运转到极限以至于开始发出哀嚎，我得设法转移话题才行。

“对了，这里有好多书啊！”

我一边咽下细细咀嚼过的汉堡，一边望向墙面的书架。铃木奶奶高兴地说：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啊。这里的书只是一小部分，其他的房间里还有很多呢。我也看漫画哦，阳子喜欢什么样的漫画呢？”

“唔……其实……我不太懂这些……”

“哦，这样啊。”

看到铃木奶奶似乎很遗憾的表情，我想我一定得做点什么，因为我不希望被这位老奶奶讨厌。

“那个……可以请您推荐我一些好看的书吗？”

“当然好呀，你想看的书就借去看吧。对了，就这样吧！以后你还书的时候，就可以再来我家坐坐了。”

铃木奶奶将她觉得好看的小说和漫画堆了一叠在我面前，我只从里头挑了一本漫画，便告别了铃木奶奶家。之所以只选一本，是因为我想赶紧看完它，这样明天我就可以拿回去还给铃木奶奶了，那么她应该会再请我吃好吃的东西。虽然多少带有这种单纯而低级的预期心理，但这么做，我就能再见到铃木奶奶和阿索了。我好想和这位老奶奶多说说话，只要坐在铃木家的坐垫上，只要跟铃木奶奶和阿索待在一起，我的臀部就像生了根似的，连起个身都百般不愿。

之后，尽管各种痛苦的事还是不断袭来，我都持续去铃木家玩。通常我在离开她家的时候都借了书，然后为了还书再次前往她家，而铃木奶奶依旧找不到她要给我的宝物究竟放在哪里。

虽然还书只是我前往铃木家的藉口，但如果失去了藉口，我会觉

得自己根本不应该和其实是陌生人的铃木奶奶见面。铃木奶奶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能够真正放心相处的人，我不想因为自己老是上她那儿打扰而惹她讨厌。

每次去到铃木家，铃木奶奶总是做好晚餐等着我。每天，我都会把漫画和小说的读后感告诉她。我和铃木奶奶及阿索的感情愈来愈好了，放学早的时候，我还会带阿索出去散步，偶尔也帮奶奶更换坏掉的电灯泡或是做一点削马铃薯皮之类的家事。

“下次放假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听铃木奶奶这么提议，我高兴得都快飞上天了。

“只是，我总是这样霸占着你，对你妈妈很不好意思呢。对了，下次你带小饰一起来吧。”

嗯……我虽然点头答应了，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铃木奶奶全盘相信了我的谎言。

看完电影，我和铃木奶奶一起去吃了回转寿司。虽然我婉拒了，铃木奶奶却说她实在很想吃寿司，一定要我陪她去。我这辈子还没吃过几次寿司，完全搞不清楚鱼的名字，不过回转寿司的用餐规矩我大致还晓得，本来打算点便宜的寿司就好，却不晓得哪些种类才是便宜的。寿司不停地从我们面前移动过去，这时铃木奶奶聊起了她的家人。

“我有一个和阳子年纪差不多的孙女喔。”

铃木奶奶神情落寞地说道：

“记得应该是比你小一岁吧，是我女儿的小孩。虽然住得不远，却三年没见面了。”

“铃木奶奶没办法和家人一起住吗？”

她没回答，一定是有什么隐情吧。

“如果写信给她呢？在信上写：‘我想和你见个面请你吃大餐，想吃什么都可以哦。’她一定会来找你的。”

说完，我自己也开始认真思考，如果有人跟我说“想吃什么都可以哦”的时候应该回答我要吃什么。这是一辈子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幸被问到一次的珍贵问题，所以得趁现在先想好回答才行。

“你真是个体贴的好孩子呢。”铃木奶奶低声说道，“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坦白。你带阿索回来的时候，我不是说要送你一样宝物作为答谢吗？其实根本没有那样东西，我是骗你的，那只是我想和你再见面而编的藉口。真的很抱歉，请你收下这个作为代替吧。”

铃木奶奶将一把钥匙放到我手中要我握住。

“这是我家的钥匙，以后再也不用编藉口了。我最喜欢阳子了，你随时想来就来哦。”

我拼命地点头，这主意真是太美妙了。活到今天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后悔自己被生到这个世上。我爬上大厦的屋顶，攀上铁丝网，迎着强风一边流着鼻水一边犹豫要不要往下跳，想都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降临我身上。

那天之后，凡是碰到痛苦的事，我都会紧紧握住铃木奶奶给我的钥匙努力撑过去，简直就像三号碱性电池一样。这把钥匙给了我能量，让我有了生存意志。我每次都拿这钥匙当书签用，将它夹在书里面藏了起来。

## 3

那是发生在铃木奶奶给我钥匙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五，地点是在学校。下课时，小饰到我的教室来，说忘了带数学课本，要我借她。

“拜托啦，我一定会好好酬谢你的。”

我已经很久不曾和小饰说话了，所以我心里其实很高兴。我下午也有数学课，和她约好了上课前记得还回来，便把课本借给了她。

但是到了午休时间，我去小饰班上找她，她却不在教室里。我拿不回课本，下午的数学课就这么开始了。

数学老师是个看上去很友善的男老师，我几乎不曾和他说过话，但我曾看到他在走廊上和小饰熟稔地谈笑，所以我想只要老实说出原委，老师一定会原谅我的。

“为什么没带课本来？”

刚开始上课，老师就把我叫起来问话。

“我……借给妹妹了……”

“讲的那是什么话！你竟然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真是不敢相信！你和一班的小饰同学真的是双胞胎吗？你呀，拜托多注意一下自己的仪容好不好？”

老师此话一出，从教室的各个角落纷纷传出了窃笑声。我脸颊发烫，只想从教室逃走。我也知道自己一头乱发，衣服脏兮兮的，但是起居都只能在厨房里完成的我根本不可能改善这些问题。

放学后我刚走出教室，小饰叫住了我。

“姐姐，这么晚才还你课本真抱歉，让我向你赔罪吧。我要跟朋友去麦当劳，姐姐你也一起来呀，我买汉堡给你吃哦。”

小饰魅力十足地笑了。这是她第一次邀我，我高兴不已，当下就回答“好”，我甚至用自己的右脚踩痛左脚，好确认这不是在做梦。

小饰和她的两个朋友加上我总共四人到了麦当劳，由小饰负责点餐。我和小饰的朋友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她们和我几乎没说什么话，却都很开心地和小饰聊着天。

“喂，你身上真的都没钱吗？真不敢相信，为什么小饰有零用钱你却没有？”

在柜台前，小饰的一个朋友这么问我。小饰代我回答说：

“这是我妈妈一直以来的教育方针呀，她说姐姐一拿到钱马上就花光了。”

我们端着汉堡走上二楼找了位置坐下，果汁、薯条、汉堡都只有三人份。小饰三人开始吃东西，我则直盯着那光景瞧。我很犹豫要不要开口问：“我的那份呢？”因为我是不能主动跟妈妈和小饰说话的。

“喏，这个我不要了。”

小饰的一个朋友将吃剩的汉堡推到我面前。

“我说阳子同学，你真的会吃别人吃剩的东西啊？”

小饰似乎很快乐地回答朋友的疑问：“是真的哦，姐姐总是大口大口吃掉我吃剩的东西呢。”说完，小饰朝我说道，“你每次都会吃我吃剩的东西，对吧？这两个人不相信我的话，干脆让她们亲眼确认好了。姐姐，这个也给你吧。”

小饰将吃剩的汉堡推到我面前，她的朋友用好奇不已的视线紧盯着我。我像头猪似的大口大口地吃光了面前的食物，结果三人哗哗哗地一起拍起手来。

走出店门，小饰三人跟我挥手说拜拜后便朝车站大楼方向离去。终于剩下自己一个人，我突然严重地喘不过气来。我在心中喃喃念着：“神啊！”

抵达铃木奶奶家的时候，我的脑子已经完全陷入混乱，为什么小饰要约朋友一起对我做那种事呢？其实小饰的举动和平日没什么两样，她只是把她平常在家里对待我的方式展现在外人面前罢了。我试着这么说服自己，然而呼吸困难的窘况仍然没有丝毫舒缓，我想一定

是因为刚才一下子吃太多了。

铃木奶奶一边咳嗽，一边泡了杯咖啡给我。

“我今天好像感冒了。”她仍不停地咳嗽，“啊呀，阳子怎么了？你的脸色也好苍白，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吗？”

“没什么，我好像吃太多了……”

“吃太多？真的吗？”

她直盯着我的双眼看。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老人家的眼眸能够这么澄澈呢？我心里这么想着，把手按到心脏附近说：

“这里觉得好闷……”

话才说一半我就说不下去了，小饰和她朋友的身影又在我脑海浮现。铃木奶奶默默地抚着我的头。

“一定是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吧。”

说着，她带我走进寝室，让我坐到梳妆台前。

“来，笑一个。阳子其实是个小美女呢。”

她捏起我的双颊朝左右拉开，硬是让我露出笑脸。

“啊，好了好了，请放开我，这样照出的脸好像小丑。不过我的呼吸好多了，请别再拉我的脸了。”

“真的好多了？那就好。”

说完她又开始咳嗽，听起来不像单纯的咳嗽，而是令人有不祥预感的嘶哑干咳。我不禁担心地问她：

“铃木奶奶，你还好吗？”

“没事的。对了，下次一起去哪里旅行吧？阳子，你现在已经成了我最重要的家人了。”

“我们去旅行，然后就这么一去不回也没关系吗？”

“没关系呀，我们直接环游世界去吧。那么，我就把你当成是我的孙女啰。”

你该不会是我脑袋里生出来的美好妄想之类的存在吧？这实在是太美妙的提案了！其实我一直暗自心想，假如铃木奶奶真是我亲生的奶奶，不晓得有多好。

铃木奶奶伸出食指指了指镜子。我定睛一看，镜子里映着满脸笑靥的我。我和小饰真的长得好像。

离开铃木奶奶回家的路上，我试着学小饰走路的模样，高高地抬起头，一脸幸福地大步向前走。这时我才察觉，原来我平时走路总是弯腰驼背。

正当我回味着今天在铃木奶奶家发生的事情，窝在厨房垃圾桶旁念书的时候，妈妈提着笔记本电脑回家了。

笔记本电脑是妈妈工作上非常宝贝的工具。曾经有一次，妈妈把它放在厨房餐桌上，被我不小心碰到过。

“不要用你的脏手碰它！”妈妈说着便拿起焗烤盘子打我的头，于是我意识到笔记本电脑的地位比我高的事实。

走进家门的妈妈一脸倦容，在看到我的瞬间便露出“看到脏东西”的表情，然而当她听见客厅传来小饰唤她的声音，脸色马上和悦了下来。小饰比我早到家，一直待在客厅看电视。因为妈妈不准我进客厅，所以我和小饰到家后还没说上话。要是我擅自走进客厅看电视，妈妈一定会剥光我的衣服赶我去游街的。

直到妈妈走进客厅，我才松了口气。看来今天我身上的淤青数目

不会增加了，我暗自高兴着可以平安无事地度过今晚。客厅传来妈妈和小饰的谈话，我一边写数学作业，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她们的谈话内容。

“妈妈，你不觉得姐姐最近比较晚回家吗？”听到小饰的话，我放下了铅笔。“她好像交到朋友了。姐姐在柜子里藏了好多小说和漫画呢，她哪来的钱买那些东西呀？”

我的体温逐渐变冷。妈妈从客厅走出来经过我面前，直接粗鲁地一把打开厨房置物柜，仿佛我根本不存在似的看都没看我一眼。妈妈把我放在置物柜里的课本通通翻出来清空，最后在柜子最深处发现了我还没还给铃木奶奶的三本小说。

“这些书是怎么回事？”

妈妈问话的声音很低沉，披头盖脸地袭来。我发着抖硬挤出回答——要是不回妈妈的问话，一定有一顿好打。

“是我借来的……”

妈妈把书摔到地上。

“你根本就没有那种会借书给你的朋友，不是吗？你真是无可救药的坏孩子！这是从书店偷来的吧！妈妈每天为了你这么辛苦地工作，为什么还要让妈妈这么操心呢！”

妈妈让我坐到椅子上，冷冷地继续说道：

“你从以前就是这样，对吧？光会给妈妈和小饰添麻烦，一点用也没有。”

小饰站在客厅门口望着我，带着怜悯的神情对妈妈说：

“妈妈，你就原谅姐姐吧，我想她大概是一时冲动罢了。”

“小饰你真是个温柔的好孩子。”妈妈望着小饰露出了笑容，接着

转过来面向我，“而相较之下这个小孩，只会让人觉得真是烂到身体的芯里去的坏孩子啊。小饰，你回客厅去。”

小饰无声地对我说了句：“加油啊。”竖了竖大拇指，便走回客厅关上了门。客厅传来电视的声音。

妈妈站到我身后，两手放到坐着的我的肩膀上。我要是乱动，铁定会被打，所以我僵直身子，一动也不敢动。

“妈妈什么时候给你添过麻烦了？对，我是打过你，但那都是为你好吧？”

妈妈的手缓缓摸索着我的后颈好一会儿，突然猛地掐住我的脖子。

“别……这样……”

我挣扎呻吟着。

“这声音听得人心烦气躁。把你养到这么大的人是我吧？你是不是应该更尊敬妈妈一些呢？”

感受着妈妈逐渐加重的手劲，我已经发不出声音，也无法呼吸了，就连哀求“妈妈原谅我，我什么都愿意做”都没办法做到。

我似乎有一瞬间昏死了过去，回神时发现自己正倒在地上流着口水，眼前的妈妈正双手叉腰站着俯视我说：

“你还是死了比较好哦，妈妈过一阵子一定会杀了你。到底为什么双胞胎姐妹会差这么多呢？不管是讲话方式还是走路的样子，你整个人让人看了就是一肚子气。”

妈妈没收了三本小说，回她房间去了。为了将含氧的血液送往脖子以上，我的心脏正全速运转。我仍倒在地板上，下定决心要逃出这个家。再待下去太危险了。能确定的是，要是下次再发生任何一丁点事让妈妈抓狂，我肯定会没命。好想见铃木奶奶，我要和她还有阿索

三个一起走得远远的。

我倒在地板上这么思索着，突然想起一件要紧的事情。铃木奶奶给我的那把钥匙，还夹在被妈妈拿走的书里。

## 4

第二天是星期六不用上学。妈妈说她有事出门去了，六点才回来；小饰也跟朋友出去玩，一早就不在家。我看家里只剩我一人，便溜进妈妈房里。

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次进妈妈房间，平常我是绝对不会踏进来的，要是好死不死被妈妈发现我在她房里，一定会被痛揍一顿，搞不好还会被她打死。然而就算必须涉险，我都想把铃木奶奶给我的钥匙拿回来。那是我和铃木奶奶两人最重要的连结。我想，要是书弄丢了，铃木奶奶应该会原谅我；但是钥匙不一样，我无法忍受自己弄掉那把钥匙。

妈妈的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书桌上摆着一只插了花的花瓶，旁边是笔记本电脑。房里有一张大床，想到妈妈平常就是睡在这张床上，有种很不可思议的感觉。床头边有一套CD音响，柜子里也排着整排CD。我没有听音乐的习惯，但妈妈和小饰经常彼此聊着我不懂的音乐话题。

铃木奶奶的书被随手扔在房间角落，我从书里抽出钥匙紧紧握在手中。

接下来只要一溜烟离开房间就好。书我仍原样不动留在原地，要是一并带走，妈妈就会发现我进来过。

正当我握住门把时，玄关处传开门的声音。我当场停下所有动作，小心翼翼不发出任何声音。有谁回来了，现在走出房间一定会被发现的。我竖起耳朵，听见开门的人正往这里走来。

我环视房内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床摆在靠墙位置，和墙壁之间的缝隙正好足够一个人躺平藏起来。我当场做出决定，迅速钻到里面去，我的姿势就像是睡相太差从床上滚到床底下一样，但这个空隙简直就像为了让我躲进去而量身订做似的，宽度刚刚好容身。

传来房门打开的声音，我全身僵硬，剧烈的心跳声大到我真想请心脏干脆停下来安静点。打开房门的人，脚步声在房里四处移动。我在缝隙中把脸压低，这样一来正好透过床底下的空隙，看得到摆在房间另一头的穿衣镜。镜子里映出小饰的面容。我确定了进来的人是小饰。我死命盯着镜里的小饰，虽然不知道她到底进来做什么，总之拜托拜托赶紧出去吧。

小饰直接走到柜子前望着架上的CD，她哼着歌，从柜子里抽出了几张片子，看来她进妈妈房间是来借CD的。小饰将挑好的片子随手放到一旁的书桌上，继续在柜子前挑CD，然后又挑了几片，顺手摆到桌上。

这时，穿衣镜里映出她的手碰到花瓶的瞬间，我不禁“啊”地叫了出声。花瓶倒下来，瓶里的水全流到妈妈的笔记本电脑上头。但小饰似乎没听到我的声音，因为在同一时间她也“啊”了一声。小饰立刻将花瓶扶正，但已经太迟了。我望着穿衣镜里的她脸色铁青低头看着笔记本电脑的身影。

小饰很伤脑筋似的望了房间一圈，突然露出笑容。她走到穿衣镜照不到的地方去了，但从床底的空隙我看得到她袜子附近的脚踝部位。她的脚移动到房间角落的三本书前方停了下来，正是铃木奶奶借给我却被妈妈没收的那三本书。小饰伸手抓起了那三本书。

接着她把书桌上的CD放回原位，她好像不打算借CD了。只见她拿着铃木奶奶的书走出了房间。接下来好一段时间，我听到她穿梭在她房间和客厅之间的脚步声，终于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停了脚，脚步声不再传来。

我立刻明白小饰为什么要带走那三本书。妈妈回来之后，看到浸

水的笔记本电脑，一定会揣测是谁干的。是小饰还是我呢？但只要被她没收的书不见踪影，妈妈一定会断定是我为了拿回被没收的书而进入她房间，结果打翻了花瓶。

我想妈妈应该会前所未见地震怒吧？这是第一次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情，她绝对会要我以死相抵的。我想起昨天妈妈脸上的表情。她双手叉腰高高站着俯视我时，那宛如橡胶面具般的表情。

我蹑手蹑脚地从床铺与墙壁间的缝隙爬出来，小心不让小饰察觉脚步声，离开了妈妈房间。走出玄关，我往铃木奶奶家狂奔而去，我能活下来的唯一方法，只有求铃木奶奶帮忙让我躲起来了，然而当我按下铃木家的门铃，出来应门的却是一位化了淡妆的女孩子。

女孩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问道：

“你是谁？”

我直觉地知道她就是铃木奶奶的孙女。

“那个……请问铃木……”

“我就是铃木……啊，你要找的一定是奶奶吧？奶奶她死了哦。今天早上狗一直狂叫，吵到邻居。过来一看才发现她倒在玄关已经死了，好像是因为感冒恶化啊。真是麻烦，难得的假日，竟然一大早被叫来处理这种事。”

我想起昨天铃木奶奶说她好像感冒了。女孩身后，似乎有许多人正忙进忙出。

“绘理，是谁来了？”

屋内传出女性的声音，女孩回头应道：“不认识，没见过的人。”接着转向我叹了口气说，“奶奶这样说死就死很伤脑筋哦，她养的那只狗该怎么办？要送去公立收容所吗？”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我不禁心想：“神啊，我可以现在当场掐死这个人吗？”但我只能低下头

离开了铃木家。

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就是之前发现阿索的那张长椅。公园里许多小孩子正在玩耍，有人溜着滑梯，有人荡着秋千，孩子们拼命大声喧笑。我缩起身子把脸埋进双手里。我无法相信铃木奶奶已经不在这个世上。“太过分了——”我不禁这么想。

公园的指针指向六点，妈妈差不多要到家了。大概还有三个钟头。我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发现我的脚边积了一摊水，一时之间还以为是自己流下的眼泪多到积成了水洼，仔细一看，原来是附近的饮水台漏水，流到这边来了。

我站起身，打定主意要逃到世界的尽头。然而此时我的眼角余光却看见了小饰，一开始我还以为看错了，但的确，走在公园旁人行道上的人正是小饰。她手提便利商店的塑料袋，看样子是出来买东西了。我追上她。

“小饰，等一下！”

小饰看到我迎面跑来，停下脚步，惊讶地睁圆了双眼。

“小饰，你在妈妈房间里干的好事，要好好地跟妈妈道歉哦！”

“你知道了！？”

“对，所以拜托你老实跟妈妈说是你打翻的！”

“才不要！我才不要被妈妈骂呢！”

小饰用力地摇着头。

“姐姐你去代替我被骂吧，反正你已经习惯了，不是吗？要我去被妈妈骂太丢脸了，我才不要呢。”

我又开始觉得喘不过气来了。要是现在手边有把刀，我真想在自己的心脏开个风孔，那样一定轻松得多。

“……可是，花瓶明明就是你打翻的啊。”我的声调几乎是在求她。

“很烦哦，你脑袋怎么这么差啊！我不是要你承认是你打翻的吗？等一下妈妈回来，你就好好地去跟妈妈道歉，知道吗！？”

“我……”

我将手伸进口袋。

“怎样啦！”

她仿佛在责问我。

我用力握着口袋里的钥匙，握到几乎渗出血来。

“我……”

我真的打从心眼里喜欢小饰，但那只到十秒前为止。当我开始这么想，刚才充塞在胸口令我喘不过气的东西突然溶化流走，呼吸顿时轻松了起来。

“……没什么，算了。没事。小饰，你听我说……”我决定了，“很遗憾的是，妈妈已经知道是你干的了。是真的。你拿走书想伪装成是我打翻的，这一招对妈妈是行不通的。你刚出门去便利商店，妈妈就回来了，我人在玄关都听到妈妈在房间里放声大骂的声音，所以我才逃到公园来。不过看样子妈妈应该是已经发现打翻花瓶的人是你了。”

小饰的脸色变得惨白。

“她不可能发现！”

“她发现了哦，我在玄关听到妈妈大喊：‘CD的排列顺序不对！是小饰干的。’所以她在等你老实跟她道歉呢。你就老老实实地去跟妈妈道歉吧。”

小饰不知如何是好地看着我。

“全都穿帮了吗？”

我点头。

“可是我不要像你一样被打骂得那么惨啊！”

我装出和她站在同一阵线一起烦恼的神情，然后说出我的提案——

“……不然这样吧，我代替你向妈妈道歉。”

“怎么做？”

“就今天一晚，我们两个交换衣服穿。我穿你的，你穿我的。直到明天早上，我的言行举止都假装是你，然后你也必须配合假扮成我，走路都要低着头哦。”

“不会穿帮吗？”

“没问题的，我们长得一模一样。你只要像我平常那样死气沉沉的就好，那样就绝对安全了。由我代替你被骂被打吧！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们在公园的厕所里换了装。小饰换下她全身的装扮，用手把头发抓得乱七八糟。穿上我的脏衣服时，她皱起了眉头。

“这衣服有种奇怪的臭味！”

小饰的衣服既清洁又干爽，她的袜子和手表全穿戴到我身上。我用手当作梳子，总算梳齐了头发。虽然不知道骗不骗得过妈妈，我盯着镜子里露出笑容的自己瞧，真的很像小饰。我想起之前曾看过这张笑脸的铃木奶奶，手不禁掩上了嘴角。我的双眼流出水一般的液体，这就是眼泪吧！我拼命地以泪水洗脸，不让小饰察觉。

“你在干什么啊？”

一直等不到我出来，站在厕所门口的小饰一脸不高兴地说道。

我们离开公园往家的方向走去。被夕阳染红的公寓高高地耸立着，我站在公寓楼下仰望我们家所在的十楼窗户。我刚刚骗小饰说妈妈已经回到家了，看来她丝毫没起疑。

虽然没有实际确认过，不过我想妈妈一定已经到家了。个性一板一眼的妈妈，从来没有说讲了六点到家却超过六点才回来的记录。

“小饰，你进家门之后，举止都要照着我平常的样子哦。”

她不服气地哼了一声。

“我知道了。对了，我们谁先进去呢？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回家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吧？现在一起出现太不自然了。”

于是我们用猜拳决定，却连续三十次分不出胜负。或许是双胞胎的关系，两人连出的拳都一样。第三十一次我赢了，决定由打扮成我的小饰先踏进家门。

目送小饰走进公寓入口，我靠在公寓前方的树干上，眺望着被夕阳染红的市镇。刚才小饰拎在手中的便利商店塑料袋已经移到我的手上，塑料袋在我膝盖旁发出沙沙的细微声响。

骑着脚踏车的少年横越我面前，拖着长长的影子渐骑渐远。飘浮在空中的云朵仿佛从内部发出光芒似的红通通的。“小饰。”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同公寓的阿姨，“书念得怎么样？有没有好好用功呀？”我回答她：“嗯，还过得去。”话声刚落，某样物体从上方噗通一声落下，阿姨惊讶地叫了出声——穿着一身脏衣服，和我一模一样的那张脸正贴在地面上。

我一回到家立刻替死去的小饰写遗书，这是妈妈的吩咐。妈妈命令我在警察到来之前五分钟内写好遗书，我答应了。妈妈便说：“真是好孩子，妈妈最喜欢你了。”那是我每每在夜晚梦中才会听到的话。

对我来说，思考阳子死前写下的遗书内容是很简单的事，只要写下我想死的心情就好。

没有人怀疑远藤阳子的自杀。夕阳下山，周围逐渐变暗，看热闹的人逐渐融入黑暗，我和妈妈在家中敷衍着警察的询问。妈妈还没察觉我真正的身份，等她发现的时候再受打击应该还不迟。我已经打定主意，今天晚上就会收拾好行李，离开这个家，逃往很远很远的地方。

警察一直问话到深夜，我和妈妈都憔悴不已。我是真的很疲倦，但妈妈似乎是演出来的。警察一离开，她立刻揉着肩膀喊累。即使我死了，妈妈也一点都不难过，我这人还真是可悲哪；同时，我也在心里向已经不在世上的小饰深深地致歉。

等妈妈回房间，我立刻躲进小饰房里。小饰的房间里摆满了可爱的东西，我总觉得很不自在，比起来，厨房的垃圾桶旁边要令我安心多了。确定妈妈已经睡着后，我将各种东西塞入背包里，那个一直被我当棉被用的破烂坐垫我也想带走，却塞不进去，没办法，我只好把小饰的衣服从背包拿出来腾出空间。

走出家门，我奔向铃木家去接阿索。记得之前他们说因为奶奶死了没人接养阿索，打算把它送去公立收容所。我原本很担心不知道阿索还在不在那个家里，不过到了铃木家一看，发现天助我也，阿索被绑在玄关前。铃木奶奶的孩子和孙子们似乎为了准备葬礼而留宿这里，所以阿索才会被赶出来外面的吧。刚好，和我一样呢！我想。

阿索一看到我便兴奋地摇尾巴，激动地拼命转圈圈，转到简直要掀起龙卷风了。我松开绳子拐走了阿索。

我和阿索一人一狗，总之先往车站的方向移动。无法参加铃木奶奶和远藤阳子的葬礼，我感到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活下去，身上又没钱，说不定哪天就饿死路边了吧？不过我很习惯饿肚子，也很自豪自己有一个吃餐厅施舍的残羹剩饭或是萝卜根之类的东西也不会拉肚子的铁胃，只要紧紧握住口袋里的钥匙，就有一股力量涌上胸口。“好！”我怎么样都活得下去！

# 七个房间

●第一天·星期六

在那间房里醒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非常害怕。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一盏朦胧的灯泡，发出昏黄微弱的光线照着黑暗。四周是水泥砌的灰色墙壁，我躺在地上，看样子有人趁我昏迷不醒时把我带进这个没有窗户、四四方方的狭小房间里。

我用手撑起上半身，贴着地面的手掌传来水泥地冷酷坚硬的触感。我想看看四周，然而一转头便觉得头痛欲裂。

背后传来呻吟。姐姐倒在我身边，和我一样正按着头部。

“姐，你没事吧？”

我摇了摇姐姐，仍躺在地上的她睁开了眼看我。姐姐直起身子，和我以一样的姿势望着四周。

“这里是哪里？”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

这是一个除了那盏垂吊下来的电灯泡之外什么也没有的昏暗房间。我们完全想不起来自己怎么进入这里的。

最后的记忆是，在郊外某间百货公司附近，我和姐姐走在行道树夹道的步道上。直到妈妈买完东西之前，姐姐都得负责照顾我，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百般不愿的事情。我已经十岁了，不用别人照顾我；而姐姐似乎也不想管我，自顾自地玩，但妈妈却不准我们分开行动。

于是我们两个僵持着，彼此毫无交谈走在散步道上。步道地面装

饰着四方形红砖组成的图案，两旁种植的行道树伸展着长长的树枝搭出天棚。

“你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啊。”

“什么嘛，小气鬼！”

我和姐姐有时会这样对骂。姐姐明明都要升高中了，斗嘴的水平却跟我差不多程度，说来还真怪。

走着走着，身后的树丛突然传出声响，我们连回头确认的时间都没有，只觉得头部窜过一阵剧烈的疼痛，然后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房间里了。

“有人从背后打了我们，趁我们昏迷的时候把我们带到这里……”

姐姐边说边起身，看了看手表。

“已经是星期六了……现在大概是半夜三点吧。”

那只手表是指针式的，姐姐非常喜欢它，根本不让我碰。银色的表面上有个小小的窗口，标示着今天是星期几。

这个房间的长宽高都将近三米，刚好形成一个立方体。灯泡的光线为毫无装饰的灰色的坚硬表面淡淡地抹上阴影。

房间里只有一道铁制的门，但上面却没有任何把手之类的东西，看上去只是一块沉重的铁板嵌在水泥墙里。

门的下方有一道五厘米左右的缝隙。透过缝隙，从门的另一边似乎有光线照过来反射在地上。

我跪在地上，看能不能从那道缝隙里看到些什么。

“外面有什么？”

面对姐姐满脸期待的询问，我摇了摇头。

周围的墙壁和地面都还算干净，好像刚刚有人打扫过，没什么灰尘。我不禁觉得，我们很像被关进了一个寒冷的灰色箱子里。

唯一的光源就是从天花板中央垂吊而下的灯泡，我和姐姐只要在房间里一走动，两道影子便在四面墙壁上来回游动。灯泡的光线很微弱，拂不去的黑暗沉积在房间角落。

这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只有一个特点。

地面有一道宽约五十厘米的水沟。若将有门的那面墙视为正面，那道水沟恰巧从左手边的墙壁下方笔直贯穿房间地面中央，延续到右手边的墙壁下方。水沟里白浊的水从左往右流去，散发出强烈的恶臭，接触到水的水泥都成了恶心的颜色。

姐姐用力敲门，大声地喊叫：

“有人吗？”

没有回应。那道门相当厚实，怎么敲都纹丝不动，唯有敲着沉重铁块的无情声响，仿佛诉说着以人类的力量是无法破坏这道门的。沉闷的声响在房间里回荡着。我觉得很难过，呆站在原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这里出去呢？姐姐的背包也不见了，她虽然有手机，却放在背包里，所以我们也无法联络到妈妈。

姐姐将脸颊贴着地面，朝着门下面的缝隙大喊。她全身颤抖、混身是汗，从身体深处发出求救的呐喊。

这次，从远处传来了很像是人声的回应。我和姐姐对望了一眼。

除了我们，附近还有人在。但是那声音非常模糊，也听不清楚是什么。即使如此，还是令我松了口气。

我们继续对着门又踢又打了好一阵子，还是没用。终于我跟姐姐都累了，两人疲倦地彼此依偎着睡去。

早上八点左右，我们醒了过来。

在我们睡着的时候，从门下方的缝隙里塞进来一片吐司和一个装着干净水的盘子。姐姐将吐司撕成两半，一半给我。

姐姐很在意把面包塞进房间的人。不用说，那个人肯定就是将我们关在这里的人。

贯穿房间中央的水沟里的水在我们睡着时仍持续地流动，不断飘散出东西腐烂的臭味。我开始觉得恶心。虫的尸体和残羹剩饭漂在水面上，横越房间流走。

我想上厕所。可是姐姐只是看了铁门一眼，摇了摇头说：

“看样子是不会放我们出去的。你就在那条水沟里解决吧。”

我和姐姐等待着能离开这里的那一刻。但不论我们再怎么等，那道门就是不打开。

“到底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呢？”

姐姐坐在房间角落喃喃自语着。隔着水沟，我也以同样的姿势坐着。灰色的水泥墙上交错着灯泡制造的光与影。姐姐疲惫的神情让我好难过，真想赶快离开这里。

姐姐又对着门下的缝隙大喊，从某处传来了人的应声。

“果然有人在。”

然而回声太严重，听不出对方说了什么。

好像只有在早上才会给我们食物，那天再也没有送吃的给我们了。我跟姐姐说我肚子饿，结果被姐姐骂，她说不过是少吃一餐，忍一下好吗？

因为没有窗户，我不是很确定时间，看了一下手表，现在应该是傍晚六点左右，从门的另一侧传出朝这里走来的脚步声。

一直坐在房间角落的姐姐突地抬起头来，而我则是稍稍离开门边。

脚步声愈来愈近。我心想，终于有人要来这个关住我们的房间了，那个人一定会跟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这里。我和姐姐屏住呼吸，等待房门开启的瞬间。

然而和我们预期的相反，脚步声经过了房门前走开。一脸错愕的姐姐凑近门旁，朝着门下的缝隙大喊：

“等一下！”

然而脚步声的主人却无视姐姐的叫声，径自走远了。

“……那个人该不会……没打算放我们出去吧？”我问。

我觉得很害怕。

“不会啦……”

姐姐虽然这么说，但看她脸上的表情，我知道她不过是嘴上逞强罢了。

自从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醒来，已经过了整整一天。

这一天之内，从缝隙的另一侧曾经传来开关厚重的门的声响、机械声响、像是人发出的声音和脚步声等等，但是那些声音全都因受到墙壁回声的干扰而听不清楚，每个声响听起来都像是巨大动物的呻吟，震动着空气。

我和姐姐所在的这个房间，房门一次都没打开过。我们再次依偎着进入梦乡。

●第二天·星期天

一睁开眼，门下的缝隙处摆着一片吐司，却不见盛水的盘子。昨

天塞进来的盘子还在房间里，姐姐猜测应该是因为我们没把盘子推出去，才不给我们水喝。

“可恶！”

姐姐显得非常懊恼，一把举起了盘子。她原本打算摔盘子，却又停了手，应该是想到要是打破盘子可能会再也不给我们水了吧。

“得想个办法离开这里才行。”

“可是，要怎么做？”我怯懦地问。

姐姐直直地望着我，接着将视线移到横穿房间地面的水沟。

“这条水沟一定是给我们作厕所用的……”

水沟宽约五十厘米，深约三十厘米，从一边的墙壁下方冒出来，又从另一边墙壁下方仿佛被吸进去似的消失。

“这对我来说太小了，钻不过去。”

如果是你的话，一定钻得过去。姐姐这么对我说。

姐姐手上的手表显示现在大约是中午时分。

最后决定照姐姐所说的，由我潜入水沟到房间外面去。姐姐的想法是，如果这么做能够离开这栋建筑物，就一定能向外面的人求救；就算无法走到外头，那么能够摸索出周遭环境的任何蛛丝马迹也好。

但我实在很难提得起劲。

为了钻进水沟，我脱到只剩一件内裤。但最后关头我果然还是退缩了，想到自己非得泡进这么浑浊肮脏的水里，真的很难受。姐姐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想法。

“求求你，忍耐一下就好！”

我迟疑着，将脚伸进水沟里。水很浅，我的脚掌立刻触到了沟底。沟底黏黏滑滑的，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水深还不及我的膝盖。

开在墙面的水沟口是细长的横向长方形，那是一个黑暗的洞穴。虽然洞口很小，但我应该能穿过去，因为我的个子在班级里是最小的。

水沟进入墙壁中之后仍像一条长方形隧道往前延伸。我把脸贴近水面想看看前方的状况，然而我一凑近水面，立刻有股恶臭窜入鼻中。我看不清楚水沟前方的状况，看来真的得潜进去一探究竟了。

万一不小心卡在墙壁中的隧道里回不来就糟了。所以姐姐将我的外衣外裤和两人的皮带系成一条绳子，尾端用鞋带绑在我的一只脚上。我们的计划是，一旦情况危急就拉绳子把我救回来。

“我该去哪一边？”

我张望着左右两边的墙壁问姐姐。水沟里上下游的两个沟口分别开在左右两面墙壁的中央下方。

“随你选吧。不过，你只要觉得前方都是隧道，就马上回头。”

我先选了上游。换句话说，若将有门的墙壁视为正面，位在左手边的长方形洞穴就是上游入口了。我走近墙壁，把身体浸到水沟里。肮脏的沟水从我的脚踝缓缓覆上我的全身，宛如细小的虫子爬满全身，啃蚀着我。

我屏住呼吸，紧紧闭上眼，一头钻进冒出水流的长方形洞穴。隧道里面很窄，又很浅，趴在水里匍匐前进的我，后脑勺撞到了隧道顶面。

我的身体勉强钻得过这个长方形水泥隧道，就像把线穿过针眼一样。水流的速度并不快，我可以很轻易地逆流而上。

幸好，在流着水的隧道里爬行大约两米之后，一直压迫着我的背

和头的隧道顶的触感便消失了。我想我可能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便从水里抬起头站了起来。

这时我听到尖叫声。

虽然我很不想让脏水跑进眼睛里，却还是睁开了眼。一时之间，我还以为又回到了原来的房间。这是一间和刚刚的房间一模一样、四周被灰色水泥墙包围的狭小房间，水沟也笔直地穿过房间中央。我感觉我像是钻进了水沟上游的隧道，然后从下游的隧道钻出来了。

不过并非如此。在房间里的不是姐姐，而是另一个人。她是一个看起来比姐姐年长一点的年轻女子，我没见过她。

“你是谁！？”

她尖叫着，一脸恐惧地往后退。

从我和姐姐所在的房间沿着水沟往上游前进，来到的是一间构造完全相同的房间，同样有人被关在里面。两个房间的每个角落都一模一样，水沟也依旧往前延伸而去。而且，上游不只有这一间房间。

我向这名困惑不已的女子解释我和姐姐被关在下游的房间里，然后我解开绑在脚上的绳子，决定继续往上游方向前进。

结果在上游还有两间构造完全相同的房间。

也就是说，从我和姐姐所在的房间沿着水沟往上游算起，还有三间房间。

每间房间里都关了一个人。

第一间房间里是年轻女子。

再过去一间房间里是长头发的女生。

最上游的房间里，则是一个染了一头红发的女子。

大家都莫名其妙地被关进来。除了我和姐姐，其他被抓的都是大人。先不说姐姐，可能因为我体格还小，所以才会和姐姐两人一组被关到一起吧。我没被当成一名大人计算。

红发女人的房间里，水沟上游的隧道口装有栅栏，没办法再往前进。于是我回原来的房间，向姐姐说明了所有的状况。

我身上就算干了还是很臭，又没水可清洗，这么一来房间里更臭了，但姐姐并没有抱怨。

“也就是说，我们的房间是从上游数过来的第四间？”

姐姐喃喃自语地思考着什么。

好几个房间连在一起，而且每一间都关了人，这令我讶异不已，同时也觉得不那么害怕了。知道有那么多人和自己处于相同的状况，多少让我感到比较安心。

而且，大家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都觉得很困惑，但不久，表情就亮了起来。看来大家被关到现在都没见到任何人，门也不曾打开过，根本无法知晓自己现在处于什么状况，也不晓得墙壁的另外一头有些什么。因为大家的体型都没娇小到能够钻过水沟，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我潜入水沟打算离开房间时，每个人都拜托我一定要再回来告诉她们我看到了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是谁将自己关进来的，所以，大家都很想知道自己被关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都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我向姐姐报告完上游的状况，接着便前往下游方向潜去，结果下游也和上游同样状况，是一间接连一间昏暗的水泥房间。

下游方向的第一间房间，和其他房间状况都一样。

一个和姐姐差不多年纪的女生被关在里面，看到我的瞬间，她先是露出惊讶的表情，听完我的说明，整张脸便亮了起来。她也和大家

一样被关在同样构造的房间里，一样是莫名其妙地被关了进来。

我继续朝更下游的房间前进。

钻出水沟，我又来到了一间方方正正的房间，然而这次不太一样。房间的内部构造虽然和其他房间一模一样，但房里没有人。空荡荡的房间里，灯泡的光线黯淡地照着这个灰色的箱子。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房间里必定都有人在，这个空无一人的房间让我有种很不可思议的感觉。

水沟依旧向前延伸。

我离开空无一人的房间继续前进。虽然没人帮我拉脚上的绳子，不过我并不担心，反正下游一定也是一间连着一间的小房间，所以我将绳子留在姐姐的房间里出发了。

从我和姐姐的房间朝下游方向数的第三个房间里，有一个看起来和妈妈差不多年纪的女生。

她看到从水沟里冒出来的我时，反应并不大。我立刻察觉她不太对劲。

她非常憔悴，蹲在房间的角落里不停地发抖。我本来以为她和妈妈的年纪差不多大，但我可能误会了，或许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点。

我看向水沟的下游，在墙壁下方的长方形隧道口装了栅栏，没办法再前进了。看样子这里就是下游的终点。

“那个……你还好吗……？”

我有些担心，开口问她。她的双肩抖个不停，惊惧的眼神盯着全身不停滴水的我。

“……你是谁？”

她的声音仿佛灵魂出窍似的，无力而沙哑。

她和其他房间里的人的状态显然很不一样。她的头发乱成一团，水泥地上到处都是她掉落的发丝，脸和手都被汗水弄得脏兮兮的，双眼和脸颊凹陷，宛如一具骷髅。

我向她说明自己是谁和我在做什么之后，她阴郁的眼瞳似乎闪现了一丝光芒。

“这么说来，在这条水沟的上游还有活着的人，对吧！？”

活着的人？我不大懂她的意思。

“你也看到了吧？不可能没看见！每天，只要一到傍晚六点，这道水沟里就会有尸体流过来啊！”

我回到姐姐身边，告诉她水沟前方的状况。

“总共是七间房间连在一起呀……”

听到姐姐这么说，我为了方便说明，便替每个房间编上了号码。从上游按照顺序数过来的话，我和姐姐的房间是四号，而最后一个女人所在的房间便成了七号。

然后我犹豫着该不该告诉姐姐七号房女人讲的事情。要是我把那个女人的话当真，告诉姐姐，说不定会被她当成笨蛋。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姐姐似乎察觉到了。

“还有什么状况吗？”

我战战兢兢地告诉姐姐七号房女人讲的事情。

根据那个面容憔悴的女人所说，每天傍晚只要一到固定的时刻，水沟里就会漂来尸体。据说尸体会从上游漂到下游，乘着水流缓缓漂过每一个房间。

那么，那些尸体为什么能钻过水沟狭窄的隧道呢？我愈听愈觉得不可思议，更何况七号房的水沟下游出口还被装了栅栏，无法继续前进，要是尸体从上游漂下来，最后势必会卡在栅栏口。

然而那个憔悴的女生却是这么说的：

那些流下来的尸体，每一具都被细细切成足以通过栅栏缝隙的大小，因此，只偶尔有些碎片会被栅栏卡住，绝大部分都能顺利从房间里的水沟流走。她说她打从被关进房间里的那一天起，每天一到傍晚，就会看到尸体的碎片浮在水中，流过房间中央而去。

姐姐听着我的话，眼睛愈睁愈大。

“她说她昨天晚上也看到了？”

“嗯……”

昨天我们并没察觉有尸体流过了水沟。不，只是我们没察觉到吗？昨天傍晚六点，我们确实都还醒着，而且那道水沟，不论待在房间哪个位置都看得到，如果真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漂在上面，我们不可能没察觉到异状的。

“上游三个房间的人提过这件事情吗？”

我摇摇头。提到尸体事情的人，只有七号房那个憔悴的女生。难道唯有她看到了幻觉？还是别的什么？

然而我却无法忘记她的脸孔。双颊消瘦，眼睛下方是深深的黑眼圈，眼神仿佛死人般黯淡，那是打从心里害怕着什么的表情。那个憔悴的女人和被关在其他房间的人有某种截然不同的特点，我觉得她一定正处于某种极为恶劣的煎熬当中。

“你觉得，她说的是真的吗？”姐姐问我。

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此刻我只觉得深深的不安。

“……我们再等一下，一定会晓得的。”

我和姐姐靠着房间墙壁席地而坐，等待姐姐手腕上的手表显示傍晚六点。

终于，手表的长针短针排成一条直线，连接了数字“6”与“12”。银色的指针反射着房里电灯泡的光线，告诉我们时间到了。我和姐姐屏住呼吸，紧盯着水沟看。

门外似乎有人在走动，听到那声响，我和姐姐更是冷静不下来。外面的脚步声和现在这个时刻，两者莫非有什么关联？不过，可能认为就算出声喊也没用吧，姐姐并没有透过门下的缝隙叫住在外面走动的那个人。

从遥远的某处传来机械低鸣的声响，然而水沟里并没有什么尸体流过来，只有无数死掉的飞蚊漂浮在浑浊的水面上。

●第三天·星期一

我醒来的时候是早上七点。门下面的缝隙旁摆着塞进来的吐司面包。昨天，我们事先将用过第一餐之后就一直放在房间里的盛水盘塞过缝隙放到门外，可能这样做是正确的吧，今天就有水可以喝了。将我们关在这里的那个人大概在分配早餐吐司给大家的时候，一手提着装了水的水壶。他每将一片吐司塞进缝隙，顺便往放在门外的盘子里倒入清水。我想象着那个相貌不明的人穿梭于七道门前的光景。

姐姐将吐司撕成两半，把比较大的那半枚给了我。

“我有事要拜托你。”姐姐说。

她希望我再钻进水沟里去问大家一些事。我虽然很不想再进到那个水沟里，但是姐姐说如果我不愿意就把吐司还给她，我只好答应了。

“我要你问大家两件事情，第一：大家是几天前被关进来的？第

二：曾经看到尸体流过水沟吗？去帮我问一趟回来吧。”

我照做了。

首先我前往上游的三个房间。

大家一看到我，都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我把姐姐交代的问题问了每个人。

我本来以为，被关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应该很难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没想到大家都很清楚自己被关进来几天了。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手表，不过因为一天只送来一次食物，只要数送来的次数就知道了。

接着我往下游出发，情况却变了。

五号房和昨天一样，那个年轻的女生还在。

但是，昨天还空荡荡的六号房，今天却出现一个我初次见到的女生。她一看到从水沟里冒出来的我便发出惨叫，吓得大哭大喊，她大概以为我是什么怪物吧。跟她说明整个状况花了我好一番功夫。我说我也是被关在这里的人，因为体型小，所以能在水沟里来去，她才终于懂了。

她说她昨天一醒过来就发现自己在这个房间里。她原本在堤防上慢跑，经过一辆停在路旁的白色旅行车时，突然被什么东西打了头，失去了意识。大概被打的地方还在痛，她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按着头。

我前往七号房，但在那里又发生了出乎我意料的事情。

昨天在这个房间里的是那个憔悴的女人，她告诉我水沟上游会有尸体流下来，然而今天那个女人却不见了。房间里不见她的踪影，只剩水泥砌成的冷冰冰的空间，灯泡照着虚空。

而且不可思议的是，我发现这个房间比我昨天进来的时候要干净

许多，不大感觉得出曾经有人被关在这里面。墙壁和地面都非常干净，水泥灰色表面上唯有灯泡照出的明暗区隔。

昨天我在这里看到的女人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我弄错房间了？

我回到四号房，告诉姐姐我问到和看到的所有事情。

姐姐交代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

一号房的染发女子说今天是她被关进来的第六天，因为食物送来了六次，绝对不会错。

二号房的女生是第五天，三号房的女子是第四天，而四号房的我和姐姐则是在这个房里醒来之后的第三天。

还有，下游五号房的女生是第二天，然后是昨天晚上在水泥房间醒过来的女生，因为她今天早上第一次拿到了食物，所以是第一天。

那么七号房的那个人被关了几天呢？然而在我开口问她之前，她便消失了踪影。

“……她被放出去了吗？”姐姐问。

我说我不知道。

至于第二个问题——“曾经看到水沟里有尸体流过吗？”大家的反应通通是摇头，没人见过水沟里有尸体漂流，而且不只如此，每个人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露出了不安的表情。

“为什么这么问呢？”

每个房间里的女生都反问我，似乎认为我应该听到了什么特别的消息才会这么问。实际上正是如此。因为大家无法像我一样得知其他房间的情况，所以一切只能凭空猜测。大家只能待在封闭的空间里，一边胡乱想象着墙壁的另一侧搞不好是电视台或是游乐园，一边打发时间。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我想赶紧问完所有人，所以匆忙地结束谈话。

“不行，不能走。你该不会是把我关在这里的人的同伙吧？你说其他的房间也关了人，都是骗我的吧？”

当我准备离开一号房时，被关在这里的她这么说，唯有她这么说过。接着她便走进水沟，站到下游侧挡在墙壁前，她的脚刚好堵住水沟的出口，这么一来我就回不去了。

没办法，我只好把我昨天在七号房听到的事，以及姐姐要我问大家这两个问题的事全都告诉了她。她脸色苍白，说怎么可能，不可能有这种事，接着便让了道。

结果没有任何人曾看到尸体漂流过。果然是七号房的人在做梦吗？要是这样就好了。我心想。

那个七号房的憔悴女人说每天只要时间一到，就会有尸体从上游流下来，但是在这里被关了好几天的上游房间里的人却都说没看过。真搞不懂。

我叹了口气，拿起之前做的绳子，擦拭被水沟水弄脏的身体。我的上衣和裤子通通被做成了绳子，后来绳子一直没拆掉，所以一直都只穿着一条内裤。幸好房间里还算暖和，我才没感冒。而早已没有用处的绳子就这样一直扔在房间角落，偶尔充当我擦拭身体的毛巾。

我抱着膝直接躺到粗糙的水泥地上，肋骨碰到坚硬的地板表面。躺在地上其实很痛，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想，即使是这样不确定又诡异的消息，也应该告诉其他房间里的人吧。大家能确定的只有自己眼前所看得到的范围内发生的事情，心里一定很害怕。

可是，一想到大家听了这些话说不定反而心里更混乱，我不禁犹

豫了起来。

坐在房间角落的姐姐一直凝视着墙壁和地板的接线。突然，她伸手捏起了什么东西。

“有一根头发掉在这里。”姐姐似乎相当意外。

她用指尖捏着那根长头发的一端，让它垂着。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种事。

“你看，这个长度！”

姐姐站起了身，然后像是要确定捡到的发丝的长度似的，抓住发丝两端拉直给我看。那根头发有五十厘米长。

我终于弄懂了姐姐的意思，我和姐姐的头发都没那么长。这就表示，掉在地上的发丝属于我们俩以外的人。

“所以这个房间在关我们之前也关过别的人吗？”

姐姐脸色发青，呻吟似的，一字一句吐出来：

“一定……不、大概是……这或许是很蠢的猜测……你也注意到了吧？上游的人被关的时间都比较长，而且，往下游算去每移一个房间就被多关一天。也就是说，是从最上游的房间开始把人关进去的。”姐姐再次把思考焦点放在每个房间里的人被关的天数上，“这样的话，在之前又是什么状况呢？”

“你是指关人进来之前？不是空荡荡的吗？”

“没错，是空荡荡的。那么在那之前呢？”

“空荡荡的之前，当然也是空荡荡的啊。”

姐姐摇摇头，开始在房间里踱起圈子。

“你想想看昨天。昨天是我们在这房间醒来之后的第二天，而对

下游那个五号房里的人来说是第一天。我们把六号房想成是第零天，房里是空的。但是对七号房的人而言呢？按照这个顺序思考的话，对关在七号房里面的人来说应该算是第负一天对吧？小学教过负数了吗？”

“那个我知道。”

但是，姐姐讲的事太复杂，我听不大懂。

“听好了，那个被抓来关到“第负一天”的人不见了。虽然这是我胡乱推想的，不过我想昨天应该是她被带来这里的第六天。她在一号房的人被关进来的前一天，就被带到这里来了。”

“那么她现在到哪里去了？”

姐姐停止踱步，欲言又止地望着我。她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对我说，那个人恐怕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昨天还在的人消失了，而空房间里突然有了人。我将穿梭于水沟看到的每个房间的相异处，对照着姐姐的话思考。

“每过一天，无人房间就会依序往下游方向顺移一间。等轮过了最下游的那间，就从上游的第一个房间重新来过。七个房间代表了一个星期……”

每一天都轮到一个人在房间里被杀死，尸体被扔进水沟里流走，而其隔壁的空房就会有人被关进去。

按照顺序杀人，同时补人进去。

六号房昨天并没有人，今天却有了。有人被抓来，补进那个房间。

昨天，七号房里还有人，今天却消失了。是被杀了，丢进水沟里流走了。

姐姐咬着右手大拇指，仿佛喃喃念着某种可怕的咒语，眼神涣散。

“所以，七号房的人才会看到尸体流过水沟。因为如果是按照这个顺序抓人关进来的，那么就算把尸体扔进水沟流走，那个房间上游的人是看不到尸体的。这么一想，七号房的女人说的话并不是幻觉或做梦。换句话说，她所看见的正是在她之前被关进其他房间里的人的尸体。”

姐姐向我说明，在昨天，看得到尸体流过水沟的人只有七号房的女生。因为内容太复杂了，我听不大懂，但我想姐姐说的没错。

“我们是在星期五被带来这里的。那一天，五号房的人被杀掉，尸体扔水沟。过了一个晚上，星期六那天，六号房的人被杀，五号房里又有人被抓进来。所以你之前看到的空房间其实是关在里面的人被杀掉之后的样子。接着是星期天，七号房的人被杀了，就算我们在这里监视着水沟，也不可能看到尸体，因为她的尸体并不会往上游流过来。然后今天……是星期一……”

一号房的人会被杀。

我旋即前往一号房。

我把姐姐的推测告诉了染发女子，但她不相信。她皱着眉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啊？

“可是就怕万一呀，你得赶快想个办法逃走才行……”

然而该怎么逃走，没有人知道。

“我才不信！”她生气地对我大吼，“这个鬼房间，到底算什么嘛！”

我穿过水沟回到姐姐身边，而途中必须经过两个房间。两个房间里的人都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们，结果

我什么都没讲，只跟她们说我马上回来，便回到姐姐所在的房间了。

姐姐在房间一角抱着膝。我刚从水沟起身，姐姐便对我招了招手。她一点都不在意我被沟水弄脏的身体，紧紧地抱着我。

姐姐的手表显示是傍晚六点。

水沟里流着的水掺进了红色，我和姐姐不发一语，只是紧盯着水沟看。从水沟上游的长方形洞口漂过来一个光滑的白色小物体，一开始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等它在水面转了半圈，我们看见并排的牙齿，才晓得那是下颚的一部分。那东西在水中载浮载沉地横越我们的房间，被吸进下游的洞穴里。不久之后，耳朵、手指、碎肉和骨头陆续流过来。一截被切断的手指上，仍戴着金色的戒指。

一团染过的头发流了过来。仔细一看，我发现那不只是头发，还连着一块头皮。

是一号房的人，我想。污浊的水流漂过来无数身体碎片，怎么看都看不出曾经是人类的形体。我心里涌上一股很怪的感觉。

姐姐捂着嘴呻吟着。她在房间角落里吐了，但吐出来的几乎都是胃液。我唤了她，但她没理会我，仿佛灵魂出窍般，始终沉默不语。

这些幽暗阴郁、方方正正的房间把我们这些人一个一个隔离开来，让我们充分品尝孤独的滋味之后，夺走我们的生命。

“这个鬼房间，到底算什么嘛！”

一号房的人那时这么喊着，她颤抖的呐喊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然后我不禁觉得，这个紧紧闭锁的房间所代表的意义不仅是关住我们这么单纯，它把更重大的、像是我们的人生或灵魂之类的东西全部监禁起来，孤立我们，夺走我们的光明。这里根本就是灵魂的牢狱。这个房间告诉了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也从未曾体验过的真正的孤寂，也让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未来了，活着毫无意义。

姐姐抱着膝盖缩起身子痛哭失声。我想，或许那正是在我们出生之前遥远的过往的样子，早在历史尚未开始之时人类真正的形体。在黑暗温湿的箱子里哭泣着，就像此刻哭泣的姐姐一样。

我扳起手指头数。我和姐姐被杀的时间，应该被关进来的第六天——也就是星期四的傍晚六点。

●第四天·星期二

过了好几个小时，沟水里的红色消失了。而在红色完全褪去之前，沟水里流过来的是肥皂水泡泡，我想可能有人正在打扫上游的房间。把人杀掉一定会流很多血，所以是在灭迹吧。

姐姐的手表显示过了午夜十二点，我们被带进来的第四天——星期二来临了。

我潜进水沟，朝上游的一号房前进。

途中，两间房里的人都逼问我流过水沟的那些东西是怎么回事。我只对她们说等一等再说，便急忙前往一号房。

果然，昨天还在的那个女子消失了，整个房间像是用水刷洗过，非常干净，应该是如我预料的那样，有人打扫过了吧。我不知道是谁刷洗的，但肯定是将我们关进来的那个人。

姐姐在房间里发现的长发丝，果然是我们被带来之前在那个房间里被杀的女生的头发，而在事后清洗的时候，偶然地在房间角落留下了一根没被肥皂水冲走的发丝。

把我们带来这里一一杀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谁都没见过那个人的长相，我们有时听到门外传来的脚步声，一定就是那个人的吧。

那个人每天在一间房间里杀掉一个人，享受着把人关了六天之后再分尸切碎的乐趣。

我还没见过那个人，连声音也不曾听过，但那个人的确存在，他在门的另一边走动着，每天将面包和水和死亡送进房间。是他设计了这七间房间并想出按顺序杀人的法则吗？

或许是因为不曾亲眼见过那个人，对他，我有种难以名状的厌恶感。不久之后，我和姐姐也会被那个人杀死吧？而我开始觉得，我们恐怕唯有到被杀的前一刻，才能清楚地看见他的模样。

这么说来，那个人根本就是死神啊。我和姐姐，还有其他人，都被监禁在那个人所设计的无可动摇的规则之中，且早已被判了死刑。

我前往二号房，把姐姐昨天整理出来的想法告诉那个被关到第六天的长发女生。她没有驳斥我那是个愚蠢的推测，因为她眼睁睁看到了从上游流下来的一号房女生的尸体。然后大概隐约察觉到自己再也不可能走出这个房间，她听完我的话，和姐姐一样陷入了沉默。

“……我会再来的。”

说完后我便前往三号房，做了同样的说明。

三号房的女子将会在明天被杀掉。在这之前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在这个房间里待多久，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然而如今，她清清楚楚地被告知了自己的命运。

三号房的女子捂着嘴，眼泪扑簌簌地掉个不停。

是知道自己何时会被杀掉好还是不知道比较好？我不是很确定。说不定，没被预告死亡时间，每天只是盯着流过眼前的尸体惶惶不安地度过，直到有一天门突然被打开，某个素不相识的人冲进来把自己杀掉反而好。

看着眼前哭泣的女子，我想起了七号房那个憔悴的女人。大家都露出了和她相同的表情。

绝望。已经连续这么多天被监禁在这个四四方方的水泥房间里，

实在很难想象这单纯只是某人的游戏。但就算不愿意知道，我们还是透过某种方式知悉了死亡真的会降临自己身上。

之前在七号房的那个女人，是否每天望着水沟里流过的不认识的人的尸体碎片，猜想着下次就轮到自己了呢？她甚至连自己何时会被杀都无从得知。一想起她恐惧的表情，我的心就好痛。

我向二号、三号房的人说明的状况，也向五号、六号房的人作了说明。

然后是七号房，里面住进了新的人。她一看到从水沟里冒出来的我便尖叫了起来。

我回到四号房的姐姐身边。

我很担心姐姐的状况。她坐在房间角落里一动也不动，只是盯着眼前的手表看。

早上六点。

此时，门的另一侧响起了脚步声。从门下的缝隙中塞进来一片吐司，门外传来将清水注入盘子的声音。

门下的缝隙常会透光进来，只在那附近的灰色水泥地面有时会呈现一方朦胧的白色。而现在，那儿正映出一个晃动的人影。有人站在门前。

隔着门的另一侧，正站着杀了许多人而且现在仍将我们关在这里的那个人。一想到这里，那个人身上散发的黑暗残酷的压迫力便穿透房门，沉甸甸地压上我的胸口，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

姐姐突然整个人弹了起来。

“等一下！”

她像是整个人要冲进门下缝隙似的，把嘴紧贴缝隙大声喊，拼命

将手塞进缝隙中，但只有手掌伸得出去，手腕被卡住了。

“求求你！听我说！你到底是谁！？”

姐姐拼命地叫住对方，然而门外的那个人却完全无视姐姐的存在，径自离去了。脚步声逐渐消失。

“可恶……可恶……”

姐姐一边喃喃自语，一边靠到门边的墙壁上。

铁门上没有把手，从合叶的设置来看，这扇门是往内推开的。打开这扇门的时候，就是房里的我们被杀的时候吧。

我会死。我思考着这件事。被关进来之后，我曾经为回不了家哭过好几次，还不曾因为会被杀死而哭泣过。

所谓被杀死是怎么一回事？我毫无真实感。

我会被谁杀死呢？

那一定很痛。然后死了之后，又会变成怎么样呢？好恐怖。然而现下最令我害怕的是，姐姐比我还要恐慌。看着全身缩成一团的姐姐不安地环顾四方房间的各个角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也跟着冷静不下来。

“姐……”

我仍不安地站在原地，出声唤了她。姐姐抱着膝，空洞的眼神望向我。

“你把七个房间的规矩告诉大家了吗？”

我不知所措地点了头。

“你做了好残忍的事呐……”

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不应该说的……虽然我这么辩解，但姐姐似乎没听进去。

我前往二号房。

二号房的女生一看见我，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我一直担心你如果不回来了该怎么办呢……”

她露出虚弱的笑容，我却感到心中一阵暖意。在除了水泥还是水泥的空间中，我已经好久不曾看到别人的笑容了，因此眼前的她温柔的神情仿佛带来了光明与温暖。

可是，已经知道自己今天会死，为什么还能露出这种表情呢？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刚刚大喊的人是你的姐姐吗？”

“嗯，是啊。你听见了？”

“我听不清楚她说些什么，但是我猜应该是她吧。”

接着她告诉我她故乡的事情，她说我长得很像她的外甥。她被关进这里之前，从事的是办公事务性质的工作，放假时常去看电影。

“你出去以后，请帮我把这个交给我的家人。”

她解下挂在脖子上的项链，挂到了我的脖子上。银色的链子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她说那是她的护身符，自从被关进来之后，每天她都握着十字架祈祷着。

在一天之内，我和她成了好朋友。我和她并肩坐在房间角落里，背靠着墙，两腿随意伸展着，有时站起来边比划边说话，天花板垂吊而下的灯泡在墙上映出巨大的影子。

除了我们的谈话声，房间里只有沟水流动的声响。望着水沟，我

突然想起自己总是在水沟里来来去去，全身一定臭得教人忍不住皱起眉头。所以我移了一下位置，稍微离她远一点。

“你为什么要坐那么远呢？我也好几天没洗澡了，鼻子早就麻木了。如果能离开这里，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赶紧把全身洗干净。”

她微笑着说道。

她说话的时候也经常露出笑容。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为什么……你明知道自己会被杀，却没有大哭大叫呢？”

我的表情一定显得十分困惑。她想了一下，说，因为我已经接受这个既定事实了。

简直就像教会里的女神雕像一般，她的神情既寂寞又温柔。

道别的时候，她紧紧握住我的手好一阵子。

“好暖和呢。”她说。

六点前，我回到了四号房。

我跟姐姐解释自己脖子上挂着的项链是怎么来的，姐姐紧紧地抱住我。

不久，沟水开始变红了，刚刚还在我眼前的眼睛和头发，在水沟里漂流，流过了房间。

我走近水沟，将漂在脏水上流过来的她的手指头，轻轻地用双手捧了起来。那是她最后紧握着我的手的指头，已经失去温度，变成小小的碎片。

我的胸口痛了起来，大脑里和水沟里一样染上一片通红，世界的一切全都成了血红，发着高热。我什么都无法思考。

回过神时，发现我靠在姐姐的怀里哭泣。姐姐抚着黏在我额上干

掉的头发，被脏水弄湿的头发干了之后变得硬硬脆脆的。

“好想回家呢。”姐姐喃喃地说。

她的声音非常温柔，一点都不像是身处在这个被灰色水泥包围的房间。

听到她这么说，我点了点头。

●第五天·星期三

有杀人者，当然就有被杀者。这七个房间的规矩是无可撼动的。本来，那是一个唯有杀人者才知道的规矩，站在被杀者立场，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

然而，出现了例外。

把大家带来这里关起来的那个人，将个头还小的我和姐姐关进同一个房间。因为我是小孩子，所以没被当成一个人计算吧。或是，因为姐姐也不算成人，所以将我们姐弟视为一组也说不定。

我的体型小，所以能够游走于水沟里，把自己房间以外的状况掌握得一清二楚，并依此推测出杀人者所定下的规矩。而我们已经知道杀人行程这件事本身，杀人者并不知道。

杀人者和被杀者双方的立场是绝对不可逆转的。在这七个房间里，这宛如神的法则一样绝对地存在。

不过，我和姐姐已经开始思考活下来的方法。

第四天结束，第五天，星期三来临。二号房的人消失，一号房有新人被关进去。

这七个房间的规矩就是如此循环，不知道从多久以前开始就是这样了。水沟里已经流过多少人的尸体了？

我在水沟中来来去去，和所有人说话。当然，每个人都是一脸毫无生气的表情，当我要离去时，每个人也都表示希望我再去她们的房间。大家都被迫单独一个人留在房间里，被迫品尝孤独，那肯定是难以忍受的。

“只有你能逃出去。只要像这样持续在各个房间之间移动，就可以避开凶手了……”当我正要潜进水沟时，姐姐说，“因为把我们关在这里的那个人，一定不知道你能够像这样在各个房间之间移动。所以明天，就算在这个房间里的我被杀，你也能逃去别的房间。只要像这样一直逃，就不会被杀了。”

“……可是，我会愈长愈大，总有一天没办法钻过隧道。更何况，凶手一定记得这个房间关了两个人，要是我不见了，他一定会到处找我。”

“但这样你至少可以多活一阵子啊。”

姐姐似乎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建议我明天就这么办。然而，我觉得那只是稍微拖延时间而已。可是姐姐考虑的似乎是，说不定在那段多活下来的时间里就会有逃走的机会出现。

不可能有那种机会。我心想。想要逃出这里，根本不可能。

三号房的年轻女子直到死前都一直和我说话。她的名字有点怪，光听发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于是她从口袋拿出记事本，在微弱的灯光下写给我看。那本记事本附有一支小小的铅笔。把大家关进来的那个人大概没拿走她的记事本，她说她一直带在口袋里。

铅笔的尖端有无数的齿痕，笔心笨拙地露出来。她似乎为了让已经写钝了的笔心露出来，用牙齿将笔端的木头咬掉。

“我爸妈常常给在都市独居的我寄吃的东西。因为我是独生女，所以他们特别担心吧。快递人员总会送来一纸箱的马铃薯或小黄瓜，可是因为我常待在公司，老是收不到呢。”

她到现在仍然很担心快递人员会不会抱着父母寄来的包裹站在自己公寓的玄关前痴痴地等。这么说着的她，呆呆地望着漂着成团蛆虫的浑浊水面。

“我小的时候，常在老家旁边的小溪玩耍。”

据她说那是一条连溪底的石头都看得到的清澈溪流。我听着她的话，想象着犹如梦幻世界一般的那条小溪。摇摇晃晃的水面反射着太阳光，细碎的光芒闪耀着，那是一个非常明亮的世界，头顶万里无云，晴空没有尽头，仿佛自己的身体违反了重力，不断地往上再往上被吸进去似的，无边无际。

我好像开始习惯被关进的这个阴郁狭窄的水泥房间、从水沟中飘来的腐臭，以及被灯泡一照反而突显的黑暗。我开始忘记进来这里之前所待过的普通世界了。想起外面吹拂着风的世界，我不禁难过起来。

我想看天空。之前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渴望，被关进来之前，为什么没有多花些时间好好地眺望云朵呢？

跟昨天我与二号房的女生在一起时的举动一样，我也和她并肩坐在地上聊天。

她同样没有放声大哭或是对这不讲理的状况表示愤怒，我们只是很平常地、像坐在午后的公园长椅上聊着天，这能让我们暂时忘记自己身处这个被坚硬的灰色墙壁包围的房间之中。

两人一边唱着歌，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我眼前的这个人会被杀呢？接着，我想起自己也会遭到杀害。

我试着思考我们被杀的理由，但到最后总是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因为把我们带来这里的那个人想要杀人。

她拿出刚才那本记事本，放到我的手中。

“如果你能离开这里，请帮我交给我爸妈，好吗？拜托你了。”

“可是……”

我真的能离开这里吗？昨天，二号房的人也期待着我能离开这里而将十字架的项链挂到我脖子上。但是，根本没人敢保证我能离开这里。

正当我想这么告诉她的时候，门外突然有了动静，似乎有人站在那儿。

“糟了！”

她的表情瞬间变僵硬。

我们都很明白，不知不觉已接近最后的时刻。傍晚六点到了。我应该更早离开这里，却逗留到现在，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手表，一方面因为和她在一起太快乐，我连时间都忘了。

“快逃！”

我站起身立刻跳进水沟中，钻到通往上游方向的长方形隧道里。我应该往下游方向回到姐姐所在的隔壁房间才对，但上游洞口离我比较近。

就在我冲进洞口的同时，身后传来开启沉重铁门的声音。我的头脑瞬间开始发烫。

将大家关进来的那个人出现了。对于那个人，我心中早已抱着“唯有到死前才允许看见他”的禁忌幻想，我畏惧那个绝对死亡的象征，仿佛只要稍微接近，就会让我的身体从指尖开始灰飞烟灭。

我的心跳加速。

我钻出隧道，伫立在空无一人的二号房里。我仍站在水沟中，深深地呼吸，把她交给我的记事本放到地上。

现在，在三号房，把我们关进来的那个人正要杀了她。一想到这里，某个想法开始纠缠着我，挥之不去。我怕得全身颤抖。那么做非常危险，但我非做不可。

我和姐姐要逃离这里。我们一直在思考可行的方法，但仍没有出路。不过姐姐一直想取得更多情报，任何细微的线索都可以。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够逃离这里再次看见天空的契机。

而为了这个目的，正如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采取的方式，只能由我的双眼去看那些谜一般隐藏在黑幕后面的部分，再将线索传达给姐姐。

谜一般的部分，就是指将我们关在这里的人的真面目和他杀人的手法、顺序。

我在考虑、顺序再次退回隧道里偷看三号房的状况。当然，要是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探头出去被发现，连我也会被当场杀死，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待在水沟里窥视房间的状况。但光是这样，我已经紧张到快昏过去了。要是我被发现在偷窥，应该活不到明天吧。

在水沟的下游方向，隔开二号房和三号房的墙上有个细长的横向长方形，我刚从那儿爬出来，而此时，我又在那个洞穴前跪了下来。水流不断流过我的大腿内侧，被吸进眼前的长方形洞穴里。

我深吸一口气，尽量不发出声音地进入隧道里。水的流速很缓慢，只要当心一点就不会被冲走。我从目前为止的经验学到，只要手脚牢牢撑住隧道内壁，即使背着身子也能逆水前进。但隧道的水泥内壁可能因为水太脏的关系，覆着一层滑溜溜的黏膜，很容易滑倒，一定得非常小心。

在长方形隧道里头，水面与隧道顶面之间几乎没有缝隙，所以为了看清楚三号房里发生的事，我只能潜入水中，在水里睁开眼睛看。

虽然很不想在脏水里面这么做，但我还是睁开了双眼。

我将手脚抵住隧道内壁，让身子浸在隧道中，停在只差一步就进入三号房的隧道口附近。沟水仿佛缠抓似地拍打着我全身的皮肤，往前方流去。在浑浊的水中睁开眼，我看见了微弱的长方形光芒，那是三号房的灯泡发出的光。

水流声中，混杂着机械声。

虽然水很浑浊，看不大清楚，我看见了一个黑色的人影在动。

我的脸颊旁流过一团紧咬着某种腐烂的东西的蛆。

我想看得更清楚，试着再靠近隧道出口一点。

手脚滑了一下，我立刻使劲用指尖抓住墙壁，附着在隧道内壁滑溜溜的黏膜被我指尖刮到的地方一点一点地脱落，在内壁划出了一条线。突如其来地被水流一冲，我好不容易才止住身子，但我的头却已经露出隧道。

我看到了。

刚刚还跟我说着话的女子，已变成了一座血和肉的小山。

从没见打开过的铁门正敞开着。我们看到门的内侧很平滑，什么都没有，但门外侧却装有门闩——那是为了把大家关进来、确保每个人到死都只有孤独一人的门闩。

房间里有个男人。他站在根本不能称之为尸体的红色块状物前，背对着我。要是他正面朝着我的话，一定早就发现我了。

我看不见他的脸，但他手上握着一台电锯，正发出很大的声响，我发现有时从门外传来的机械声就是这个。男人站得直挺挺地，毫无感情地将电锯一次又一次地朝眼前刺，把东西锯碎。他每刺一次，啪的一声，红色的东西便四处飞散。

整个房间一片通红。

突然，电锯声消失了。我和男人之间，只剩下沟水传出的水流声。

男人打算回头。

我用指甲抠住隧道内壁，慌忙往后退。男人似乎没有发现我，不过要是再晚上一秒，我和他大概就四目相对了吧。

我回到空无一人的二号房。但是这里也称不上安全，因为会关新的人进来，那扇门随时可能打开。我拾起放在地上的记事本，前往一号房。现在根本不可能穿过三号房回到姐姐的房间去。

我在一号房的女生身边并肩坐下。

“你看到什么了？”

我的脸色一定相当难看吧，所以她才这么问。她是昨天晚上才被关进来的，我虽然已经告诉她七个房间的规矩，但我无法向她讲述自己方才所见的一切。

我翻开三号房女子交给我的记事本，阅读里面的内容。因为我曾潜到水中的关系，页面都黏在一起了，光是翻开就弄了好久。虽然纸张变得皱巴巴的，不过上面的文字仍可以辨识。

她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给她的爸爸妈妈，里面反复写着“对不起”三个字。

●第六天·星期四

我实在太害怕碰到那个男人了，所以没办法回去四号房，只好一整晚都待在一号房。一号房的女生打从心里欢迎我留下来，还把早餐的吐司多分了一些给我。我一边吃着吐司一边想，姐姐一定担心我担心得不得了。

终于，我下定决心回姐姐所在的房间，于是潜进水沟隧道。结果二号房已经有新人了。就跟每个第一次看到我的人一样反应，她吓了

一大跳。

三号房则是空空荡荡的，连血也刷除得一干二净。我试着寻找任何一点能透露昨天跟我一起聊天的人曾经存在过的证据，然而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空虚的水泥房间。

回到四号房，姐姐紧紧地抱住我。

“我还以为你被抓到杀掉了！”

即使如此姐姐仍留着吐司没吃一直等我回来。

今天是星期四，我们被关的第六天，轮到我和姐姐被杀了。

我告诉姐姐我一直待在一号房，那个女生也分了吐司给我吃。我对姐姐说对不起我已经先吃过了，她可以吃掉整片吐司。姐姐只是红着眼眶骂了我一声“傻瓜”。

接着我告诉她，三号房的人被杀的时候，我躲在隧道里努力想看清楚凶手的长相。

“你怎么做这么危险的事！”

姐姐生气了。不过当我讲到门的部分，她沉默下来认真听我说。

姐姐站了起来，伸手抚着嵌在墙里的铁门。她握起拳头用力敲了铁门一记，房间里响起沉重金属块和柔软皮肤碰撞的声音。

没有把手的门，几乎和墙壁没有两样。

“……门的外侧真的有门闩？”

我点点头。从房间内部看，合叶在门的右侧，而门是往房间内侧开启，因此那时潜在隧道里的我清楚地看到门外侧的那一面。门上的确有一道看上去非常坚固的横向门闩。

我再次望向房门。门并不是开在墙面的正中央，而是较偏向左手

边。

姐姐的神情非常恐怖，直瞪着那扇门。

一看姐姐的手表，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距离傍晚凶手前来杀我们，只剩下六个钟头。

我坐到房间角落，翻着三号房女生交给我的记事本，里面写着她父母亲的事情，害我也好想见爸爸妈妈。他们一定很担心我们。我想起在家的时候，每到睡不着的夜晚，妈妈都会用微波炉温热牛奶给我喝。大概是昨天在脏水里睁开眼睛的关系吧，一流泪，眼睛就痛得不得了。

“我绝对不会让事情就这样结束……绝对不会……”

姐姐语带恨意，对着门静静地喃喃自语，双手颤抖着。回头看向我的姐姐的表情显得十分悲壮，眼白部分仿佛闪烁着狰狞的光芒。

直到昨天还虚弱无力的眼神已不复见，那是一种下定决心的表情。

姐姐又问我关于凶手的体格和他手中电锯的事情。难道她打算在凶手袭击我们时和他硬碰硬打起来吗？

男人的那把电锯将近有我身高的一半长，发出宛如地震般的声响，刀刃部分高速运转。姐姐究竟打算怎么和拿着那种东西的男人对抗？可是，不反抗的话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姐姐看了看手表。

那人马上就要来杀我们了。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的规矩——绝对会降临的死亡。

姐姐要我潜入水沟去跟大家说说话。

时间很快过去了。

这条水沟已经漂过了多少人的尸体呢？我潜入污秽的水中，穿梭在长方形的水泥洞穴中，移动于各个房间。

除了我和姐姐，此时被那男人关进来的还有五人。这五人当中看过沟水染红并漂流着各式各样的人体碎片的，是位于我们房间下游的三个人。

我去了她们的房间，向她们道别。大家都知道今天轮到我和姐姐了。有人悲伤地捂着嘴，有人则是因为晓得自己终究会遭遇同样的下场而绝望不已，还有人建议我逃到别的房间，就算只有我能逃走也好。

“你带着这个吧。”

五号房的年轻女生将一件白色毛衣交给全身只穿一条内裤的我。

“这里很温暖，不需要毛衣……”

接着她紧紧地抱住我。

“愿幸运降临在你和你姐姐身上……”

她的声音颤抖着。

终于，六点就要来临了。

我和姐姐坐在房间的角落里。这个角落位于正对门那面墙壁和下游侧连接五号房的墙壁的交接处，离门最远。

我贴着角落靠墙坐，姐姐则坐在我身旁。我们把脚伸得直直的，姐姐的手臂碰到我的手臂，传递着她的体温。

“出去的话，你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

姐姐问我。出去的话？我已经想过太多次了，有太多的答案。

“我不知道。”

可是，我想见爸爸妈妈，我想深呼吸，我想吃巧克力，有无数件想做的事。要是这些事情真能实现，我一定会哭出来的。我跟姐姐说了之后，姐姐露出“我就知道”的表情。

我瞄了姐姐的手表一眼，好确认时间。姐姐一直望着房里的灯泡，于是我也跟着她看。

被关进这个房间之前，我和姐姐成天吵架。我甚至还想过为什么在我身边会有一个叫做姐姐的生物存在。每天我们都吵来吵去，如果只有一人份的点心，一定会抢着吃。

然而此刻，姐姐只是这么坐在我身边，就能带给我无比的勇气。她的手臂传来热热的体温，宣告着这世界不是只有我独自一人。

当然姐姐和其他房间里的人完全不同。虽然我至今连想都没想过，其实在我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姐姐就认识我了，那是非常特别的。

“我出生的时候，姐是怎么想的？”

听我这么问，姐姐一脸“怎么突然说这个”的表情看着我。

“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是什么啊？’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你躺在床上，身体小小的，一直哭，说真的，我完全无法想象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并不是我们已经没有话说，在这盏灯泡的光线下淡淡浮现的水泥箱体之中，只有沟水悄悄流动，我发现我和姐姐正深刻地谈着心。在死亡逐步迫近的此刻，我的内心渐趋冷静，宛如平静无波的水面。

姐姐看了看手表。

“准备好了吗？”

姐姐深呼吸一口气，这么问我。我点点头，绷紧全身的神经。就快来了。

水沟里唯有水不停地流动，我竖起耳朵倾听是否还有水声以外的其他声音。

维持这个状态数分钟之后，远处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微微震动着我的耳膜。我摸了摸姐姐的手臂，抬起脸看着她，时间到了。我站了起来，姐姐也跟着起身。

脚步声逐渐接近这个房间。

姐姐的手温柔地放在我的头上，拇指轻轻抚了抚我的额头。

那是安静的道别暗号。

姐姐做出的结论是：我们跟拿着电锯的男人再怎么对抗也是毫无胜算的。我们是孩子，对手是大人。很悲哀，但是事实。

门下的缝隙中出现影子。

我的心脏快要裂开来，仿佛体内所有东西都要从喉咙深处逆流而出。我的心中尽是悲伤和恐惧，被关在这里的每一个日子在脑海复苏，死去的人的脸孔和声音在脑中浮现着。

门的另一侧传来拉开门闩的声音。

姐姐背靠着离门最远的角落，以单膝跪地的姿势做好准备，等着。她迅速看了我一眼，死亡就要来临了。

铁门发出沉重的声响，打开了，一个男人站在那里。他走进房间。

但是我看不清楚他的长相，映入我眼中的只是一道朦胧的黑影，一道掌管死亡并将死亡带给我们的黑色人影。

电锯发动声音。整个房间充斥着仿佛撼动一切的激烈噪音。

房间角落的姐姐张开双臂，绝不让男人看见她的身后。

“我不会让你碰我弟弟一根手指头！”

姐姐大叫着，然而，那声音立刻就被电锯的声响盖过了。

我好害怕，想要大叫出声。我想象着被杀那一瞬间的痛楚，当那么激烈运转的刀刃砍进身体的时候，脑子里会想起什么事情呢？

男人看见了被挡在姐姐身后的我的衣服。他握紧电锯，往姐姐走近一步。

“不要过来！”

姐姐伸出双臂，拼命挡住身后大叫着。喊声被电锯声盖过，但她应该是这么叫的，因为，我们事先决定好要这么说了。

男人再走近姐姐，转动的电锯刀刃碰到了姐姐伸出的双手。

一瞬间，血腥的飞沫溅散到空气中。

当然，我并没有看得一清二楚。男人的模样、姐姐的手破碎的瞬间，我都只能隐约看见点影子，因为我只能透过浑浊的沟水看着房里的状况。

我从藏身的水沟隧道里爬出来，冲向凶手打开的铁门，逃了出去，关上铁门，锁上门闩。

隔着门，房内的电锯声变小了。房间里只剩下姐姐和那个凶手。

当姐姐将手放在我的头上，拇指轻轻碰触我的额头的时候，就代表了我们别离的时刻。下一个瞬间，我迅速把脚伸进上游方向的隧道，整个人钻进去藏了起来，因为躲在上游这一侧比下游更靠近门。

这是姐姐想出来的赌注。

由姐姐站在房间角落，把我的衣服藏在身后，像是护住我似地，以吸引凶手注意。而我就趁那时候从门口逃出去。只是这样的计划。

因此我的衣服非得弄得像是有人穿着不可，因此我向大家要来衣物塞进我的衣服里。不知道这种骗小孩的把戏能不能瞒过凶手的眼睛，我其实很不安。但姐姐说，只要骗过几秒钟，一定没问题的。姐姐的话给了我勇气。于是，姐姐装出要护着我的模样，用身体挡着身后那堆衣服的集合体。

姐姐站在离门最远的位置，做好所有准备等待凶手上钩。一方面也留心着不让凶手发现从水沟隧道爬出来的我。

当凶手的电锯刀刃最靠近姐姐的那一瞬间，我从水沟爬出，站起身，冲出门外……

锁上门闩的瞬间，我全身颤抖。留下即将被杀的姐姐，只有我独自逃到了外面。姐姐为了让我逃走，没有选择从那把电锯底下逃开，而是留在房间角落继续着她的演出。

紧闭的门的另一侧，电锯声停止了。

有人从里面敲门。因为姐姐的手已经被切断了，一定是凶手在敲门。

我当然不开门。

门里面传来了姐姐的笑声。那高亢、尖锐的笑声，是对着一起被关在里面、想必困惑不已的凶手所发出的胜利的笑声。

但即使如此，恐怕姐姐最后还是会被那个男人杀掉吧。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被关在里面，姐姐一定会被凶手以至今未曾有过的残忍手法杀死的。然而姐姐还是摆了凶手一道，让我逃了出来。

我看向左右，这里应该是地下室，没有窗户的走廊向前延伸着，每隔一段固定的距离，便有一盏照亮黑暗的电灯和锁上门闩的门，总共并排了七道门。

我打开四号房以外的所有门。三号房虽然空无一人，我还是打开

了它。一想到那间房间里面死过很多人，我就觉得非打开不可。

房间里的每个人一看到我，只是默默点了点头，没有任何一个人面露欢欣的神情。我之前已经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大家。我成功逃出来，就表示此刻，姐姐正遭遇不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五号房的女生抱着我哭了出来。接着，我们所有人集合到那扇依旧紧闭的门前。

门内再度传来姐姐的笑声。

然后是电锯再度运转的声音。男人似乎打算锯开铁门，削切金属的声音响起，然而铁门纹丝不动。

没有人开口说要打开门救姐姐，因为姐姐事先已经透过我向大家说明，凶手一定会报复，所以姐姐要所有人出了房间之后立刻逃走。

于是，我们留下关着姐姐和杀人魔的房间转身离去。

走过地下走廊，我们看见了一道往上的楼梯。爬到楼梯顶就是阳光灿烂的外面世界了。我们终于逃离了那个昏暗忧郁、被寂寞支配的房间。

我的眼泪掉个不停。我的脖子上挂着十字架项链，手拿着那本写着向父母道歉文章的记事本。我的手腕上挂着姐姐的遗物——那只手表。因为不是防水的表，大概在我躲进水里的时候坏掉了吧，指针恰好指着傍晚六点，停止了走动。

# 远离的夫妇 [1]

SO（significant other）

1.[社]重要的他人（父母、同伴等）

2.[美缩略语]配偶、恋人（缩写：SO）

far

[距离]前往/至远方、（远）离

摘自《高级英和中辞典（第3版）》（小学馆）

## 1

如今我多少长大了一点。就读小学的我快上国中了，因此现在能够以和过去不同的角度看待当时那些不可思议的状况。再怎么说，那时候的我只是个读幼儿园的小孩子，所有事情都令我感到不安与孤独。我以外的所有人们都比我高大，和他们说话时我得仰起头，而且只要大人手叉腰一脸愕然地望着我，我都不禁担心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所以我从不曾向大人完整地解释过自己的想法。

以前，我总觉得床底下光线进不去的角落里住着东西；也相信竖立的铅笔不用手去触碰，只要用意念叫它“倒下吧”笔就真的会倒。虽然以结论来说这些事几乎都是荒谬无稽的，但并不表示完全不会发生。我很喜欢科学，然而世上的确存在着科学无法解释的事。

那是我读幼儿园时的事情。虽然细节部分的记忆已经不大鲜明了，由于之后我曾无数次重新回想整件事情，也被人们多次询问起，

所以意外地，我还记得满清楚的。

我们家是爸爸妈妈和我的三人家庭。记得我们家是位于小丘上的公寓二楼，从窗户往下望可以看到镇上。电车从成排的高级公寓间穿梭而过，我很喜欢眺望那样的景色。

我们家有客厅、厨房和两个房间，柱子上贴了一张我画爸爸的画，旁边还挂着我的幼儿园帽子和爸爸的公事包。

我很喜欢爸爸妈妈。虽然我只会玩抽乌龟 [2] ，我们却经常一家三口一起玩扑克牌，甚至会在家里玩捉迷藏。在厨房用餐过后，我们总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

我觉得客厅那张灰色的沙发大概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一样家具了，我们总是在那张沙发上看电视、看书甚至打瞌睡。在我们家所谓的一家团圆，指的就是那张充满弹性的柔软沙发。先有沙发，然后才是矮桌和电视的加入。

我总是坐在沙发的正中间。

妈妈的固定位置在我的左手边，这一侧比较靠近厨房。如果我或爸爸向妈妈讨饮料喝，她只要起个身，一阵趿着拖鞋的啪嗒啪嗒声响过后，马上就能端果汁和啤酒回来给我们。

爸爸则坐在我的右手边，那是看电视的最佳角度，又恰好在冷气的正下方，对于怕热的爸爸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位置。

我总是坐在沙发上一边晃着脚，一边告诉爸妈我在幼儿园发生的事。这个位置正好能让我两旁满面笑容的爸妈望着我听我说话。

刚开始我完全不晓得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等我察觉到时，已经变成那种状况了。

当时，我和爸爸坐在客厅沙发上。爸爸不知为何一脸阴郁地看着电视，他弓着背，手撑着下巴。

电视正在播有关灵异现象的节目。我也晓得那是恐怖节目，却不知怎的总会看下去。那天播出的内容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发生车祸的人成了幽灵还回家去的故事。

妈妈开门进入客厅，她也和爸爸一样地一脸不开心。

“咦？怎么一个人看电视？”妈妈对我说。

她的口气很寻常，我差点没听清楚。妈妈刚才的确说了“一个人”。

我觉得很怪，望向坐在我身边的爸爸。我很担心爸爸会因为妈妈无视自己的存在而动怒，然而，爸爸似乎连妈妈走进客厅都没察觉。

“哎呀，你干嘛盯着空无一物的地方看？到底怎么了？”

妈妈认真地以一脸不可思议的神情看着我，我开始觉得不安。

妈妈正在问我话，爸爸却静静地从沙发起身离开了客厅，完全没有回头看我或妈妈一眼。我觉得很困惑，哪里怪怪的？但我不晓得原因出在哪里。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是快哭出来了吧，妈妈拿出扑克牌微笑对我说：“来玩抽乌龟吧。”我一时之间觉得很慌乱，但看妈妈一脸笑眯眯的，也就安心了下来。

我和妈妈玩抽乌龟玩了一会儿，爸爸回到客厅。

“怎么一个人在玩扑克牌啊……”爸爸对我招招手说，“今天去外面吃吧。”

我跳下沙发跑去爸爸身边，回头一看，妈妈手上仍抓着扑克牌，露出“你要去哪里”的表情望着我。

我以为妈妈也会一道出去吃饭，但并非如此。我一踏出客厅，爸爸便关了灯，砰地一声关上客厅门。明明妈妈还在里面呐！

我和爸爸两人在大众餐厅 [3] 用餐的时候，我一直挂心独自留在

客厅的妈妈。

“接下来日子可难过了啊……”

爸爸这么自言自语着。

隔天的晚餐也很不可思议，妈妈只准备了她自己和我的饭菜，厨房餐桌上也只摆了两人份的碗筷。

另一边的爸爸就像压根看不见妈妈准备的饭菜似的，从便利商店买了两个便当回来。爸爸将塑料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摆到客厅的矮桌上，里头就有我的便当。

我在厨房里试着问妈妈：

“为什么没有爸爸的份呢？”

“咦？”

妈妈倒抽了一口气看着我。因为妈妈的反应太过震惊，我不禁害怕自己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事情，犹豫着是不是要再问第二遍。

“喂——你在做什么啊？你要挑哪一个便当？”

客厅传来爸爸的声音。爸爸唤我和唤妈妈的声音在音调上有微妙的差异，我一听就知道爸爸是在对我说话。

我离开厨房进到客厅，爸爸正松开领带。

“……为什么没有妈妈的便当呢？”

听到我这么问，爸爸停下了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果然不该问。

为了不让他们两边都不高兴，我反复地往来于客厅和厨房。先吃一点妈妈的菜，然后走去客厅吃便当，之后再回厨房去。

虽然两边的饭菜都各剩下一半，我却没挨骂。吃完饭后，我像平常一样坐在沙发正中央，妈妈坐在我左手边，爸爸坐在我右手边，两人都静静地看着电视。新闻正在报道几天前发生的列车意外。

往常这应该是我们一家三口聊着天、让我开怀大笑的时间，但是那一天，坐在我身旁的两人都始终沉默着。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让我们三人之间产生了诡异的分歧？正当我思考着究竟是什么事的时候，妈妈以非常严肃的表情转头看着我说：

“孩子，虽然爸爸去世了，我们两人也要一起努力活下去哦。”

我不是很明白妈妈的意思，然而妈妈的口气实在太过认真，我忍不住害怕了起来。我露出迷惘的表情，妈妈便微笑摸摸我的头说：“没问题的，你不用担心。”

接着换爸爸转过头来，仿佛妈妈根本不存在似的，直直盯着我的双眼看。

“我们要连妈妈的份一起努力活下去了哦……”

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看不见彼此。爸爸看不见妈妈，而妈妈看不见爸爸。在爸妈两人的眼中，隔着我的沙发另一侧并没有任何人。

从他们两人的话语里我理解到，他们其中有一人死掉了。爸爸深信妈妈已经死了，误以为只剩他和我两人一起过生活；而相对地，妈妈则认为爸爸死了。

难怪他们彼此无法看见对方，也听不到对方说话。能同时看见他们双方的人，只有我。

## 2

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会说话，一直无法明确地将我的所思所想传达给父母。我跟爸妈说我能看见他们两人，但刚开始两人都不大理睬

我。

“妈妈，爸爸在那个房间里哦。”

我扯着妈妈的围裙说。妈妈正在厨房洗碗，而客厅那边，爸爸正在沙发上看报纸。

“好、好……”

妈妈一开始只是轻轻点头附和几声。我不断重复说了好几遍，于是妈妈蹲下来，以和我同样高度的视线面对面看着我的眼睛说：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听妈妈的语气，她是在担心我，这么一来我反而觉得是自己脑袋怪怪的。我想这个问题是不能触碰的。

即使如此，我还是好几次试着告诉双方这个诡异的状况。

一天晚上，我们三人坐在沙发上。所谓“三人”是从我的立场看到的，爸爸妈妈双方好像都认为只有自己和我两人一起坐在沙发上。

“妈妈现在穿着蓝色毛衣哦。”

我试着对坐在右手边的爸爸这么说，坐在我两边的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你在讲什么吓人的事啊？”

爸爸皱起了眉头。因为爸爸看不见妈妈，他脸上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

“是呀，我是穿蓝色的毛衣呀，怎么了？”

妈妈也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我可以看见你们两个人哦。爸爸也在，妈妈也在，大家都在这

个房间里。”

我这么一说，两边都投来了困惑的眼神。

由于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次，原本不当一回事的两人，慢慢地开始听进我说的话。

那是妈妈因为打不开零食袋子在找剪刀时发生的事情。

“爸爸把剪刀放哪里去了？拜托你要消失也先把东西放在明显一点的地方嘛。”

妈妈一边嘟囔抱怨，一边翻找放着铅笔胶带等各种文具的客厅柜子。爸爸正在客厅沙发上跷着脚，但他似乎看不见同样在客厅里的妈妈。于是我问爸爸剪刀放在哪里。

“……记得是在厨房柜子的抽屉里。”

爸爸这么回答我。我将爸爸的话转告也在客厅里的妈妈。

剪刀的确在那儿。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之后，爸爸和妈妈也渐渐开始相信我说的话了。

“我可以看见爸爸，也能听到他的声音哦。”

虽然一脸困惑，妈妈还是点了点头。

“妈妈就在这里哦，所以，不是只剩我和爸爸两个人而已。爸爸，你如果有想要跟妈妈说的话，我可以帮你转告妈妈。”

听我这么说，爸爸很欣慰地点了点头，他一边说：“是啊，真的是这样呢。”一边摸着我的头。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负责传达两人对话的日子，而这份差事出乎意料地，相当愉快。

我们三人并排排坐在沙发上看着同一个电视节目。

“我想看旅游节目。”

妈妈一这么说，我立刻转告爸爸。

“妈妈说她要看别的台，她想看旅游节目。”

“跟妈妈说晚一点，先把这出警察连续剧看完吧。”

爸爸说着，视线一直没离开电视画面。

“爸爸说他不想转台。”

我转述完，妈妈只是长叹了一声，起身进厨房去了。

我窃笑了起来，因为很久以前他们两人每天就是像这样，实在太有趣了。虽然现在爸爸妈妈必须透过我才能交谈，但那不是问题，我重新感受到我们的确是三人一体的家庭。那段日子里，家里变得好温暖，气氛非常愉快。

当时我经常思考爸妈各自存在的世界是什么情况。根据双方所说的话，他们似乎被卷入了一桩列车意外，不，说得精准一点，应该说他们两人都确实被卷进了那场意外，而且死了。

听说他们因为某事必须送东西给某个亲戚伯父，所以某天早上，他们两人猜拳决定，输的人必须搭电车到伯父家去。

而两人的故事在猜拳之后出现了分歧。在妈妈的世界里，是爸爸猜拳输了去搭电车。然而在爸爸的世界中，却是妈妈去了伯父家。

电车出了意外。结果在妈妈的世界里爸爸死了，在爸爸的世界里妈妈死了。看样子，被留下来的那个人都深信只剩自己和我相依为命。

然而，存活下来的爸妈各自的世界就像两张半透明的相片重叠起来，以我作为接点相连。我可以同时看见两人存在的世界，这令我感到些许的自豪，自己宛如被提拔上来担任爸妈之间联系的重要角色。

比如爸爸开门走进来：如果在妈妈眼中只有爸爸的身影是看不见的，那么她应该至少能看到门自动打开关上的模样。但实际上，妈妈连门有动静都没留意到，总是要等我提醒她，她才察觉："对哦，一不留意还真是这样呢。"

换成是妈妈在厨房洗碗的话，看在爸爸的眼里并不会留意有谁在厨房里洗碗的光景。爸爸似乎不大计较一些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解释的小事。

三餐照旧是在两边各自解决，妈妈下厨做饭，爸爸则吃买回来的便当。

"爸爸，你看不见这盘咖喱饭吗？"

我将妈妈做的咖喱饭推到爸爸眼前试着问道，但爸爸似乎什么都看不见，只是露出疑惑的眼神回看着我说：

"我今天在公司接到了奇怪的电话哦……"

爸爸面朝屋内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跟妈妈说话。即使妈妈就站在爸爸的背后，因为无法看见妈妈，爸爸也习以为常随便朝某个方向就开口了。但妈妈又听不见爸爸说话，便由我负责转达爸爸话语的内容。"这样真的好怪哦。"我对两人说道。

然而一想到他们两人中有一方其实已经死掉的时候，我不禁悲从中来。爸爸生存的世界与妈妈生存的世界交接之处，唯有我独自飘浮着。

刚开始两人都不再对彼此说话时，我非常不安，不知该如何是好，不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只要坐在沙发上夹在爸爸妈妈之间，我就能安心，甚至会想打瞌睡。

但我幼小的心灵很清楚，这一切不可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迟早我非得选择其中一边的世界不可。这件事一直存在我心中的某个角落。

# 3

仿佛打从一开始便是如此，我不知道状况是何时变成这样的，察觉的时候爸爸妈妈已经在吵架了，不过当然不是我在幼儿园里常看到两人扭打成一团的那种吵架。

用过晚饭后，我们三人坐到沙发上，我一边看电视一边下意识地重复他们说的话。这样传话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日子，所以我已经可以毫不思索对话内容，直接像鹦鹉一样单纯地重复双方的话语。

电视里正在播我很喜欢的动画片，我看得入了迷，趴在沙发上双手撑着下巴，虽然被妈妈骂过没规矩，不过我很喜欢这个姿势。

突然，爸爸将报纸扔到桌上，两人说话的语调听起来很吓人，我才惊觉不知何时爸妈的心情变得很差，彼此说着刺伤对方的话，而我却浑然不觉，一如往常地传了话。

妈妈起身走回寝室。

“妈妈回房间去了哦。”

“不用管她。”

爸爸简短地吐出这句话。我非常不安，动画片早忘得一干二净。我希望他们能和好，如果我坐在沙发上但身旁两侧却没有他们存在，那一点都不快乐。

“喂，”过了一会儿，爸爸突然叫我，“你去跟妈妈说。”

“说什么？”

“你去跟她说：‘你死了真是太好了！’”

爸爸脸上的表情很恐怖。我一点都不想跟妈妈这么说，但不说的话一定会挨爸爸骂，于是我走向妈妈的房间。

寝室里，妈妈躺在棉被上似乎在想事情。听到我开门，她坐起了身。

“爸爸说……妈妈死了真是太好了……爸爸叫我这样跟妈妈说……”

我一边转述，忍耐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妈妈沉默着，她好像在啜泣，擦了擦眼泪。我从未看过大人哭，忍不住害怕起来，只能呆立着不知如何是好。

“那你去跟爸爸这么说……”

这次换妈妈交代我一些不堪入耳的话要我传给爸爸，因为有几个词我听不懂，妈妈还要我当场练习了好几次。我虽然是小孩子，也隐约晓得那是十分伤人的话。

“我讨厌这样，我不要去。”

我搂着妈妈这么说，但是没用。

“你好好地去告诉爸爸这些话！听懂了吗？”

接下来，我就像邮差一样不断往返于妈妈所在的卧室和爸爸所在的客厅，被硬逼着反复练习一些难听的话语，然后说出口。

每次传话的时候，爸妈都会狠狠瞪着我，就像他们憎恨的对方就存在我身体里似的；怒吼也是直接冲着我来。我不禁觉得被骂的人根本就是我自己。

刚开始传递这些不堪入耳的话语时，我觉得好像非要从喉咙深处掏出巨大硬块不可似的，然而一再反复这样的行为，我的脑袋开始隐隐作痛，渐渐地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我好像已经听不见任何声音，却能毫无差错地完成邮差的任务，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我的嘴成了自动反复录音与播放的录放机，唯有眼泪无法控制地流个不停。我喜欢爸爸，也喜欢妈妈，我真的不想说出这些残酷的

话。

吵架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我很想我们三人再一起坐在沙发上，但不敢说出口，只好坐在沙发上很害怕地等待着。爸爸决定洗把脸冷静一下，便走出客厅到浴室去了。吵到后来，爸爸似乎比较镇定了，神情看上去有点茫然。

而这时妈妈走进客厅来。我很担心两人如果又开始吵架我该怎么办，只好死命盯着妈妈看。妈妈有点不知所措地在我身旁坐下，沙发因为她的体重凹陷了一些，我的身体突地往她那一侧倾斜。

“刚刚真的很对不起……”

妈妈说完，摸了摸我的头，接着我便一直盯着爸爸应该会走进来的那扇门。我想监看爸爸回客厅的时间，想等他一进来便立刻告诉妈妈。然而爸爸却迟迟没进来。

妈妈起身走向厨房。我的视线刚追上妈妈背影的瞬间，身畔传来了翻杂志的声音。

爸爸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在我的右手边。我明明一直监看着客厅的门，却没察觉到他进来了。爸爸正抽着烟。我很讨厌二手烟，只要闻到就会很不舒服，然而直到发现爸爸在身边的那一刻，我完全没意识到烟臭味，很平常地呼吸着空气。

我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爸爸，只见他皱起了眉头说：

“我刚刚叫了你好几次，是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的。”

他这么说着，跟妈妈刚才一样摸了摸我的头。那手非常温暖，是确实存在着的。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我刚才完全没注意到爸爸就坐在我身旁呢？

我一边思索一边等妈妈回客厅，却一直不见她从厨房走出来。客厅里只有我和爸爸，电视里正播着歌唱节目。

“你帮我问一下妈妈，她明天有什么事要忙，好吗？”

刚吵完架，爸爸的话里有种试探的意味。我站起身走向妈妈方才走进去的厨房。

我打开厨房门找寻妈妈的身影，只见水龙头的水一滴滴地滴落，厨房里空无一人。要离开厨房必经过客厅，所以妈妈不在厨房实在太奇怪了。

我抱着满腹疑问走回客厅，妈妈却已坐在沙发上。搞不懂我是怎么跟妈妈擦身而过的，但直到刚刚都没人的位置上，妈妈却像老早就待在那里似的喝着咖啡。

而直到刚才爸爸应该在那儿的位置，现在却空空荡荡的，烟灰缸、没抽完的香烟和满客厅的烟雾，通通不见了。

我甚至忘了开口发问，只是怔怔地看着妈妈。

“什么事？怎么了？”

妈妈偏着头问我。看来她早就从厨房回来客厅坐着了。

这时我终于了解，妈妈从刚才便一直坐在那里。不，不只是妈妈，他们两人一直都坐在我的两侧。而我，同一时间只能看得到他们其中一人了。

于是我试着先走出客厅，再走进客厅，方才妈妈坐着的位置上空无一人，沙发也没有凹陷的迹象，取而代之的是爸爸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了。至此，我几乎可以确定我的结论。

我坐回沙发上，试着先闭上双眼。在我右手边的香烟消失，左手边出现了原本不该存在的咖啡杯。

我无法同时听见两个人的声音了。我知道，爸爸的世界和妈妈的世界已经开始分离。

只要一方存在，另一方就完全消失。不论门被对方打开关上或是对方走过眼前，全都不会再发生了。

我不再处于他们两个的世界的重合处，不过是在渐行渐远的两个世界之间来来去去罢了。

我很伤心，那天晚上几乎没和他们两人说话。我们三人再也不会同时坐在那张沙发上了。

一时之间，我没办法把这件事说出口。妈妈很担心一直沉默不语的我。她摸着我的头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那终将到来的分离。我非在两边选择一个世界不可了。

## 4

隔天，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星期六。外头的天空阴沉沉的，雨似乎随时会落下来。

妈妈不知道出门上哪儿去了，只见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但我不确定妈妈是不是真的不在家，便试着在家中寻找妈妈的踪影，因为如果她和爸爸待在同一个房间里，我是无法同时看见他们两个人的，说不定其实妈妈就在旁边。

我在客厅以外的房间找了好一会儿，看样子妈妈是真的不在家，于是我走到爸爸身边坐下。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虽然电视里正在播我很喜欢的特摄 [4] 英雄节目，但心神不宁的我根本无心看电视。爸爸血管浮凸的右手刷拉刷拉抹了抹下巴的胡须，翻开报纸。

“我没办法同时看到你们两人了……”

我小心翼翼地试着对爸爸说。爸爸只是把头转过来看着我，皱起了眉头。

“你在讲什么？”

“爸爸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只能看到你们其中一人……”

爸爸像在咀嚼我话中意义似的停住好一会，把报纸放到桌上。

“什么意思？”

爸爸看我的眼神仿佛我是个坏孩子，我大概是惹他生气了，真想当场逃走。我心里乱成一团，暗自后悔这件事还是应该继续隐瞒下去才对。爸爸即使坐在沙发上，视线仍旧比我高，所以当爸爸严厉地看着我时，我总有种想两手遮住头上整个人蜷成一团的冲动。

“爸爸在的时候，我就看不到妈妈了。”

我断断续续地拼命重复说了好几次。爸爸好像总算弄懂了我的意思，突然脸色发青地抓住我的肩膀，像要质问似的瞪大了眼迎面盯着我看。

“是、是真的……”

因为太害怕，我哭了起来。我想爸爸其实是喜欢妈妈的，他们两人分离的世界只能靠我勉强地维系，所以我忍不住觉得现在无法一次看到两人是我的责任。我好难过，要是我真是个好孩子，我们就可以一直过三人生活。

爸爸不断严厉地质问我，但我只顾哭，根本没办法说话。爸爸也忍不住开始动怒，他放下摇晃着我肩膀的手，打了我一巴掌。我应声倒在地板上。我不停地向爸爸说对不起，我真是个没用的孩子，真想就这么消失算了。我知道全都是我的错，所以爸爸讨厌我了。

我一站起身便跑出客厅。爸爸只喊了我的名字，没有追上来。我鞋子也没穿，就冲出了玄关。我走下公寓楼梯，踩着柏油路朝公园方向走去。我想我不能待在家里了，虽然我好喜欢好喜欢爸爸和那个有沙发的客厅，但脸颊的痛楚让我晓得我是个没人要的小孩。脚底好

痛，但我忍耐着。

公园里没有人。我想是因为快下雨了，别的孩子一定不会在这时候来公园玩的。这一天，总是充满笑声的滑梯和秋千成了我专属的玩具，我却提不起半点兴致，独自一人待在宽广的公园里，只觉得寂寞。

我坐在沙堆里，在赤脚上堆起小沙丘。我一直想着爸爸和妈妈，他们一定不喜欢像我这样的小孩，昨天晚上的吵架也是我的错，要是我再乖一点，饭菜不弄到衣服上，乖乖收好玩具的话，他们就不会吵架了。

天气很冷，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湿湿的黑色沙子黏在我的手上和脚上，摸起来粗粗刺刺的。这时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妈妈一脸惊讶地看着我，她的手上提着购物袋。

“你是跟爸爸一起来的吗？”她微笑着环视公园。

我摇摇头。妈妈走近我身边，似乎吓了一大跳，突地停下脚步。

“你的鞋子在哪里？而且，你的脸颊怎么红红的……”

我用手遮住被打的脸颊。我不想让妈妈知道我惹爸爸生气了，怕妈妈也会骂我。妈妈可能察觉到我的不安，她将购物袋放到地上，静静地伸出手，紧紧地抱住我。

“怎么了？”

妈妈的声音好温柔，她身上的味道让我打心底里放松下来。

“爸爸生我的气了。”

妈妈问我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妈妈只是温柔地摸着我的头。不知不觉，我的眼泪流了出来，哭个不停。安静的公园里，妈妈一直安慰着我这个爱哭鬼。

“妈妈，你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你跟我说过的话吗？”

“什么？”

“你说过，以后我们两人要一起努力活下去。”

“记得呀。”

妈妈显得有些困惑，但仍点了点头。不知何时开始下起像雾的雨，发丝都沾了湿气。妈妈拨开贴在我前额的头发。

“我决定在妈妈的世界里生活了。”我下定决心说道。

妈妈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妈妈背我回家的一路上，我的啜泣始终停不下来。

从那天起，我就再也看不到爸爸了。

现在即使我已经上了初中，我仍旧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切。我曾向许多人说过这不可思议的经历，也曾主动寻求能够解释这一切的原因。

我想起爸爸消失隔天发生的事。记得那天，天空万里无云，树叶的影子一片一片映在地面上，我和妈妈手牵手外出，气氛很温暖也很快乐。我抬头望向天空，闭起双眼，阳光透进眼帘，眼睑内侧变得红通通的。

我被带到一个有很多绘本和玩具的地方，那里也有其他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孩子，有的抱着玩偶玩，有的堆着积木盖房子。玩了一会儿之后，我被牵着带进一间房间，房里有一个男人，我和他面对面坐到椅子上。

男人问我关于爸爸的事，于是我告诉他爸爸因为电车出意外，已经死掉了。那人似乎很伤脑筋地环起胳臂。接着，他微微堆起笑问我：

“那么，小弟弟，在你身后的人是谁呢？”

我回头看身后，没半个人，只有妈妈站在我身旁。我回答他，我后面没有人。

“他好像看不见爸爸了。”妈妈快哭出来似的对男人说道，“他听得到我的声音，可是好像听不到他爸爸的……即使他爸爸牵他的手或摸他的头，他好像都没感觉。硬把他抱起来或是拉他的手臂，他就瞬间变得全身软绵绵的，像个面无表情的人偶一样。”

“我了解了。”男人和妈妈谈了一阵子，点点头说道，“也就是说，你们夫妻吵了一架，之后就当对方死了一般过日子，而你们也这么告诉孩子，让他在这种状况中生活下去，结果慢慢地他就变成这样了……”

男人又望向我的身后，像在和某个人说话似的不时点着头。我也跟着转过头看，然而背后只是一片空旷的空间。

长大后的现在，我已经能理解当时妈妈和医生的对话了，而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爸爸在这里哦。妈妈说。我试着伸出手去。在哪里？我问妈妈。怎么不晓得呢？你现在不是正拍着爸爸的身体吗？妈妈慌得哭了出来，接着她便望向空中的一点说话。

自从我变成这样之后，爸妈便不再吵架了。虽然我还是看不到爸爸，但妈妈哭泣的时候安慰着她的爸爸的身影，我却能够感受得到。他们两人如今互相扶持着过日子。大家都说是因为爸妈当初的行径伤害到我幼小的心灵才会变成这样，不过那和我自己在内心思考得出的答案有些不同。最近我开始认为，说不定是我自己希望变成这样的，原因当然是：为了不让爸妈分开啊。

# 向阳之诗

## 1

睁开双眼，我正躺在一张台子上。我直起上半身环视四周，这是一个凌乱的大房间，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坐在不远处像在思考什么似的沉默不语，然而一看到我，他的脸上立刻浮现笑容。

“早安……”他说。

他仍坐在椅子上，一身白色的衣物。

“你是谁？”

我一问，他便起身从房间靠墙的置物柜里拿出衣服和鞋子。

“我是制造你的人。”

他边说边走近我。天花板的白色灯光照着我们两人。我近距离看他，他有着白皙的皮肤，一头黑发。他将衣服放在我膝上要我穿上，那是和他身上一样的整套白色衣物。我身上什么都没穿。

“恭喜诞生。”他说。

房间里到处散落着工具和材料，一本厚重的书落在他脚边，我认出那是某种设计图。

我穿好衣服之后跟着他走。我们穿过一条并排有好几道房门和铁卷门的长长走廊，来到一道通往上方的楼梯。走上楼梯，尽头是一扇门。他一打开门，我的眼睛一接触到外头的强光，视野立刻变得白茫茫一片。是太阳光。于是我知道我醒来的房间位于地下。第一次暴露在太阳光线下，我身体表面的温度微微上升了一点。

走出门外是一座遍地青草的小丘，草坡上视野辽阔，绿色的缓坡往远方延展。通往地下的门位于坡顶一带，但其实只是一座和我差不多高的水泥长方体，上头向阳地装了一道门而已。长方体的顶面并没有屋顶之类的装设，单纯只是一方水泥的平面，但那平面上长着茂盛的青草，鸟儿在上头筑巢。就在我的眼前，一只小鸟从天而降，落到巢里。

为了把握周遭地形，我开始打量四周。小丘的外围群山环绕。这座小丘的形状与大小相当于将直径一公里的球体上部三分之一切下来的部分，但外围的每一座山头都长满了树木，不见任何地方和这座小丘一样长了整片广阔的草原。从小丘与周围地形的不协调来看，我推测这座小丘应该是人造的。

“我们的家就在那片森林里头。”他指着小丘下方说道。

我顺着那方向往下看。从绿色小丘的尽头一路往山顶方向，突兀地长满了茂密的林木，森林中露出了尖尖的屋顶。

“你将在那里照顾我的起居。”

于是我们一道走向那栋屋子。

快走到森林的地方，竖立着由白色木头组合而成的十字形柱子，我一看就晓得那是名为十字架的东西。小丘的地面平缓，几乎没有凹凸起伏，唯有那附近的地面隆起了一块。

“这是坟墓……”

他盯着白色十字架看了好一会儿，又催促我和他继续往前走。

近看那栋屋子，我发现它很大，而且很古老。屋顶和墙壁爬满了植物，小小的绿色叶子覆在砖墙表面，整栋屋子几乎与森林融为一体。屋子正面是一片开阔的空地，有田地和水井，一台生锈的卡车被弃置在一旁。

屋子大门是木制的，门上的白漆剥落了大半。我跟在他身后走进屋里，每走一步，地板便发出声响。

这栋屋子有一楼和二楼，此外还有一间小阁楼。他让我住在一楼厨房旁的房间里，那是一间只有窗户和床的狭窄房间。

他在厨房里招手叫我过去。

“我想先请你泡杯咖啡……”

“我知道咖啡是什么，可是不知道做法。”

“嗯，说的也是。”

他从橱子取出咖啡豆，烧了开水，在我面前泡了两杯热腾腾的咖啡，将其中一杯递给我。

“我记住做法了。以后由我来泡咖啡。”

我一边说，一边将杯中的黑色液体送到嘴边。我的嘴唇贴上杯缘，滚烫的液体流入口中。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我这么报告，他便点头说道：

“我的确是这么设定的。你掺一点砂糖再喝吧。”

我喝下增加了甜味的咖啡。这是我睁开眼醒来流入体内的第一样营养。我肚子里的各个机关正常地进行着吸收的功能。

他将杯子放在桌上，很疲倦似的坐到椅子上。厨房的窗户上垂挂着一个金属制的挂饰，长度各异的金属棒被风一吹便互相碰撞发出各种声音。那声音并无旋律，他却闭上双眼倾听着。

墙上有一面小小的镜子，我站到镜前端详自己的脸孔。我原本就晓得人类的外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知道镜子里映出我的外表正确无

误地重现了人类女性的模样。白皙的皮肤内隐隐透着青色的微血管，然而那不过是被印刷在皮肤内侧罢了。肌肤上的汗毛也是植上去的，一些细小的凹凸或红斑都是装饰，我的体温和其他种种部位全是模仿人类而制成的。

我看到餐具柜里有张老旧的相片，拍摄的是以这栋屋子为背景合照的两个人，那是他和一名白发的男性。我回过头问他：

“除了你，其他的人在哪里？”

他仍坐在椅子上，从这个角度我只看得见他的背影。他没回头，答道：

“都不在了。”

“都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他说，几乎所有的人类都死亡了。由于病菌突然覆满整个天空，受到感染的人无一幸免地都在两个月内死去。他在感染之前与伯父一道搬进这栋别墅，但伯父很快去世了，之后他便独自一人在此生活。他口中的伯父也死于病菌感染，尸体是他掩埋的，就埋在刚刚经过的小丘上。这么说来，那座白色十字架应该就是伯父的坟墓了。

“我前天做检查，发现我也受到了感染。”

“那你也会死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只见他的后脑勺上下点了点。

“不过我算运气好的，几十年来，病菌都不曾近身。”

我问他的年纪，他说他已年近五十。

“看不出来。和我的知识库里比对，你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左右。”

“因为我在你的知识库里动了点手脚。”

据他说，人类透过一些手术，是能够活到一百二十岁的。

“但还是不敌病菌呐。”

我一一确认厨房里的各样物品。冰箱里有蔬菜、调味料和一些解冻就能吃的食物。电热炉上放着没洗的平底锅。一按下开关，电热炉的线圈便慢慢变热。

“请帮我取名字。”我向他提议。

他把手肘撑在桌上，望着窗外好一会儿。庭院的大片草地上，蝴蝶飞舞着。

“没那必要吧。”

户外的风透过窗户吹了进来，垂挂的金属挂饰摇晃发出清脆的声音。

“等我死了，我希望你把我埋葬在小丘上。我希望你在那个十字架旁边挖个坑，把我放进去，用泥土填满。我是为了这个才制造你的。”

他凝视着我说道。

“我知道了。我之所以被制造出来，就是要处理这个家的家务事，埋葬你，对吧？”

他点头。

“那是你存在的理由。”

我先从打扫屋子开始。我用扫把扫地，拿布擦窗户，而在我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眺望窗外。

那是我将屋内的灰尘倒出窗外时发生的事情。我发现窗户正下方躺了一只鸟，因为它对声音没反应，我推测它已经死了。我走到外

头，一手抓起那只鸟的身躯，手掌感受到的冰冷印证了我的推测，小鸟果然已经死了。

他不知何时站到窗边，越过窗子直盯着屋外的我手中的鸟尸。

“你要怎么处理？”他问我。

于是我将鸟尸抛进森林。虽然我的肌肉力量和成年女性没两样，但我可以把物体丢得很远。鸟尸钩到了树枝，树叶四散，终于消失在森林深处。

“你这么做的目的是？”

他偏着头问我。

“因为分解之后能成为肥料。”

听到我的回答，他大大地点了个头。

“为了让你能够正确地埋葬我，我希望你能学懂‘死亡’这件事。”

听他的话，我似乎还不明白所谓的“死亡”。我觉得很困惑。

## 2

我和他的生活就此展开。

每天早上一起床，我便提着厨房水桶去水井提水。这里吃饭和洗衣服的用水都是井水，我和他居住的这栋屋子的地下室设有小型发电机，所以电力不虞匮乏，但却没有汲水的泵式设备。

水井位于庭院一隅，从屋子后门出去，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小径通到水井。每天早上我总是无视那条小径的存在，径直地以最短距离走向水井。水井四周长了小小的花草，我以最短距离走到水井边势必会踩到盛开的花朵。

我将绑在水井上的水桶投进井里。水桶一落到水面，井底深处便传来水声。我刚开始拉水桶上来的时候，没想到水是这么重的东西。

我总是趁提水的时候顺便刷牙。睡眠时，我的身体会抑制唾液的分泌，醒来后口中总是覆着一层让人不舒服的黏膜。我用牙刷去除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牙刷之类的消耗品和食材全部放在地下仓库里，仓库就在我诞生的那个房间隔壁。拉起走廊上的铁卷门，便出现一个巨大的空间，里头堆放着几十年份的食材。提完水后，我便从仓库拿出适量的食材搬回厨房，然后用电热炉与平底锅烹饪食材和从庭院采来的蔬菜。用餐时我一定会泡好咖啡，而在我准备早餐的时候，他便从位于二楼的房间下楼来坐到餐桌旁。

“有没有任何过去的照片或是记录影像留存下来的？”

两人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我问他。饭后我收拾好厨房，他拿了几张照片给我看。那是一些已经褪色的旧照片，上面是许多人生活着的城市光景，高楼大厦之间，人和车子往来穿梭。

我在其中一张照片里发现了他，背景似乎是某种设施。我问他那是哪里，他告诉我这是他以前工作的地方。

另外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名女性，她和我有着一样的脸孔和发型。

“你这种长相是很普遍的。”他说。

我们的家位于山和小丘的交界，和小丘相反方向有一条朝山脚延伸而去的道路，完全不见有人走动的迹象，路面长满了杂草。因为那条路一直延伸到我们屋子前面，所以我知道这儿就是路的终点。

“沿着这条路往山脚走去，会通到什么地方？”

某天用早餐的时候，我问他。

“一个废墟。”

他喝了一口咖啡回答我。从庭院的树木之间，可以清楚看见山脚那边果然有一座如他所说的城镇，但看来已经没人居住，只见倒塌的建筑物和覆盖其上的植物。

另一次吃早餐的时候，他叉起沙拉里的一片蔬菜要我看，菜叶上有某种生物咬过的小小齿痕。那蔬菜是我从庭院里采来的。

“有兔子出没呢。”他说。

我和他毫不介意卫生问题，把兔子咬过的部分也一并吃掉了。不过可能的话，我还是比较偏好没有兔子齿痕的菜叶。

用完早餐，我一边思考一边沿着屋子四周散步。我想象着他生命活动停止的样子。总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停止活动。像我这样的存在，一开始就被设定了活动期限，尽管此刻距离我停止活动的那一刻还很久，我仍然能够以秒为单位倒数自己还能活动多久。我将手腕贴上耳朵，耳边传来微弱的马达声。这声音终有一天会停止。

我穿过那道通往地下仓库的门，确认仓库里备有铲子。他希望自己被埋葬在小丘上，于是我拿起铲子练习掘坑。

到底“死亡”是什么，我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就算掘了很多的坑，心里却一直觉得：“那又如何呢？”

他在屋子的每扇窗户边都摆了一张椅子。白天，他总是坐在其中一张上头。那些几乎全是木制的单人椅，唯有看得见水井的那扇窗户旁摆放的是一张长椅。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希望我做的，他只是微微笑了笑说没事。有时我泡了咖啡拿过去给他，他会道声谢谢，然后视线又回到窗外，那神情仿佛眼前非常耀眼似的。

有几次，我在屋里怎么都找不着他。四处寻找后才发现在小丘辽阔的绿色草原上，白色十字架的旁边，伫立着一身白色装束的他。

对于坟墓，我也有一定的了解，那是埋葬遗体的地方。但是，我不懂他为何如此执著于那个场所，他的伯父在地下一定早就被分解，化成周围青草吸取的养分了呀。

庭院菜园里种植的绿色蔬菜早在我被制造出来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应该是他栽种的吧？而现在则交由我来管理。

偶尔，会有兔子跑来偷吃。明明森林里还有其他植物，但兔子不知怎的就是爱来偷咬，在菜叶上留下一个个小小的齿痕。

我趁着无所事事的时间躲在草丛里监视，只要一发现白色的小身躯在蔬菜之间若隐若现，便冲出去打算抓住兔子，但我的身体机能只被设定为成年女性的机能程度，当然不可能追得上。于是兔子像在嘲笑我似的，穿过菜园消失在森林茂密的树丛中。

我每次全神贯注追兔子的时候，总会不小心绊到东西跌倒。屋内窗边处传来窃笑声，回头一看，他正望着我发笑。我站起身子，拍掉白色衣服上的泥土。

“像这样过着日子，你慢慢愈来愈像人类了。”

回到屋里，他还在笑。我无法理解他这种行径，但是被他嘲笑让我觉得有点慌，心头痒痒的。我的体温上升，手足无措之下只好搔了搔头。原来如此，这似乎就是所谓“觉得不好意思”的情绪，有点接近“难为情”。我不禁有点讨厌笑个不停的他了。

中饭时，我听见他敲了桌面两三下，正要喝汤的我抬起眼来，只见他叉起沙拉中的蔬菜晾到我面前，那上头满是兔子的齿痕。

“我的沙拉和汤里面的蔬菜，全部都有兔子咬过的痕迹。为什么你盘里的食物却不会这样？”

“碰巧吧。几率的问题。”

我只这么回他，便低头吃起我那盘没有兔子齿痕的沙拉。

二楼有个空房间，那是一个没有书架和桌子也没有花瓶，非常煞风景的房间。房间里唯一称得上物品的东西，就是摆在地板中央的塑料积木，那是给小孩子来组装玩的小型积木。我不曾亲眼看过小孩子，不过关于小孩子的知识倒是有的。

我初次站在房门口望向房里的时候，夕阳的光线射进窗内，将整个房间染成一片通红，地上的积木则映出更浓的红色。

这些积木组成了一艘帆船，尺寸大到甚至能将它抱在怀里，但船体最前端却是崩掉的，掉落的零碎积木块散了一地。

“是我不小心踢坏的。”

他不知什么时候站到我身后。我征得他的同意进房里玩这些积木。我先把帆船全部拆解开来，拆下的零碎积木块堆成了一座小山。我想，也来组装个什么东西吧，然而我却办不到。我拿着小小的积木块，迟迟无法开始，只觉得脑中的思考突然迟钝了起来。

“要你创作东西的话大概太难了吧……”

据他说，我只能做出有设计图或是做法步骤已事先定好的东西。像音乐或绘画之类的，我便创作不出来。也因此面对散落一地的积木块，我一步也无法开始。

我放弃积木，换他坐近积木堆成的小山前。一点一点地，他开始组装起积木。

太阳下山了。四下一旦变暗，庭院的照明装置便会自动亮起，白色光线照亮庭院的每个角落，也从窗外将光明送进了室内。

我打开房里的灯。他在组装的是一艘帆船。他从各个角度望着那艘重新被组装起来、大到能够抱在怀里的红色帆船。要是我也能像他一样会组装积木玩儿就好了。

照亮水井四周的照明装置周围总是有飞蛾飞舞着。我们睡前都直

接站在水井边刷牙，每次刷牙的时候，地面都会忽隐忽现地掠过飞蛾的影子。漱过口的水便直接吐进排水沟里，排水沟的水穿过茂密的树林之后似乎会流入山脚下的河川。

从刷完牙到各自回房就寝之前的那段时间，由于我们两人都很晚睡，通常会留在客厅里一起听唱片。宁静的音乐流泻中，我们下着西洋棋，胜负几乎是一半一半，因为我的脑只被设定到与一般人类相同水平的机能。

为了避免虫子飞进来，窗户上都安装了纱窗。每当夜晚的风吹进来，吊在厨房窗户的那个金属挂饰便会发出声音，那是非常澄澈而美丽的音色。

“那个吊在窗下的挂饰发出的声音，是风创作出来的音乐吧！我很喜欢那个声音呢。”我说了出口。

他正在思考下一步棋，听到我的话，眯细了眼点点头。

我突然惊觉一件事。刚来到这个家的时候，我只觉得那个声音是毫无规则的嘈杂声响。然而不知何时，我似乎理解到不只是这样。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一个月了，不知不觉间，我的内心有了变化。

那天晚上他回房之后，我独自到外头散步。庭院里东一处西一处亮着白色的照明。金属灯柱的顶上是圆形灯泡，虫子一靠近光源便被玻璃罩挡了回来。夜深，四下一片漆黑幽暗，但一站到灯柱旁，白色光芒便从我头部上方撒下。我站在光之中，思索着自己的变化。

不知从何时起，我前往水井的时候不再采取最短距离了。我会慢慢地走在蜿蜒的铺石小径上，小心不去踩到路旁的花草。以前我认为那很浪费时间与精力，如今却觉得一边欣赏四周，一边慢慢地走是乐事一桩。

我在地下醒来，初次走到外面时，只能以自己白茫茫的视野和身体表面的温度来理解所谓的太阳。如今在我心中，太阳却有着更深刻的意义。或许那已经成了一个只能以诗歌去表现并与心灵深处紧密连

结的存在了。

一切的一切，都令我爱怜不已。

墙上爬满植物的屋子与小丘上那片广阔的草原、孤零零立在丘顶的地下仓库大门与上方的鸟巢、高高的蓝天与高耸的积雨云。虽然讨厌苦咖啡，但多加一点糖之后却很喜欢。趁咖啡滚烫时热热地喝下，那在舌头上散开的甜味总令我开心不已。

准备三餐，打扫房间，把白色衣服洗干净，衣服若破了洞便拿针线缝补。窗外飞进来的蝴蝶落在唱盘上，我听着风创作出来的声响闭上了眼。

我抬头看着夜空。在灯光的另一端，月亮高挂。风摇动树木，树叶沙沙作响。包括他在内，我都喜欢得不得了。

穿越树丛的枝叶间，我望着位于远方城镇的废墟。那里没有一丝光线，有的只是无尽的黑暗。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死了。”

隔天早上，他起床后这么对我说。想必他是透过精密的检查知道了自己确切的死期，然而我仍不是很了解所谓的“死亡”究竟是什么，只好回答他说：好的，我晓得了。

## 3

他的身体愈来愈虚弱，上下楼梯都很花时间，所以改由他使用我位于一楼的床铺，而我一到夜晚睡觉时间便上楼睡在二楼的房间。

问他需不需要我扶他起床或是搀他去窗边的椅子坐下，他都说不必而把我支开。我完全不用做任何像是照顾病患的事。他既不喊疼，也没发烧，据他说这种病菌并不会令人感到痛苦，只是单纯地将“死亡”送至人类的身上。

为了尽可能减少他起身走动的次数，他人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用餐。他若坐在长椅上，我就用托盘把食物端过去，在他身边坐下；他若坐在单人椅上，我就盘起腿坐在他脚边的地板上啃我的面包。

他聊起了他的伯父。他和伯父一起开着卡车在废墟中穿梭，两人把变成了废墟的城镇里还堪用的东西运回这里。由于无法取得燃料，停放在庭院的那辆卡车已经不能动了。

“……你曾经想过变成人类吗？”

往事才说到一半，他冷不防地问我。我点点头回答说，想过。

“听着窗边的挂饰摇动发出的声响，我会忍不住想，如果自己是人类该有多好。”

连风都能吹动挂饰创造出音乐，而我却无法制造出任何东西，这让我觉得很遗憾。我能在会话中使用富有诗意的说词或者编一些谎话，但我所能创造的东西却仅止于此。

“这样啊……”

他点了点头，又回到伯父的话题。他回忆着关于他和伯父两人花了好几个星期在成了废墟的城镇中探索的事情。

我知道他深爱着他的伯父，所以他一直希望自己能被葬在伯父身旁。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被制造出来的，为了凝视人类的“死亡”。

我盘腿坐在地板吃着东西，突然身旁落下一块吃到一半的面包，发出了轻微的碰撞声。是从他手中掉下来的。

他的右手微微痉挛着，即使用左手压着也无法止住颤抖。他冷静地看着自己颤抖的手问我：

“你知道什么是死亡了吗？”

“还不是很明白。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是一种很恐怖的东西哦。”

我捡起面包放回托盘上。考虑到卫生问题，决定不吃了。我还不是很清楚死亡究竟是什么，但我晓得自己终究会死，我却不觉得恐怖。停止运作很恐怖吗？我觉得在停止运作与感觉到恐怖之间，似乎还缺了一样什么东西，或许那就是我必须学习的课题吧。

我偏起头直盯着他瞧。他的手还在颤抖，但他却一点也不在意，一径望着窗外。我也跟着看向外头。

庭院里的阳光十分灿烂，我不禁眯起了双眼。围绕屋子的森林最外围有一条朝山脚延伸的道路，有个差不多要报销的邮筒，生锈的卡车旁边是菜园，菜园中成列的蔬菜上方有小蝴蝶飞舞着。

一个白色的小东西在绿色菜叶下方的暗处若隐若现，是兔子。我站起身翻过窗户便冲了出去。我知道这样很没教养，但现在这个你追我逃的游戏，已经变成一看见兔子便不顾一切开战的游戏了。

离他的死期还有倒数五日的那一天，天空很阴沉，我在森林里边散步边采山菜。虽然仓库还有很多食材，但是他总是说，做菜还是煮栽种的蔬菜和野生植物比较好。

他的手脚不时会痉挛，虽然静待一阵子颤抖便停止了，却会一再地发作。每次发作，他不是摔倒，就是打翻咖啡弄脏衣服。即使如此，他都非常冷静地面对，毫无困惑，静静地望着自己不听话的身体。

在森林中走上一阵子，来到一个悬崖边。虽然他怕我万一掉下去很危险，总是耳提面命叫我不要靠近，但悬崖附近长了很多山菜。再者，我也很喜欢从悬崖上望出去的景色。

离我站的地方不远处，地面唐突地截断，再远处只见一片空空荡荡。我一边将摘下来的山菜放进单手提着的篮子里，一边望着对面连绵的山脉。大半的山头全融进漫天的灰云里，成了没入一片灰色当中的巨大影子。

我的视线停在悬崖的最前端。那儿像是有人刻意把地面踩塌似的，留下了塌陷一角的痕迹。

我探出头去窥看悬崖下的状况。下方约三十米远的地方横亘着一道细线，那是流过悬崖下方的河川。就在我的正下方两米处有块突出的岩壁，大小接近一张餐桌桌面，上头长着野草。

在那块岩壁上有一团白色的物体，是兔子。大概是踩空从悬崖掉下去的吧，幸好掉在那块岩台上救了它一命。但岩壁并没有能够攀上来的踏脚点，看来它是被困在岩壁上了。

远方天空传来沉重的雷声。有那么一瞬间，我的手臂感觉到了雨滴的触感。

我将装山菜的篮子放到地上，两手攀住悬崖前端，背朝外慢慢往下爬。我透过鞋底的触感摸索着岩壁的凹凸处，找寻脚尖可以着力的踏脚点，一步一步往下爬，终于抵达那块岩壁。

我站在兔子所在的这方岩壁上，冷风拂乱我的头发。虽然兔子一直给我带来许多麻烦，但看到它在这儿动弹不得，总觉得非得帮它一把不可。

我把手伸向兔子。刚开始它稍微抗拒了一下，最后这只有着白色毛皮的动物还是乖乖地让我抱住它。我感受着手中那小小的温暖，简直像是抱住了一团热度。

雨开始倾盆而下，林间齐声传出雨点打在叶面的声响，下一秒钟，我听见了什么东西崩塌的声音，身体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方才我攀爬下来的这片岩体突然高速往上抽离，而我似乎飘浮在空中。脚下的岩石正在坠落，直到刚才还放着山菜篮子的悬崖顶端瞬间变得又高又远又小。我将兔子紧紧抱在怀里。

着地的瞬间，强烈的冲击贯穿了我的全身，身畔扬起的沙尘飞舞，但大雨旋即将沙尘抹去。我掉到流经悬崖下方的河川旁边。

我的身体损伤了大半，不过并没有致命的毁损。我的一条腿摔得破破烂烂，从腹部到胸部有一道很大的龟裂，身体里面的东西都跑出来了，不过看来应该还是可以自己走回家去。

我看着怀里的兔子。白色毛皮上沾着红色的东西，我知道那是血。兔子的身躯逐渐变冷，仿佛我怀中的体温正一点一点地流失。

我就这样双手抱着兔子走回家里。因为靠单脚跳着前进，我体内的东西飞了出来，一个接一个掉到地上。滂沱大雨完全湮没了四下。

我踏进家门，寻找他的身影。身上滴落的水滴在地板上蔓延开来，湿透的头发黏在皮肤和皮肤绽开的地方。他正坐在看得到庭院的窗边，看见我的模样吓了一大跳。

“请修好我……”

我告诉他自己弄成这副模样的原因。

“我晓得了。我们先去地下仓库吧。”

我将怀里的兔子递到他面前。

“你也可以救它吗？”

他摇了摇头。这只兔子已经死了，他说，兔子是无法承受从高处落下的撞击的，所以被抱在我怀里的它就这么摔死了。

我想起那兔子近乎令人讨厌地在蔬菜间窜来窜去的活泼模样，再望着眼前这只白色毛皮染满血、双眼闭成一条细线一动也不动的兔子。你得赶快到地下仓库接受检查和治疗才行哦！远远传来他唤我的声音。

“唔……唔……”

我张开口想说些什么，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胸口深处传来莫名的痛楚。我明明感受不到痛楚的，但不知怎的，我晓得那就是所谓的

痛。我全身失去了力气，跪倒在地。

“我……”

我的身体也具有了流泪的机能。

“……我没想到，自己原来这么喜欢这只兔子。”

他以望着可怜东西的眼神看着我。

“那就是死亡哦。”

他这么说着，将手放到我头上。我懂了。所谓死亡，就是一种失落感。

## 4

我和他往地下仓库走去。雨势非常大，视线前方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我仍抱住兔子单脚跳着前进。走出家门时，他要我把兔子留在家里就好。但我办不到。后来我在地下的工作台上接受紧急治疗的时候，兔子就躺在一旁的桌子上。

躺上工作台，眼前正对的是天花板的照明设备。在一个月又几周前，我也是像这样躺在这里。那时我睁开眼，他对我说了声“早安”。那是我最早的记忆。

白色光线之中，他检查着我的体内。他好几次很疲倦似的坐到椅子上休息。不暂歇一会儿的话，他大概没办法一直站着吧。

我仍躺在工作台上，转头看向桌上的兔子。再过几天，他也会像那只兔子一样动也不动了。不，不光是他。鸟儿也是，我也是，“死亡”总有一天会来造访。之前这件事只是以知识的型态存在我的脑中，从未像此刻一般伴随了恐惧。

我思考着自己死去时的状况。那不只是停止活动而已，那是和这

整个世界的告别，也是和我自己的告别。就算我再怎么喜欢某样事物，最终一定会走到这一步。所以“死亡”是恐怖而悲哀的。

愈是深爱着某样事物，死亡的意义便愈沉重，失落感也愈深刻。爱与死并不是两回事，它们是一体的两面。

他将我缺落的零件埋入我的体内。我静静地哭了起来。等到终于修理到将近到一半的进度，他的手停了下来，坐到椅子上休息。

“紧急处理的话，到明天才能完工。但要完全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还需要三个工作日才行。”

他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他说紧急处理之后的后续修复得由我自己来了。我自己体内的东西，我大致上都晓得。虽然没有经验，但看着设计图的话，应该办得到吧。

“我知道了……”

我呜咽着继续说道：

“……我恨你。”

为什么要把我制造出来呢？如果我不曾诞生到这个世界喜欢上任何事物，也就不会恐惧“死亡”所带来的别离了。

虽然我已经几乎泣不成声，躺在工作台上，我还是挤出了这些话：

“我……很喜欢你，但我却必须埋葬你的遗体，这太痛苦了。如果非得这么痛苦，那我宁可不要心这种东西。我恨你，我恨你在制造我的时候，帮我装了心……”

他露出非常悲伤的神情。

全身捆着绷带的我抱着已经冰冷僵硬的兔子走出地下仓库。外头雨已经停了，小丘的整片草原笼罩在湿润的空气中。四周依然很暗，

但天就快亮了。抬头望向天空，云朵流动着。他跟在我身后，也走出了地下仓库的门。

做完紧急处理之后我已经能正常走路了，但由于还没完全修复，剧烈的运动是被禁止的。我暂时没打算着手自我修复，要是我在地下仓库做这个，就没人做饭给他吃了。

我们慢慢往家的方向移动，中间数度停下来休息。只见东方的天空逐渐泛白。他在那座靠近森林的十字架前停下了脚步。

“还有四天。”

他凝视着十字架说道。

那天早上我埋葬了兔子。在整片绿油油的庭院里头，我将它埋在鸟儿们经常栖息的一角，待在那里应该就不寂寞了吧。我拿起铲子掘了一个坑。把泥土覆到兔子身上的时候，我的胸口简直像被压碎似的难受。一想到也得对他做出相同的事，自己真的受得了吗？我不禁丧失了自信。

那天早上之后，接下来的几天，他都躺在一楼的床上无法起身，直盯着床边的窗户往外头看。我做好饭菜便送去床边。我已经笑不出来了，光是待在他身边都让我觉得好痛苦。

我能够理解他为何总是望着窗外，因为他也和我一样很喜欢这个世界吧！所以才要在“死亡”来临之前，努力地凝视世界，好将这一切深深烙印在眼底。我尽可能陪着这样的他度过剩下的时间，感受着每经过一秒他的“死亡”便接近一步的事实。无论在家中哪个角落，我都感觉到“死亡”的存在。

从那个雨天以来，天空总是阴沉沉的，没有一丝风，厨房窗下的挂饰也一径沉默。我没心情听唱片，家里静悄悄的，唯一的声音只有我走动时地板发出的声响。

“那盏灯，寿命差不多了啊……”

某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望着窗外这么说。照亮庭院的照明设备中，有一盏灯微弱地忽明忽灭。我心想可能还能撑一阵子吧，灯却闪了闪，逐渐转暗。

“我应该明天正午就会死了……”

他望着即将熄灭的灯，这么说道。

他睡着之后，我在二楼那个放了积木的房间里抱膝沉思。地板中央有一艘红色积木组成的帆船，那是他曾经当着我的面组装出来的。我望着那艘船一边思索。

我喜欢他，但另一方面我仍心怀芥蒂。我恨他把我创造出来诞生到这个世界，那股情绪仿佛一道黑影，纠缠着我挥之不去。

我同时怀抱着感谢和憎恨的复杂情绪照料他的起居，但我不会在他面前表现出来。我端咖啡给卧床的他，若他接咖啡的手颤抖，我便直接送到他嘴边喂他喝。

他无须知道我心里对他的芥蒂。明天正午我只要告诉他，非常感谢他把我制造出来就好。对他来说，这样一定才是最了无牵挂的“死亡”。

我把玩着积木组装成的红色帆船心想，我应该将憎恨藏在内心深处。但每当我想到这件事，就觉得喘不过气。这样像是在对他说谎似的，我感到很害怕。

积木船被我抓住的部位突然散掉，掉落地板的船体应声分解，几乎全散了开来。我一边集中散落一地的积木块，一边想着该怎么办。像我这种并非人类的存在是不会画画、不会雕刻也不会创作音乐的。他要是死了，这些积木就永远没有合体的一天了。

这时我突然发现，唯有一样东西是我能够用积木创作出来的。我凭着记忆开始组装一艘帆船。我曾经亲眼看过一次他组装帆船的过程，记起来当时了，于是我一步步重复他做过的每一个组装动作。这

么一来，我也组装出了一艘帆船。

我一边组装积木一边拭泪。该不会……该不会……我在心中反复地呐喊。

隔天一早，天气晴朗，无限延伸的蓝天不见一丝云朵。趁他还在睡，我到水井边刷牙漱口。打上来的井水倒进水桶时溅出了水花，水珠打到水井边的花草上，花朵前端被水珠的重量压得垂了下去。我望着滚落的露珠在空中反射着朝阳的光辉。

由于连续几天都是阴天，累积了不少该洗的衣服。我将我们两人这几天穿过的白色衣服洗干净后，晾到庭院的晒衣竿上。但我一举手一投足，身上的绷带便有几处松脱移位。于是我就这么一边重新绑好绷带一边晾衣服。

就在我晾完衣服的时候，突然发觉他在窗边望着外头。那儿不是他寝室的窗户，而是采光良好的走廊窗户。我吓了一跳，连忙跑去窗边。

“你可以起来了吗？”

他坐在窗边的长椅上。

“我想死在这张椅子上。”

想必他是用尽最后的力气才走来这儿的。

我走进屋里坐到他身边。从这扇窗户可以清楚地眺望整个庭院。刚晾好的衣服洁白无瑕，风一吹，另一端的水井便在衣物影间若隐若现。这是个嗅不出死亡气味、非常舒服的早晨。

“你还剩多少时间？”

我仍望着窗外问他。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寂静过后，他以秒为单位回答了我的问题。

“那种病菌造成的‘死亡’，会那么准时吗？”

“……这个嘛，谁晓得呢。”

他的回答听起来对这问题不甚感兴趣。我压抑着内心的紧张，试着继续问他：

“……你之所以不替我取名字，其实就跟无法创造绘画或音乐一样，你也无法创造名字，对吧？”

他终于把视线从窗外转到我脸上。

“我也是以秒为单位，非常清楚自己死亡的时间。因为像我这样的被造物，存活时间是打从一开始就被设定好的。所以说，你也……”

事实是，他根本没有被什么病菌感染吧！他是曾经看过其他人类用积木组装帆船，所以才组装得出来吧！在人类全部灭亡的世界里，只剩他独自存活至今。他凝视着我好一阵子，之后低下头去，白皙的脸庞蒙上了阴影。

“抱歉，我骗了你……”

我紧紧抱住他，将耳朵抵上他的胸口。他的胸腔传来微弱的马达声。

“你为什么要假扮人类呢？”

他沮丧地告诉我，他内心其实一直憧憬着伯父。伯父是他的制造者。我常想，要是我是人类该有多好。他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而且，我担心你可能会无法接受。”

他似乎考虑到，比起被和自己相同的被造物制造出来，不如让我觉得自己是被人类制造出来的，这样我的心里会比较好受。

“你真傻。”

“我知道。”他说。

我的耳朵仍抵着他的胸口，他轻轻将手放到我的头上。至少对我来说，他是不是人类都无关紧要。我紧紧地抱着他。他所剩的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我想被埋在伯父旁边，所以需要有人把泥土盖到我身上。为了这么任性的原因，我制造了你。”

“你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家里住了多久？”

“伯父去世之后，已经过了两百年。”

我了解他之所以制造我的心情了。当死亡来临的瞬间，如果有人能够握着自己的手，该有多好。我决定要在死亡带走他之前紧紧抱着他，这样，或许，他就能明白自己并不是孤独一人了。

我想，我自己在即将死亡的时候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吧！反正地下仓库里，设计图、零件和工具样样不缺。虽然不到那时候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但我的确可能会在耐不住孤独之下，为了相互依偎而制造出新的生命。正因如此，我原谅他的作为。

我和他坐在长椅上，度过了宁静的早上。我一直将耳朵抵着他的胸口，他则不发一语，一径望着窗外迎风摇曳的晾晒衣物。

自从做了紧急治疗之后，我全身裹着绷带。他轻轻地为我绑好脖子上松掉的绷带。窗外洒进的阳光落在膝上，好温暖呐。什么都好温暖，好祥和，好轻柔。内心感受着这股温暖，我发现原本一直堵在我胸口的东西，正一点一点地逐渐解开来。

“……我一直很感谢你制造了我。”

我心里思考着的事，极自然地化成话语说了出口。

“但是，同时我也恨着你……”

我的头仍靠在他胸前，看不见他的表情。然而，我晓得他点了点头。

“如果你不曾为了要有人埋葬你、要有人看着你死去而制造出我，我就不会害怕死亡，也不必因为某个人死去而深受失落感折磨了。”

他孱弱的手指抚摸着我的头发。

“愈是喜欢某种东西，当失去它时，心痛就愈难忍，而往后都必须强忍着这反复袭来的痛苦度过余生，是多么地残酷啊！既然这样，我宁愿自己当初是被制造成一个什么都不爱、不具有心的人偶……”

窗外传来了鸟鸣。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数只鸟儿飞翔在蓝天的画面。合上眼帘，一直在眼眶打转的泪水便落了下来。

“但现在，我对你只有满满的感谢。如果不曾诞生到这个世界，我就无法看见小丘上辽阔的草原；如果当初你没有为我装上心，我就无法体会望向鸟巢时的愉悦，也不会因为咖啡的苦涩而皱眉了。能够这样一一地去碰触世界的光辉，是多么宝贵的事情啊！一想到这里，即使内心深处因为悲伤而淌着血，我都能够把那视为证明我活着的最最珍贵的证据……”

同时抱着感谢和憎恨的感情，或许很奇怪吧？然而，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如此。在很久以前便灭绝的人类的孩子们，对自己的父母一定也是同样怀抱着类似的矛盾情绪活下去的，不是吗？我们都是一边学习着爱与死亡，往来于世界的向阳处与阴暗处活下去的，不是吗？

于是孩子们逐渐成长。这次，将轮到自己背负在这个世界创造出新生命的宿命，不是吗？

我会在那座小丘上伯父长眠地的旁边掘坑；我会让你睡在里面，

像是替你盖上棉被一般为你覆上泥土；我会替你立上木制的十字架，将水井边盛开的花草种在墓前；每天早上我都会去跟你道早安，到了傍晚再去向你报告这一天发生了什么。

长椅上，时间静静地流逝，正午将近。我耳中听着他体内的马达声逐渐减弱，终至再也听不见。好好安息吧。我在心中轻轻地对他说。

# 动物园

## 1

照片和电影的差异，很类似俳句和小说的关系。

不只俳句，短歌和诗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它们的字数都远少于小说，那正是它们的特征，在一连串短短的文字中，撷取内心某个刹那的感动，将其封印。作者便是在体验这个世界之后，将其内心的感动以短短的文字描写出来。

而小说的感动则是连续的。不但对于内心状态的描写是连续的，而且随着行数的增加，其形态也有所变化。根据小说内发生的种种事情，登场人物的心情并不会始终保持在同一状态。若从中单单抽出一段短文，那便是描写；然而若让短文接连下去，便是描写“变化”了。登场人物们的内心会从第一页变化到最后一页，最终成为不同的形貌，整个变化过程其实可用波状曲线来表示，而那正是故事的真面目。这其实是数学。将小说微分，便成了俳句或诗；将故事微分，便成了描写。

而照片正是描写。它截取刹那的风景收入框框中，描写孩子正在哭泣的脸庞，其实很接近俳句或诗。虽然文字并不等同画面，但不论哪一方，都是抽出某个重要时刻让其停留在永恒的尝试。

那么，假设我们将几十张、几百张的照片接续起来呢？这拿来接续排列的照片并不是指内容一模一样的照片，也不是指被拍摄对象完全相异的照片，而是比前一张照片只晚了刹那而拍下后一张照片，然后按其拍照时间顺序接连排列下去。然后将这叠照片一张接一张高速切换，由于视觉残像[5]，从这一整叠照片中便生出了时间，好比说，照片里一开始在哭泣的孩子，到最后露出了笑脸。不同于单张的照片，这叠接续排列的照片并非各自单独的存在，它们是连续的，当

中存在着从哭泣的脸到笑脸的整个变化过程。换句话说，内心的变化是看得见的。当然，连接起好几个“刹那”自然会得出“时间”，如此一来，我们终于得以描绘出所谓的“变化”，而那正代表了编织故事这件事是可行的。这就是所谓的电影。我是这么认为的。

今天早上，信箱里又出现了照片。这是第几次了？同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上百天，即使如此，我仍然无法习惯这种事。在清晨的酷寒中，每当打开公寓生锈的信箱，看到里面又躺着一张照片，头晕目眩与嫌恶绝望同时袭来，我只能紧紧捏住照片呆立原地一动也不能动。每天早上都是这样。

照片并不是装入信封邮寄过来的，而是直接投进我的信箱。被拍摄对象是一具女性尸体，曾经是我的恋人的她，被埋在某个的坑里，相机以俯角正面拍摄尸体的上半身部分，然而那已经不是她原本的模样了——腐烂的脸孔完全看不出她生前的面貌。

和昨天在信箱里发现的照片相比，尸体似乎更腐化了一点，但差别非常微小，很难看出来。我之所以能够一眼就肯定尸体在持续腐化，不过是根据她身上爬动的虫子所在的位置和昨天照片的不同罢了。

我拿着照片回到自己房间，将照片扫描进电脑。这些日子以来，我所收到的照片全都保存在电脑里，每一张都编上了号码。现在，此刻，她正以大量影像资料的形态存在着。

最开始发现的第一张照片里，她还是人类的模样；第二天收到的照片，除了脸色微微发黑之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差别。但随着日子流逝，一张张投入信箱的照片上的她，与人类的形貌渐行渐远。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关于照片的事，知道她已经被杀的人只有我。在世俗的认定里，她的消失被当作行踪不明处理。

我非常爱她。我想起我们一起看电影《运动园》[6]的事。虽然是一部看不大懂的电影，但身旁的她始终一脸认真地盯着银幕。

银幕上正以快镜头播放蔬菜或动物逐渐腐化的画面。苹果和虾子逐渐变黑、溃散，被细菌覆盖，发臭。配合麦克·尼曼[7]轻快的音乐，一具具动物尸体转眼间失去原形，整段过程极富动感，仿佛巨浪袭来又退去，腐坏席卷了一切。影片主角将各式各样东西腐化的过程都拍进胶卷里。是一部这样的电影。

走出电影院，我和她绕道去了一趟动物园。当时我正开着车，坐在副驾驶座的她偶然看到道路前方的路标牌。

你看那个，也太凑巧了吧。

路标牌上写着“前方两百米左转·动物园”。

日文字的下方同时标有英文版的指路说明，一连串的英文字母里，唯有“ZOO”这个英文单词格外鲜明地紧黏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我一打方向盘，左拐弯开进了动物园的停车场。园里几乎没有游客，可能因为是隆冬最冷的时期吧。雪倒是没下，但天空堆着厚厚的云，四下一片昏暗。在带有稻草气味的动物臭味之中，我和她并肩走着。她穿了大衣，却还是不抵寒冷，单薄的肩膀始终颤抖着。

真的都没有人呢。我听过一个传闻，听说现在大家都不来这种地方了，全国的动物园和游乐园将会一间接一间地关门哟。她的声音化成白色，融化在空中。我们走过一间又一间仿佛铁制格子笼的兽栏。可能是太冷的关系，动物们都没什么活力，眼神也空空洞洞的，然而不知为什么，只见丑陋的猴子精力充沛地在兽栏中不断来回走动。我和她停下了脚步，好一会儿，只是盯着那只猴子看。那是一只身上多处掉毛、看上去有点脏的猿猴。兽栏里只有它一只动物，在水泥打造的狭小空间里，一直绕着圈走个不停。

她是我疲惫至极的人生中第一个对我好的女性。和她两人一起去动物园的那天，已经像是好久以前的事。她失去踪影，是在深秋的季节。

我不断向周遭所有人求助，说她可能被卷入了某个案件，然而警

方却不肯正式展开调查，完全不考虑发生刑事案件的可能，只以离家出走案件处理。可是她的家人也接受了，因为她给人的印象原本就是那种会突然搞失踪的个性。

将照片扫进电脑里转成影像资料之后，我便把在信箱发现的尸体照片收进抽屉里。抽屉里面已经塞满了上百张她的照片。

我移动屏幕上的滑鼠，启动某知名的影片播放软件，这个软件也可用来编辑影像。我按下“开启影像序列”，选取当初躺在信箱里的第一张照片，然后在“影像序列设定”的地方，设定“每秒十二张格”。

这样一来，存放在计算机里的她的静止影像便按着号码顺序接连播放成了动画。一秒十二张，她的静止影像一张换过一张。这个功能原本是用来制作动画的。

只要按下播放，就能看到她日渐腐化的过程。虫子们一齐涌上来覆满她的身躯，终于在饱餐一顿之后退散离去，看上去就像浪潮一样。

每当早晨来临，我发现信箱里的照片，动画的长度就增加了十二分之一秒。我看着照片喃喃说道：

“我要揪出凶手……”

一定是拍下尸体照片的人杀了她，这再清楚不过了。

“我一定要他偿命……”

当警方决定停止搜索她的行踪的时候，我这么起了誓。

只是，有一个问题，而这个决定性的问题很可能会摧毁我的人格，因此我一直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

“可恶！凶手究竟在哪里！”

我的每句话都是台词，都是我的演技。在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思

考着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是不这么持续演下去，太过痛苦的现实只会让我崩溃。

也就是说，我只是一直装作不知道自己的事情。我忽略那一块，然后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找出杀害她的凶手。不过我绝对不可能抓到凶手吧。因为，杀了她的人正是我。

## 2

失去她之后，我持续着几乎滴水不进的生活。自己映在镜中的脸孔，两颊消瘦，眼眶凹陷。

我知道是自己杀了她。明明知道却仍打定主意要找到凶手，真是矛盾的举动吧。不过，我并非双重人格。

我打从心里爱着她，并不想认为是自己的这双手杀了她，所以，我决定从那个真正的事实逃开。

其实在某个地方存在一名不是我的杀人犯，是那家伙杀了她。只要这么想，我就会轻松许多，如此一来，我就能够从“自己杀了她”的自责意识中解脱。

“是谁把照片放进信箱的？”

“为什么要让我看这些照片？”

“到底是谁杀了她？”

全是我的独角戏。我佯装不知道真相，扮演一个打从心里憎恨凶手，甚至对其怀有杀意的自己。

说起来，不让警方看这些照片，本来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然而我换了个角度来为这个行为辩解——我要凭一己之力把凶手找出来给你们看。我试着让这番说词成为我隐瞒照片的理由。以结果来看，警方至今仍深信她是下落不明，而我也得以陶醉在这个不靠警方协助独

力为恋人报仇的自我之中。

这样持续演下去，时间久了，我也曾想过：其实我并没有杀害她吧？杀了她的是别人吧？我是无罪的吧？

但遗憾的是，每天早上信箱里的照片妨碍了我完美地逃进上述那些妄想的世界。照片告发了我，她的确是我杀死的。

警方决定停止搜索是在她消失一个月之后，时间刚进入十一月。从那时开始，我决定自己揪出凶手而辞去了工作。当然，我不过是在扮演被凶手杀害的她的恋人罢了，一个憎恨凶手、为了报仇挺身而出的悲剧男主角。

首先，我从拜访认识她的人开始。她的公司同事、家人、常去便利商店的店员等等，所有跟她有关连的人我全问过了。“是啊，还没找到她。警方一直认为她只是离家出走，但我不相信啊，太扯了，她怎么可能离家出走……所以我才会像这样到处问她身边的人，您愿意帮助我吗？谢谢。请问您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呢？当时的她看起来有什么异状吗？好比招人怨恨或是住家附近有奇怪的人走动等等，她曾经跟您提过这一类的事情吗？……她从没跟我提过这种事……您说她平日戴的那个戒指吗？对，那是我送她的订婚戒指……拜托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已经受够大家的同情了……”

没人发现是我杀了她。在他们眼里，我似乎是个由于恋人突然消失而不知所措的可怜男人。看来我的演技相当逼真，甚至还有人不是为她而是为我流下了泪。这世界是不是哪里疯了？杀了她的人是我，但为什么没有半个人出面指认我？既然我自己无法承认这个事实，周围的人就应该替我指出真相才对啊。

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渴望着那个救赎，我等待有谁指着我说：“你就是凶手。”然而就连肩负这职责的警察都没来揭发我的罪行。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我想赶快解脱，我想和盘托出一切俯首认罪，不然我就得一直演下去了，不是吗？然而，我却一直无法跨过

那条线向警方自首。我很害怕，无法正视问题。我选择伪装自己。

演出自己单枪匹马搜查凶手的戏码过了一星期，我已经问遍所有能问的人，之后我仿佛钻入死胡同的老鼠。

“查不到凶手的线索！没有新的情报了吗！”

我一个人关在房里，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看着计算机，我一再重复播放她腐烂过程的动画，直盯着那些影像看。当影片播放结束，腐烂殆尽的她成了细菌的食物——应该说是某种非人类的、从未见过且无法形容的东西。

说老实话，我觉得那很恶心。我并不想看人类逐渐腐烂的过程，更何况那还是我所爱的人。但我非看不可。我要藉看着那段影片告诉自己她是我杀的，暗示自己赶快去自首说出一切。然而，暗示总是以失败收场。

“我不能一直待在家里！不能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搜查是靠脚走出来的！”

我把视线从她腐烂过程的影片上移开，站起身来。我带着她的照片出门去，佯装找寻凶手徘徊在街头。

我带在身上的照片里并不是腐烂的她，而是她生前的美丽模样。她的身后是斑马的兽栏，拍摄地点就是那间动物园。那天，她很突然地买了一台拍立得，我们在园里边逛边拍照，拍的全是一张张眼神空洞身上带着臭味的动物。剩下最后几张，我对着她按下了快门。她站在斑马前方，那似乎瞪着人的表情就这样被截取下来永远地留在底片上。

我走在街头，把那张照片拿给路上的行人看，向他们打听线索。走在人行道上突然有人塞了张照片过来，想必很困扰吧？我很清楚这一点，可是不这么做我无法静下心来。在旁人眼里，我一定和流浪汉没什么两样，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已经失去工作，也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存款也快用完了，不久就会被赶出公寓吧。没关系，睡车里就好；要是没东西吃，去抢劫就好；犯罪也无所谓，只要抓得出杀害她的凶手，那些都无所谓。只要让我彻头彻尾演出这样的一个人，怎样都无所谓。

白天，我流连在街上四处问人。

“您认得这张照片上的人吗？您见过她吗？请帮帮忙，请帮帮忙……”

我曾经在同一个地点持续这样的行为长达好几个钟头，附近的商家便去向派出所报案。有过那次的经验之后，我在某个地点徘徊一阵子，发现不合适便开车转往其他的城镇继续做同样的事。

我好几次被年轻人找麻烦，还曾在巷子里被痛殴一顿，我一抵抗，对方便亮出匕首。然而我多希望他赏我心脏一刀，这样就结束了，一切的一切都结束了，我就可以在不承认自己杀了她的状态下死去，我的人生就能够以被害者而非杀人凶手的身份画下句点。那对我来说是保全自己尊严的举动，是我唯一能从自己的罪行彻底逃开的方式，这么一来，我就不必拿着她的照片追查不存在的凶手，也不必为打听不可能存在的情报而徘徊街头了。

然而那个年轻人却没有赏我一刀。于是我抓住他握着刀的手，硬是把刀压向我自己的胸口，接下来只要那家伙使劲将刀子刺进来就结束了，可是他却全身颤抖开始向我道歉，一旁的同伙也全部脸色铁青。这时警察突然出现，一伙人抛下我一哄而散，我真想对他们大喊：等等我！带我一起走！

叫警察来的是一个脏兮兮的老婆婆，她好像是偶然间看到我被带进小巷子里。那个老婆婆个子非常小，畏畏缩缩地站在警察身后。她一身褴褛，不论身上穿的、脚上踩的，都不像是现代日本人会用的东西，恐怕一直过着非常贫穷的日子，平常就睡在充斥着小便臭味的隧道里吧。老婆婆脸上的皱纹很深，还积了污垢，头发看上去也很脏，脖子下方垂挂着一块类似木板的东西。一开始我以为她是靠着帮柏青

哥 [8] 店挂宣传牌子来勉强糊口，然而并非如此。

在那块似乎是从垃圾场捡来的肮脏木板上，用一行很丑的笔迹写着："我在找人"。文字下方还贴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年轻男子的照片，比起我手上那张女友的照片要旧得太多了。一问之下，老婆婆说她的独生子失踪了，她已经伫立街角找了他二十年。她那双满是皱纹的双手，轻轻搁到脖子下方的木板上，一面抚着那张破旧不堪的照片，一面很困扰地夹杂着我听不太懂的方言喃喃说道，这张照片一直跟着她在外头风吹日晒，都已经破破烂烂的了，但她只有儿子这唯一一张照片，该怎么办啊。

我在老婆婆的脚边跪了下来。我伏下脸，额头摩着地面，泪水与哽咽怎么都止不住。老婆婆和一旁的警察试着安慰我，但我只是一径摇着头。

## 3

在一间看来像是无主的山中小屋里，我和她吵了一架。就像看到"ZOO"的路标牌便突然决定前往动物园一样，她的行动总是很突然。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在兜风时发现了一条似乎很多年都没有车子往来的岔路，她便临时起意要我拐弯进去看看，是因为突然非常想知道那条路的前方有些什么吧。我其实很喜欢她这种任性的地方。

路的尽头是一间山中小屋。说是小屋，其实看起来更像是老旧木板凑合着搭起来的。我停了车，和她一道走进屋里。

有一股很浓的霉味。她抬头望向随时都会掉下来的天花板，整个眼神都亮了起来，我拿起拍立得相机拍下她那个表情。自从在动物园用过拍立得之后，我对相机开始产生了兴趣。

闪光灯让她皱起眉头。很刺眼耶。她口气很强硬，接着便把我手上拍立得相机吐出的照片抢走揉成一团。我讨厌这样。接着她说，把我忘了吧。我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说意思就是她现在对我已经没有爱的感觉了。

她在这个世间成为行踪不明的人，就是从那天开始的。她和我出去兜风的前一天明明还去公司上班，然而那天之后，她不曾出现在任何人眼前。那是当然的，因为她一直没走出那间山中小屋。

她似乎没告诉身边的人那天出门是和我碰面。若是她曾经告诉了谁，我应该就会被警方盘问而早就认罪了吧。但实际上却是她母亲打电话来问我知不知道她去哪里了，只是这样而已。她母亲是个没什么母爱的人，似乎不大在意她的失踪。

紧裹着棉被发抖的我接到电话听到她失踪时，本来想老实承认是自己杀了她的。

“您说什么？她不见了……报警了吗？请等我一下，我现在立刻过去您那边！”

但我只说得出和内心所想完全相反的话。这就是我漫长而毫无意义的独角戏的序幕。

我去了她的家，和她母亲谈过之后，向警方要求展开搜索。我装出一副“我是真心想要知道她下落”的模样，打造了一个疯狂寻找她行踪的虚假的自己。

## 4

那是我拿着她的照片徘徊街头之后的事。一天即将结束，太阳逐渐西沉，我回到停车场的车子旁，抬头望向周围高耸的楼群。高楼背负着夕阳，巨大的柱子仿佛化成一道道黑影覆盖四下。

“今天仍然一无所获啊……”我试着喃喃自语。

冬天的寒气为吐出的气息抹上白色，我从皱巴巴的破外套里拿出她的照片来看。我的手指上由于割伤愈合而变硬的皮肤，轻轻抚着照片中她的脸孔。

整个停车场里只停了我的这辆车，附近也不见行人。我的影子映

在水泥地面上，被拉得长长的。

“明天一定要揪出凶手……”

四处奔走让我疲惫不堪，几乎要累昏过去。我打开车门坐进驾驶座，这时，我注意到有个东西掉在副驾驶座下面。

“这是什么？”

似乎是个纸团。捡起来一看，是一张照片。我摊开它，确认上面拍的是什么。

“这到底是……”

是她。照片中的她微微抬起头，露出了无意间被偷拍的可爱表情。背景是木板拼凑起来的墙壁，右下角有拍照日期。

“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她消失的那一天吗！”

我装出非常困惑的神情。这是她那天一气之下揉烂的那张照片。

“为什么我的车上会有这种照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完全无法理解。这张照片上的她还没死呀……对了，一定是凶手把这张照片丢进车里来的，只能这么解释了……”

我打开仪表板旁的置物抽屉，正打算把照片塞进去，发现里面有张纸片。

“这又是什么？”

是加油站的收据。

“……这张收据上的日期，不正是她消失的那天吗！上面还印了加油站的地址！怎么可能，我那天根本没去这种地方啊，我一直在家没出门的……难道是……”

我假装自己推导出某个重大结论。

“……这么说是凶手开着这辆车绑架她？没错，所以她才会这么轻易地被凶手带走。她一定是看到这辆车，以为车上的人是我，才会失去警觉心的！”

我发动引擎驱车前进。我知道我该去哪里。我应该去收据上写的地址。

“加油站的人那天可能看见了开车的人！不过他们究竟记不记得，还是个问题。”

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开车。我转动方向盘，穿过两旁林立着大楼的马路朝郊外驶去。沿路的建筑物愈来愈少，道路两旁并排的民宅之间夹杂着荒地，逐渐西沉的夕阳的红色光芒透过挡风玻璃照在我身上。往身后流逝的风景之中，夕阳持续追着我。

到达加油站时，周围已是一片漆黑。我打开车灯开进加油站，一位似乎是老板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一身工作服，以毛巾擦拭沾满油污的双手。我拉下车窗，拿出她的照片问他：

“喂，你看过这张照片上的……”

我才开口，他便露出不耐的神情回答道：

“你说她是吧？很久以前来过，说要往西边去。”

“往西边？那她坐的是什么样的车？”

“当然就是你现在开的这辆车啊。”

“我就知道！”

“开车的人也是你啊。喂，这样行了吗？我的台词讲得够完美了吧？你每天都这么来一下，也真辛苦。一天到晚做一样的事情，不嫌烦吗？从开始陪你玩这个游戏到今天已经是第几个月了啊？虽然说你是常客，不好不配合你。”

“你不要讲些莫名其妙的话。不说这个！你说当时开车的人是我？怎么可能……”我装出受到打击的神情，“你说那天她坐的那辆车，是我开的？”

加油站老板挥了挥手比出赶我走的动作。我踩下油门，往西边前进。

“可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愈来愈搞不懂了！”

我忿忿地敲着方向盘。

“那个加油站老板说开车的人是我……可是我那天明明一整天都待在家里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哪些是现实？哪些又是幻想？”

那是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瞬间，是我对于自己的绝对信任开始动摇的瞬间。在加油站的那段对话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我打起精神，对于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心理准备。

不知什么时候，周围变成一片杂树林，交缠的树枝掩盖道路两端，车头灯照出一条岔路。道路在一片相互交缠的漆黑树丛中往前延伸，我紧急踩了煞车。

“……这个景色……我曾经见过。怎么可能！我明明从没来过这个地方啊。”

我方向盘一转，开进那条岔路，路的宽度刚好能容一辆车勉强通过。不久，车子来到一片开阔地带，车灯划破正前方的漆黑，浮现在白色光线中的是一栋陈旧的小木屋。

“我认得这栋小屋……我……”

我走出车子环顾四周，没有人，寂静的森林里充满冰冷的空气。我从后车厢取出手电筒往小屋走去。小屋的门是敞开的，我走了进去。

一阵霉味扑鼻而来，似乎每呼吸一下，就有讨厌的东西跑进肺里。手电筒的光照出了小屋内部，并不宽敞，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静静地伫立在黑暗中的三脚架和相机。那是一台拍立得相机。

小屋地面的土被挖开了，有个坑，相机的镜头对准坑里。我走过去，手电筒照向那个宛如一潭积水般被黑暗填满的坑。

于是，我看见了那个。我双脚一软，跪到地上。

“我刚……想起来了……怎么可能……”

我继续演着戏。这是一场独角戏。演员是我，而观众也是我……

“是我杀了她啊……”

我当场哭了起来，泪水滑过脸颊，滴落干燥的地面，被吸入深处。她就在我身旁的坑里。腐烂殆尽变干燥、连虫子都不再靠近的她，整个人缩得小小的。

“是我……是我杀了她……然后封闭了这段记忆……”

一切都是我想好的台词，我根本从未忘记过，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但，这出戏码就是这样的剧情。

“我这段时日来一直追查杀害她的凶手……然而，我才是那个凶手……因为我恨她对我说了那么残酷的话，结果我一时冲动……”

我哽咽着喃喃自语，声音在唯有我一人的小屋里回荡。掉在地上的手电筒是照亮四下的唯一光源。

我双手撑住冰冷的地面站了起来，全身上下仿佛被疲惫碾压了。我走到坑边，俯视着她。躺在坑内深处的她不再是人类的模样，尸身被沙尘覆盖，半埋在地下。

“……我必须告诉警察这件事情……我必须去自首。”

我下定决心说道。当然这是台词，但也是我真正的想法，我一直打从心底里这么希望着。

“……我有那个勇气吗？”我自问自答。

我的拳头颤抖。

“……我下得了决心吗？”

然而，非这么做不可，我不能从杀人的罪业逃开，我必须接受“自己这双手杀害了心爱的人”的事实。

“那太困难了……要承认这件事实在太困难了……”

我拼命摇头，害怕地流下眼泪。到底该怎样我才有办法去自首？才能够告白我所犯下的罪行？

“到了明天，我很可能又会失去现在的心情，忘记这个事实……我说不定会再次封印这段记忆，又开始寻找根本不存在的凶手……我……好乱……”

我掩住脸孔，双肩颤抖，然后，装出突然想起某件事的样子。

“对了……我只要设计一个告发自己的方法不就好了！就是照片啊！只要拍下她的照片，我就不会忘记自己的罪行了吧！”

我走近拍立得相机，按下了快门。在坑的深处腐化殆尽的她，瞬间浮现在闪光灯划破的黑暗中。相机发出声音，吐出了照片。

“只要看了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自己的罪行。就算我想逃避现实，也会被迫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不再逃离赎罪的命运……”

颤抖的声音中，我下定了决心。我带着照片离开了小屋。

“去找警察吧……然后让他们看这张照片，告诉他们我杀了她……”

我把手电筒放回后车厢，坐进车里，将开始浮现画面的拍立得照片放到副驾驶座上，发动了车子。

我在黑暗中奔驰，踩到底的油门下方传来引擎的震动。穿过杂树林之后是整片连绵的荒地，车灯下，唯有路面的白线浮现在眼前，而黑色柏油路的周围则是更深沉的黑暗。

副驾驶座上的照片此刻正渐渐浮现腐烂了的她的模样。我没开车内灯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但藉着仪表板等等发出的光线，多少能得知照片的状况。

“我去自首，我去找警察，向他们认罪。我不会逃走，我不能逃走，她是我杀的。那是不该发生的事情，但，事实上发生了，的的确确发生了。我不想承认，那不是我干的，因为我爱她啊。但是，我的确杀了她……”

像要说服自己似的，我重复着这些话语。

可是，我很清楚，我很清楚接下来的发展。虽然嘴里念着那些台词，但我很清楚自己不会去找警察的。不，不是不去，而是不敢去。其实我很想承认一切，以求爽快，可是，我很清楚自己的决心到最后都会消失无踪。

这是每一天、每一个夜晚都会重演一遍的事。不只今天，这是每天结束之际反复上演的独角戏。当太阳开始西沉时，我就会坐在车内，捡起被捏成一团的她的照片，展开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戏码。接着我前往加油站，与协助演出的加油站老板对话。我几乎每天都在同样的时间出现，说着同样的台词。我将假装自己发现小屋，看见她的尸体，想起自己干下的事。

然后，我下定决心去找警察……这部分虽然是演戏，但也是我的真心期望。

但我就是办不到。如果我的决心没有半途而废，现在早已成为阶下囚，过着内心平静的日子了吧……

车子经过前来小屋途中曾去过的加油站前。加油站已经打烊了，站内一片漆黑，再往前开一会儿，就会出现某个路标牌。我的决心总是在看到那个路标牌的瞬间崩溃，消失无踪。我知道，因为这是每一天、每一个夜晚都会重复的事情。

“前方两百米左转·动物园”

光线中的路标牌上应该写了这样的内容，而那行字下方标示的三个英文字母，将会深深烙在开车的我的眼里。

ZOO

看到那三个字母的瞬间，我的脑内将浮现她的种种。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去动物园、拍照、初次相遇、我向她坦白自己在孤儿院长大的事、平常不太笑的她初次露出笑容……那些事情将一下子浮上我的大脑皮层。当路标牌在黑暗中浮现而我的车驶过路标牌旁的瞬间，她将会坐在我身旁的副驾驶座上。现实中她并没有真的坐在那里，但那张尸体的照片将会化成她的模样，转头望着我，轻轻伸手抚摸我的头发。最后总是如此。

然后我又会再次半途而废吧。我办不到。我怎么可能杀了她……我一定会这么想吧。然后再稍微往前开一点，我就会在路中间停下来，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等我车开回公寓，便会将副驾驶座上的照片丢进信箱，祈祷着明天的自己能够因为看到照片而下定决心，或是祈祷那增长了十二分一秒的影像能带给我彻底的觉悟。我会将她死前亲手揉成一团的照片和加油站的收据放在车内的固定位置，为明天傍晚的演出做好准备。这就是我每天重复上演戏码的落幕。

就是这么回事。结果，什么都没改变。一天过去了，我仍旧无法承认自己杀了她。毫无变化，就和那间动物园的兽栏里反复绕圈走个不停的丑陋猴子一样，总是重复着相同的每一天。一到早上，我就会发现信箱里的照片，然后呆立原地。虽然很遗憾，但事情一定会变成这样。

车子在黑暗中前进，这是我每天晚上都得走上一遭的道路。我已经在这条路上奔走了几个月？还得走上几个月呢？马上就看得到路标牌了，那个将我和她的回忆紧紧钉在我身上的路标牌。我紧握方向盘，等待那逐渐来临的瞬间。

“是我……杀了她……我……把她……”

我喃喃念着，想要坚定自己的决心，然而心中也同时存有“反正终究会徒劳无功”的念头。即使如此，我内心某处仍持续祈祷自己能够有所突破，像相信有神一样，我祈祷自己最终能带着决心驶向字母“ZOO”的前方。

车灯下，白线无止尽地延伸，干枯的杂草以高速往车子后方飞逝。马上就到了，路标牌就要出现了，那个总会令我的决心半途而废的地点。

我屏住呼吸。车子驶过那个地点，宛如时间停止的瞬间降临。黑暗里，车子仿佛浮在半空中，仿佛停在宇宙里的那一刹那。

我让车子继续往前滑行了一会儿，然后在马路正中间停下。我没拔下车钥匙便走出车外，连煞车都忘了拉起来。冷风吹着我满身的大汗，我回头望向那片压倒性的黑暗。

我想起方才看到挡风玻璃另一端的东西。不，不该说看到，因为，我根本没看到那个。

我听过一个传闻，听说现在大家都不来这种地方了，全国的动物园和游乐园将会一间接一间地关门哟。

她的确曾经在动物园里这么说过……的确有过动物园倒闭的传闻。

到昨晚都还在的那个“ZOO”看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空虚。我什么都没看见地驶过了那个地点。过去的她的幻影没有出现。她没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就这么驶过了那条道路。我没想起她的

事情，这让我产生了对她的罪恶感，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她是以不再现身的方式作为对我无言的告发。

回到驾驶座，我静静地祷告着。那是对神的祷告还是对被我杀害的她的祷告？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已经不需要演戏了。我现在终于能够去找警察了吧？我终于能坦白自己的罪行了吧？此刻唯有平静填满了我的内心。

# 把血液找出来！

## 1

闹钟响起，我（六十四岁）醒了过来。我伸出手按停闹钟，同一只手接着揉了揉眼睛。时间是早上五点，阳光从紧邻床畔那道没有窗帘的窗户射了进来。这个窗户很难开关，不但没上锁，而且不管或推或拉最多只能弄开三厘米，所以要进出房间唯有通过房门。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吓了一大跳，整双手是红色的。已经干掉的红色东西黏在皮肤上，是血。再仔细一看，发现自己全身是血，我不禁惊恐地放声大叫。我一直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事？爸爸！快开门哪！”

有人敲我的房门，是次男——次夫（二十七岁）的声音，门好像锁上了。我从床上起身，想确认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在出血。

“到、到、到底是哪里？到底是哪里在流血？”

我也知道自己开始慌了，但是我完全搞不清楚究竟自己哪里受了伤。血好像也流进了眼睛，四下看起来一片模糊。我放弃寻找出血部位，挣扎着走到门边打开门锁。

“爸！”

次夫冲了进来，一看到我的样子便“哇啊”地叫出了声。

“次夫！快快、快、快点帮我看一下，快看看到底是哪里流血了！”

二儿子从小就常被讥笑是胆小鬼，我本来以为他会直接逃出房间

去，不过他倒是听从我的吩咐，一边“哇”“呃”地发出怪声一边检查我的背部。

“啊，在这里！爸，你的右下腹受伤了！”

我伸手往他说的部位摸了一下，确实有个硬物从我身体里长了出来。

这时，我的妻子七子（二十五岁）和长男长夫（三十四岁）虽然迟了些，也起床过来我这边。因为血也跑进眼睛里，我只隐约看到他们似乎一脸“发生了什么事”的神情，窥探着房里的状况。

“呜哇！”

“好恶心！”

我听到了两人的惊叫。

“次夫，我身上究竟长了什么东西啊！”

次男发出愚蠢的“啊……”的声音，然后很为难似的回答我：

“我看……这个嘛……长在爸爸侧腹部的东西很像是菜刀呐……”

我的意识开始朦胧，右下腹不断流出的鲜血染红了地毯，染血面积愈来愈大。但自己被菜刀刺中这件事，我却根本毫无感觉。

## 2

我在十年前曾经发生车祸，当时，我所驾驶的车子做过防弹措施，甚至还装了火警自动喷水装置，是我花大钱订制的一辆媲美战车的车子。我的第一任妻子就坐在副驾驶座上。

那是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我自豪的车子成了一团奇形怪状的铁块，事后我对于自己能活下来感到相当不可思议。

我在病床上醒来，虽然全身裹了绷带，却丝毫不觉得哪里疼痛。为了探知同车妻子的状况，我在医院里头四处东张西望。

发现我的护士发出了尖叫，本来以为她是不高兴我身体状况不好还到处乱走，没想到是因为我的一只脚因为承受不住体重，弯成了可怕的“の”的形状。院方说我全身骨折，必须绝对安静地休养才行。

我很不服气，明明一点都不痛，干嘛要安安静静躺着。

后来才从医师那里听到了我的病况说明。车祸的时候，我被狠狠地撞到了头，因此大脑发生障碍，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也就是说，我的痛觉完全丧失了。

从此以后，我就非常恐惧受伤。

有一次我正在看报纸，不知道为什么四格漫画《暖洋洋小弟》[9]的最后一格整格被涂成了红色。究竟是哪个家伙恶作剧？这样不就不知道结局了吗？虽然这部漫画本来也谈不上有没有结局之类的。正当我气愤不已，才发现那是被我指尖流出的血染红的，原因是我养了一只土佐犬，那天早上忘了喂它，结果那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我的手当成狗食嚼了起来。

还有一次我正准备洗澡，在脱衣间脱下内衣，发现不知为何内衣上头有一点一点红色的水珠图样，正想开骂“是谁买了品位这么差的衣服啊”，才察觉那点点水珠其实是我的血。我的背上被两、三个图钉刺伤了！看来是我午睡时睡相太差，滚来滚去滚到图钉上头去了。

总是这样，等我发现的时候，才知道血一直流。就算钉子刺到皮肤，我也不会有感觉。有一次小脚趾头踢到衣柜的一角骨折，我甚至过了两天才发现。

深深感受到性命威胁的我，只好每天就寝前都请我的主治大夫主自医师（九十五岁）帮我检查全身有没有哪里受伤。

但这么做还是无法完全抹去我内心的不安。要是第二天一早睁开

眼，我全身上下都是血的话，该怎么办？我总是像这样带着担忧入睡。

发生车祸的那一年，我失去了妻子，人生也失去了光辉，从此我的人生只剩下两个没出息的儿子和全心让公司壮大这一件事而已。

我的公司规模愈来愈大，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接班人，我也一直无法放手引退。我变得很少笑，在没有痛楚的世界里过着担惊受怕的每一天。

## 3

窗外的山间缭绕着清晨的清新空气，我浑身是血地坐到桌旁，轻快的鸟啼听在耳里只让我烦躁不已。次夫和七子也围着桌子坐了下来。

“亲爱的，血流得好夸张哦，像喷泉似的。”七子掩着嘴说道。

讲完电话的长夫也过来桌旁坐下。

“老爸，我已经叫救护车了，不过他们说从山脚开到别墅这里，最快也要半个小时，怎么办？”

半小时啊……我在心里叹了口气，望向插在侧腹的菜刀。那把菜刀利落地插进我的身体里，因为我胖，身子不转过去一些是看不到的。

“爸，你不能转身啊，会像拧抹布一样使血一直流出来的。”

“哦哦，对哦，说的也是。”

我接受了次夫的忠告转正身子，不过我实在不认为自己这样一直出血撑得了三十分钟，偏偏这里又是深山别墅，附近根本没有医院。

“七子……”长夫总是直呼比自己年轻的继母的名字，“你干嘛掩着

嘴？觉得恶心吗？”

七子摇摇头说道：“才不是呢，我只是不想让你们看到我在笑。一想到这个人终于要死了，哎呀，真是太开心了。”

这个女人是看上我的财产才跟我结婚的。

“七子你居然在我爸要死的时候说这种话！”长夫转过头对我露出保险业务员的笑容。我暗地里总是叫这个大儿子是“伪善者”。“老爸，你可不能把财产分给这个女人哦，公司交给我就好。你就干脆地往生吧。”

“哎呀，长夫你还真敢说，你根本是因为欠债才想早日取得遗产吧。”

“真可怕啊！爸，这两个人心里盘算的事真是太恐怖了。”

胆小的次夫把椅子拉开，坐得离七子和长夫远远的。

“你们两个居然在我快死的时候，讲这些有的没的！”

“就是因为你快死了才要说这些啊。”七子一脸无所谓地嘟囔着。

这女人，把她的名字从遗嘱里删掉算了。

“爸，不可以生气。血压上升的话，出血会更严重的。”

次夫的声音让我清醒过来，我深呼吸，压下愤怒。这时我想起了某人的脸孔。

“对了，怎么没看见主自医师？”

我外出旅行的时候一定会带他一道出门，这次也不例外，来到这座深山别墅的除了我们一家人，加上医师总共是五人。

主自医师是个年纪非常大的老头子。至于他到底有多老？几乎每个看到他的人都会忍不住担心：“这医师真的没问题吗？是不是找别

的医师比较好？我的性命可以交给这个像是江户时代出生的老头吗？”最后往往决定转往别家医院，因此他的诊所总是门可罗雀。每次我希望他随行的时候，他都会高兴地说：“走啊，走啊。”然后直接抛下诊所跟着我出远门去。

“医师好像还在睡，明明这种节骨眼是该他登场的呀。”次夫说。

“我去叫他吧。”长夫站了起身。

主自医师的房间也在一楼，就在我房间隔壁，所以他本应该是第一个听到我的惨叫赶过来的人，但大概是重听了听不见吧，再不然就是衰老死在了床上也不无可能。别墅里一扇扇的房门沿着客厅的墙壁并排，从我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见长夫打开医师房门叫他起床的背影。

过了好一会儿，医师终于搔着后脑勺走出房门，长夫带他走回我们这几个人围着的桌子旁。而这段时间里，我的身体依旧不停地出血，染红了地毯。

“主自医师，不好意思打扰你睡觉。你快帮我看看，变这副德性了呢。”

长夫摇了摇头说道：

“哦不，老爸，医师他根本没睡哦。”

一身白袍的主自医师连忙咚咚咚走过来我身边，他即使外出旅行也随时披着白袍。

“这个嘛——说来不好意思，其实我听到了你的惨叫，可是我每天早上一定要收看五点十四分播出的电视节目‘日本电车之旅’[10]，真要比较，凭良心讲当然是这个节目比你重要嘛。”

“这个庸医……”七子忍不住吐出了这句。

“好吧，别管那些，总之请你赶快检查我的身体吧。”

医师立刻着手检查我的伤口。

“啊呀呀，这是菜刀刺伤的，但是在这里没有办法做任何治疗啊。”

“没想到竟得以亲眼观看真正的验尸呐。”长夫喃喃说道。

什么验尸？我还没死好吗！我在心里大骂长夫，转向主自医师问道：

“医师，我已经没救了吗？”

“是啊，这样下去你连‘早安摄影棚’[11] 的播出时段都撑不到。真是太遗憾了。”

隔着桌子对侧，七子眼眶湿润地摇着头说：

“哎呀呀……这真是……如愿以偿了啊……”

我一手指着她，另一手紧紧揪住主自医师的白袍哀求道：

“啊啊，这女人实在太可恶了！医师，难道没有办法延长我的性命吗？”

医师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先别慌张，我就是因为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所以旅行的时候我才带着给你输血用的血液出门呐。”

听到这番话，我顿时恍然大悟。因为他实在太常把针戳进我手臂抽血，次数频繁到我还以为他是不是偷我的血去卖，但我现在知道那些血液是为了现在这种状况而备存的！在我的眼里，主自医师的背后仿佛射出了万丈光芒。

“在救护车抵达之前输血的话，应该就能撑下去吧。对了，你们叫救护车了吗？”

我告诉他救护车到这里要花三十分钟。

“时间很紧迫呐。好吧，我房里有一大堆你的血液，我这就去拿过来吧。”

主自医师连忙咚咚咚踩着碎步回他房间去。

“真的是活着就有希望啊。”

“说的没错，这么一来，亲爱的，你也可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了，真是令人开心啊。”

长夫和七子两人一前一后颓丧地这么说，我还听到他们“啧”了一声。

“爸你要是死了，我就得跟这两个人一起生活啊，太恐怖了！”

次夫一脸哭丧地摇晃着我的肩膀。别再摇了，血会喷出来的。正当我努力把次夫推开时，主自医师回来了，只见他满脸的笑容。

“医师，快给我血，我好像头晕了。”

“唔，这我办不到。”

你说什么！

“抱歉，我不知道把装血液的皮箱忘在哪儿，慌慌忙忙就到别墅来了。”

这名今年九十五岁的医师，一脸不好意思地搔着脑袋。

## 4

你说你忘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皮箱不在我房里哦。”

长夫和七子再次露出开心的表情。

“记、记得一起出门的时候你还带着皮箱的，对吧？到底忘在哪里了？”

“不知道。”主自医师歪着头说，“可是，唔，我真的带来别墅了吗？说不定忘在了途中的火车上。或者跟大家的行李混在一起了？”

我立刻命令妻子和儿子们去检查各自的行李。

“可是，哥哥和七子就算找到装有血液的皮箱，说不定会因为希望爸爸死掉而把它藏起来，不是吗？”次夫说。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这样吧。找到血液的人可以得到我的全部财产，也包括公司和所有的土地。想要钱的话，就去把我的血液找出来！”

长夫和七子惊讶地望着我。

“亲爱的，你放心，我一定马上把血液找出来给你！”

“我也是！”

两人说完立刻冲回他们位于二楼的房间，次夫也随即跟上，就连主自医师都卷起白袍的袖子，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医师，你找到血液的话，我是不会给你遗产的。”

“我想也是。”

“不能让现在在这座别墅里的人直接输血给我吗？”

“你是O型，其他人不是A型、B型，就是AB型，没办法输血给你。”

二楼传来三人翻箱倒柜检查行李的声音，而这段时间我的血一直

流个不停。

“医师，至少先帮我止一下血吧？”

他点点头。

“我把心爱的手术刀记得带过来了，也带了缝衣服的线，应该可以在这里进行简单的手术，而且幸好你又不需要麻醉。”

“拜托了，我还得多活上一阵子才行，要是我长年苦心经营的公司落到那三个人手上，肯定会倒闭的。”

“还不能死啊，你也真是辛苦。”

医师说着从白袍内袋拿出一把生锈的手术刀。

“等一下！那手术刀是怎么回事？都生锈了啊！”

“唉哟，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计较这么多干什么！”

主自医师握着手术刀的手抖个不停。

“医师，你上次动刀是几年前的事情？”

“应该是你出生之前吧。”

我以不像重伤患者的敏捷身手迅速打落医师手中的刀。

“总而言之，医师，拜托你快点想起来你把装血液的皮箱忘在哪里吧！没有那些血液，我就死定了。”

我开始努力回想从昨天踏出家门到此刻为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昨天早上十点，我们一行人分乘两辆出租车从家里出发。所有人中只有我有驾照，但自从十年前那场车祸之后，我就再没开过车了。

“从我家出发的时候，你的确带着血液吗？”

“这我很确定，因为皮箱就摆在我的大腿上。”

出租车到达车站，我们坐上了火车，我清楚记得主自医师在摇晃的火车里双手捧着火车便当的样子。

“在火车上的时候，医师，你用两手捧着的是火车便当啊。”

“哦，对、对，你记得很清楚嘛，那便当真好吃啊。”

“……那么，装血液的皮箱呢？”

“啊！糟糕！我忘在车站月台上了！”

你这个痴呆老人！我正想这么大叫，身后有人说话了：

“解决了。医师的行李是我们帮忙搬上火车的，当时那个装血液的黑色皮箱就是我提的。”

是次夫，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了一楼。

“次夫啊，血液也一并搬到你房里去了吗？”

“没有，不在我房里。”

儿子摇头否认。我顿时失望地垂下肩膀。或许是我太敏感了，我觉得自己体温逐渐下降，手脚也开始发冷。

“爸，你脸色发青了。”

“废话，血流成这样，脸色当然发青。次夫，我想抽烟，拿烟来。”

“不行，香烟对身体不好，万一折寿怎么办？”

“……现在这种状况你还说那种话？”

下了火车，我们又换乘计程车晃了四十分钟的山路抵达这座别

墅。哦不，在那之前我们先到车站附近闹市区买了食材之类的必需品，那是每次来这座别墅前一定会做的事情。但是因为带着一堆行李很难购物，所以由次夫和主自医师先带着大家的行李前往别墅。

这样一来两手空空的我、长夫和七子三人便在车站周边的商店物色食材，长夫装出孝顺儿子的模样挥汗提着装了食材的袋子。我记得经过蛋糕店的时候，七子说想买蛋糕。

“买蛋糕回去，大家一起吃吧。啊，对了，还要买一把菜刀，没记错的话，别墅里连把菜刀都没有吧。”

这时我突然想起，当时她左手提着一只黑色皮箱，似乎正是主自医师的。

“我问你，你们先搬到别墅的行李里是不是没有那只装血液的黑色皮箱？”

“我想没有吧……”次夫不太有把握地回答。

“次夫和主自医师搭上计程车离开后，只剩下那只黑色皮箱孤零零地被忘在马路中间哦。”身后传来七子的声音。回头一看，她已经回到一楼站到椅子后面，“我知道那只皮箱是医师的东西，所以我们购物的时候我一直提在手上。”

我瞪向医师抡起拳头。

“你怎么会把那么重要的东西忘在马路中间！”

“啊啊，你那拳头是想怎样？想对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动粗吗？我可是个来日不多的老人啊！”

我才是来日不多的那个人吧！

“是啊，亲爱的，动粗是不行的。这老头已经完全痴呆了，多少有些奇怪的举动，你就原谅他吧。”

奇怪的人是你吧！

“总之皮箱是你提着的，那么装血的皮箱在你房里吗？”

她摇头。

“我只记得到这里之后，我就把皮箱放了下来……”

还是找不到吗？我的视线已经有点模糊，也逐渐有了睡意。我心里很清楚这是相当不妙的征兆，我的伤口像沙漏一样不停地流出血来。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剩下的时间愈来愈少。

“但可以确定皮箱是在这座别墅里头吧？”

“次夫说的没错。”

“但重点是它究竟在别墅里的哪个地方？”

众人环起胳臂陷入沉思，这时客厅门口传来伪善者长夫的声音。

“我昨晚看到那个皮箱了。”

所有人一起回头望向他。

“真、真的吗！”

“嗯，我看见了，皮箱就倒在客厅门口附近。”

“这么说，长夫，你找到血液了？”

“没有，没找到。但我记得昨天晚上我模仿鸭嘴兽给你们看的时候，那个皮箱确实倒在那附近。”

听到长夫这番话，我想起了昨晚用餐时的情景。我们一行人吃着七子做的晚餐，我要她和两个儿子各来一段才艺表演助兴，而长夫的鸭嘴兽模仿秀是三段表演当中最差劲的。

“我想起来了，哥哥昨天晚上被爸爸狠狠地奚落了呢。”

“能想到要模仿鸭嘴兽这种不晓得是哺乳类还是鸟类的怪东西的人本来就够蠢的，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但真是没出息呀。”

次夫和七子你一言我一语地嘲笑了长夫一顿。

“闭嘴！闭嘴！不准说鸭嘴兽的坏话！鸭嘴兽是生存在澳洲的原始哺乳动物，它那短短的腿上是有蹼的！七子你才是莫名其妙，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那么陶醉地大唱《丸子三兄弟》，老爸就是因为那首歌才不开心的！要不是你唱那条鬼歌，老爸一定会喜欢我的拿手好戏。你居然连老爸讨厌丸子都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天晓得十年前他第一任老婆是被丸子噎死的？我一直以为她是车祸死的嘛！”

我把他们的争吵全当耳边风，闭上眼睛试着回想昨晚的事情。昨日的一切宛如走马灯般在我眼睑内侧上演。

昨天晚上，我边吃饭边欣赏他们三人的表演，演出顺序是七子、长夫、次夫。长夫的表演结束后，我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没想到最后次夫的扑克牌魔术表演倒是十分有趣。这个既胆小又没出息的二儿子，什么都不会却相当擅长魔术，房间书架上也摆了不少推理小说。

我曾经碰巧遇见他望着星星发呆。

“次夫呀，在想什么呢？”

“我在思考杀人的诡计。”

他眼神闪亮地说道，但我忍不住噗嗤笑了出来。

“你那么胆小，居然想这种事情啊！再说你想出诡计之后又能干嘛？写小说？还是杀人？你胆子那么小，这些事你肯定办不到，你就算以优秀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也只能每天牵狗散步杀时间度日啊。”

次夫只是搔着头笑嘻嘻地听我说话。他就是这种即使我讲得再难听，也只会微笑以对的没出息男人。

昨晚，看完次夫的扑克牌表演，不知不觉快十点了。我阻止了主自医师自告奋勇热唱宇多田光的歌，便打算先去睡。即使是外出旅行，我也一定严格遵守晚上十点睡觉、早上五点起床的作息规律。

睡前，主自医师来我房里检查我身上有没有哪里受伤，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这个房间很小，正方形，床铺就在正对入口的墙侧，紧贴床旁有一扇窗户，可以看见外头星星闪烁的夜空。这个窗户很难开关，顶多只能打开三厘米，所以房内的空气对流非常糟。但他们谁都不愿意跟我换房间，所以每次来别墅我都是睡这一间。

房门开着，我清楚听见妻子和两个儿子在客厅聊得很开心，他们正讨论着要把蛋糕拿进客厅吃。

因为皮肤没有知觉，我完全感受不到主自医师手的动作。我不禁担心他该不会根本没帮我检查，睡着了吧。不过床底下传来像是他抖脚发出的声音，应该不是睡着了才对。然而当我回头一看，这个痴呆老头果真坐在床边椅子上打起盹来。

敞开房门的另一边，我看见客厅的桌子旁，七子正拿着菜刀切开圆圆的蛋糕。

“医师爷爷，大家要开始吃蛋糕了哦。”

我低声说了这句，主自医师便慢吞吞地从椅子上起身，喊着：“蛋糕上面的巧克力是我的！”便走出了房间。

真是够了。我起身走到房门口，看了一会儿围着蛋糕的四个人。七子手拿菜刀，正灵巧地将蛋糕分配到每个盘子里。

我关起房门上了锁，房里只剩下我一人。我关掉电灯打了个呵欠，躺到床上进入梦乡。

“我记得老爸回房之后，我们就切蛋糕来吃了。装血液的皮箱，好像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在客厅入口那边了。”

听到长夫的声音，我睁开眼从走马灯般的昨日回忆中重回现实世界。眼前是围着桌子坐着的四人，而我的身体仍然流血不止。我扭过身子望了望侧腹部，菜刀仍插在那儿。关于模仿鸭嘴兽表演的争论不知何时已经结束，客厅里一片沉寂。

“如果长夫说的是真的，那么皮箱在我十点进房间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

“我记得后来十二点左右大家就各自回房间了……咦？”七子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这么说来，这座别墅里只有一把菜刀，对吧？”

那又怎样？我正听得一头雾水，只听次夫“啊，对了”叫了出声。

“也就是说，插在爸爸侧腹部的那把菜刀不就是……”

“对，你们看，菜刀刀刃接近刀柄的地方还沾着鲜奶油。”

主自医师将沾满血迹的菜刀放到桌上。确实，菜刀上看得出切过蛋糕的痕迹。

“等、等一下！你什么时候从我身上拔起了菜刀？”

我伸手探了一下侧腹，不知什么时候菜刀已经不见踪影了。

“哼哼哼，你太大意了，连我偷偷拔起菜刀都不知道。”

“你真的是医师吗！？”

长夫环起胳臂，那张看起来会欺骗善良家庭主妇的推销员脸上出现了困惑的表情。

“唔，可是话说回来我们是在老爸回房之后才切蛋糕的，对吧？”

我点头同意。我还记得我关上房门的时候看见七子正拿着菜刀将

蛋糕分给大家。

“后来，老爸立刻锁上了房门。这样一来，这把菜刀究竟是如何在沾上鲜奶油之后进入老爸房间的呢？在另一个世界的老爸一定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吧……”长夫说。

我还没死……

因为出血过多，我开始感到头晕。我再次命令七子和两个儿子去找出装着血液的皮箱。我的舌头逐渐不灵光，对他们说话时，口齿也相当含混。

当长夫、次夫和七子翻箱倒柜寻找血液的时候，我开始思考，难道自己真的会这么窝囊地死去吗？这些家伙全都是蠢到不行的蠢才，要是我有个拥有不会弄垮我公司的头脑和胆量的继承人，我其实可以很愉悦地面对自己的死亡……

我请主自医师扶我到客厅一角的沙发上躺下。我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双脚微微颤抖着。

“啊，对了！”正在厨房寻找皮箱的七子大叫跑来我身边，长夫和次夫听到叫声也都回到客厅来。“我拿蛋糕进来的时候，好像在客厅门口附近踩到了什么东西，该不会就是那只装着血液的皮箱吧……”

“什么？那、那后来呢……！”

因为全身无力，我连喊叫声都软绵绵的。

“我很火大，就使力踹了那东西一脚。”

“我的血啊……”

“可是，那只皮箱现在到底在哪里呢？”次夫歪着头说。

如果不在妻子和两个儿子的房里，也不在医师房间里，那么，究竟在哪里？

我想我真的快死了吧，竟然连一向讨厌的妻子和儿子都似乎可爱了起来。在最后一刻，我想好好地看看他们每个人的面容，于是我直盯着他们瞧。

但那个老糊涂医师却像要找我麻烦似的，搬了把椅子坐到我正前方，更过分的是，他还打开体育报纸看了起来。结果我的视野前方，就这么被昨天举行的相扑比赛照片给大摇大摆地占满了。我死前的最后一眼，看到的东西居然是相扑力士互撞的照片……但我突然发现一件事。

“咦，主自医师，你怎么没抖脚？”

透过报纸下方，看到医师的双腿稳稳踩在地面上，他以一种“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的语气说：“这阵子，我的抖脚习惯好像切到关闭状态去了。”边说边收起了报纸。

我突然想到某种可能性，在我脑袋上方，想象中的小灯泡突地亮了起来。

“次夫，你去我房里搜一下。”我的声音非常虚弱。

次夫推开主自医师站到我面前。

“不要，我才不要，那个房间里到处都是血，好恐怖。”

“那长夫，你去我房里找找看，记得一定要看床底下。”

长男听从命令进到了我的房间，从沙发这边可以清楚看见打开的房门，也看得见正在搜索床底下的长夫的背影。终于，长夫大叫一声：“找到了！”回到客厅的他，双手抱着一只黑色的皮箱。

总算赶上了……我抚着胸口松了一口气，虽然我的魂已经丢了一半，但总算能够捺回一命了。

“不过，为什么皮箱会在那里？”七子歪着头问道。

“你踹皮箱一脚的时候，我可能正躺在床上让主自医师检查吧。被踢飞的皮箱就这样穿过开着的房门冲进我房里了。你看，床不是正好在入口对面吗？皮箱就好巧不巧地滑进我的床底下了。”

我在接受检查的时候曾听到床底下传出某种声音，当时我以为那是主自医师抖脚弄出的声响，但恐怕那正是皮箱滑进床底下所发出的声音！

长夫和七子一脸遗憾地盯着皮箱看。我一边心想“你们这些家伙等着瞧吧”，一边等待医师将打点滴的针头刺进我的手臂。

“医师，请你动作快一点。我真的不行了。”

“我办不到。”打开皮箱探视里头的医师，露出了非常遗憾的表情，“这个皮箱里头什么都没有。”

## 5

“居然忘了把东西放进去！这个痴呆死老头……”

已经一只脚踏进棺材里的我，强打起精神发出最后的怒吼，但那简直和小女孩睡觉前发出的呢喃没什么两样。我知道自己已经来到死亡的大门口。我其实很震惊，看来我的生命真的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

我全身被一股麻痹般的无力感包围，显然已经不再有任何能让我活下去的方法了。我只能闭上双眼，一路沉入再也无法浮上来的睡眠深海。

逐渐朦胧的视线里，我看见左右挥着手的主自医师。应该就在我眼前的他，看起来却像在遥远的天边。

“不对，不对，我真的收进去了，我是说真的！我想应该有人事先把血液从皮箱里取走了，因为要让你无法输血，才能确实地杀掉你呀。”

“你真的把东西收进去了吗……”

“真的真的，我还没痴呆到那个地步。我虽然穿了成人纸尿布，但我真的没那么痴呆。我的确把O型血液和输液导管那些东西全收进去了。”

“啊？医师你穿纸尿布？”次夫惊讶地问道。

“呵，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主自医师爽朗地放声大笑。

现在是搞笑的时候吗？！瞬间，我火气上来了，但听到输液导管这个词，我心中有个什么东西牵动了一下。逐渐朦胧发白的脑袋里，小灯泡再度亮了起来。

但我实在不敢相信。

我模模糊糊思考着自己察觉到的事实，愈发感到难以置信。

濒死的我，整个心中塞满了一个疑问——这件事真的是事前设计好的吗？

“还好，先帮老爸投保了高额保险。”长夫松了口气说道。

连回嘴的力气都已从我的伤口汩汩地流掉，出个声都让我疲累不堪。不过我的双眼还睁着，还能瞪着长男看。

“亲爱的，你的遗嘱应该事先立好了吧？”

我挤出仅存的力气点了点头。老实说，我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委托律师分配好遗产了，我应该是将财产等分成了三份留给他们。

缓慢来临的死亡仿佛强大的睡魔，我的眼皮愈来愈重。终于要来了，我心想。察觉到我即将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四个人围到沙发四周：长夫和七子望着我的眼神满是期待；主自医师则一脸复杂的表情；唯有次夫独个儿站到稍远的地方朝我眨了个眼，他的脸上露出微笑。这一瞬间，我心中的疑问豁然开朗。

说实在话，我不明白次夫是抱着什么目的干下这种事。那孩子在小时候，曾经以笨拙的手法表演扑克牌魔术给我看，因为很感动，我大大地称赞了他一番。次夫那时露出了前所未见的开心笑容，或许现在这个微笑正是当年的延续吧。

至少知道他还有杀害父母的胆量，我安心了。以前我一直认为他是个胆小又软弱的孩子，但是照这状况看来，我的公司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或许他早在这趟旅行之前就开始计划了吧！次夫在来别墅的途中，趁隙将主自医师皮箱里的血液取走，可能是在火车上。

隔天早上，我会在清晨五点醒来，家里人都晓得我这个习惯。然而比这更早的时候，次夫便开始做杀人的准备。他带着偷来的血液和输液导管走到外头，走到屋侧我房间外面，将窗户打开一个小缝，把输液导管插入窗户缝隙，再将O型血液洒在熟睡的我的身上。因为我一天到晚抱怨窗户的锁坏了只能打开几厘米，全家人都晓得这件事。

接着，次夫处理掉空空如也的血袋和输液导管之后，回到客厅里静待闹钟响起。他为什么要使用沾了鲜奶油的菜刀？要是七子没开口说要买菜刀，他又该怎么办？这些事我都无从得知。总之到了五点，我醒了过来。

窗户洒进的晨光中，我发现自己浑身是血。次夫装成像是第一时间听见我的大叫，冲过来敲我的房门要我打开门锁，等进到我房间，他便伪装要检查我的身体，从我身后将菜刀插了进去。于是没有痛觉的我，丝毫没察觉自己被刺了。

这四个人低头望着躺在沙发上的我，他们头顶上方的日光灯显得格外刺眼。我面露微笑，朝着站在其他人后方的次夫送出“我都晓得了哦”的信号。

“怪了，这个人，怎么在笑呢？”

耳边传来七子似乎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声音。我安心地闭上了双

眼。

# 寒冷森林中的小白屋

## 1

我住在马厩里。我没有家。马厩里有三匹马，不断地拉下马粪。

没有你的话，就可以再养一匹马了。

伯母总是忿忿地这么说。

马厩的墙壁下半部是石头堆砌而成，上半部则是木板。墙里的石头并不是方正切割的石块，而是直接将圆圆的石头随意堆起来，再用灰泥填满缝隙。我总是望着墙壁进入梦乡。在马厩里睡觉，如果不贴着角落睡，会被马踩死。我数着眼前石头的数目，每块石头的形状都不同，每块看起来都像是人脸，或像手臂、脚跟，有时候也像胸口或后颈。

空气中总是弥漫马粪的臭味，但我除了这里无处可去。冬天的夜晚十分寒冷，我睡觉时盖了稻草在身上，却无法停止发抖。

我的工作是在马厩里清理马粪。马厩后面有一座巨大的肥料山，我双手抱着满满的马粪搬过去。有时候，我也负责把肥料搬去田里。伯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过伯父绝不会靠近我，他总是捏着鼻子命令我做事。

伯母家有两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那对兄弟经常来马厩玩，哥哥会拿棍子打我，弟弟忍着笑，而我流着血。

最过分的一次是他们拿绳子绑住马，马发狂踩到我，我的脸于是凹了下去。两兄弟慌慌张张地逃走了，事后却装做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脸上有些什么掉下来了。我捡起那块红色的东西，走出马厩

前往主屋，打算拜托伯母帮忙。外头很明亮，没有混杂马粪臭味的清风吹拂着，整片绿色的草地绵延。脸上有什么东西不断滴下来，我只是一径往前走。

伯母家的院子里养着鸡和狗，我敲了敲主屋的门。我无法发出声音，手上紧紧握着我脸上掉下来的东西。

伯母打开门走了出来，一看到我便发出尖叫。她不肯让我进屋。

现在家里有客人，你快回马厩去，不要出来乱走，免得客人看到你觉得恶心。

我被赶回马厩，就这么待着直到夜深。我用马喝的水清洗伤口，我是不被允许使用水井里的干净水的。我痛得昏过去好几次。

两兄弟似乎不敢再靠近马厩了。我肚子饿了，就吃喂马的草料充饥。伯母拿剩饭来的时候吓了一跳。

哎呀，你还活着呀！身子还真是健壮。

我小心翼翼不碰触脸过了一个月，但疼痛仍持续了半年。被我捡起来的那块从脸颊上掉下来的部分已经腐烂变黑，发出臭味。我一直把它放在身边。马厩的墙壁是用石头堆成的，石头看上去像人脸。我有时会将那块从脸上掉下来的东西贴到某块石头上，任想象驰骋。我的脸从此凹了一块，伤口已经不再流出液体了。

伯母家的红发女孩有时会来马厩，我们会在马厩里聊上几句。她不像伯母或她的兄弟那样出手打我。红发女孩偶尔会带书来，留在马厩里便离去。是红发女孩教我识字的，我很快就能看懂书了。

红发女孩说：

骗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看得懂！

为了证明没说谎，我朗读书给她听。红发女孩非常讶异。

我背下了整本书。夜晚的马厩里没有照明。白天，我在从马厩墙壁缝隙透进来的阳光下偷偷看书。红发女孩说不能让人发现这些书。几乎所有的书，我只看一遍就背下来了。

红发女孩也教我数字，我学会了计算的方法。我读了里面有许多算式的书，后来我甚至能比红发女孩计算更高等的数学。

你真的好聪明！

红发女孩对我说。

我正在马厩里看书时，伯母走了进来，我来不及把书藏进稻草堆里。伯母将书拿了起来，她说书很贵重不能随便乱摸，拿起棍子便打我。她觉得很不可思议，这里怎么会有书。

妈妈，不要打了！

红发女孩大叫着冲进马厩里。

这个孩子很聪明，他比哥哥他们更聪明呀！

伯母不相信，红发女孩便叫我当场背诵《圣经》的一节。我照做了。

那又怎样！

伯母说着狠狠推了我一把，我摔进马粪里。

那对兄弟长大之后，除了打猎需要时会过来牵马匹之外，再也不靠近马厩；红发女孩去了远方的寄宿学校，不再出现了。后来伯母也不拿剩饭来给我，伯父则将田地全部卖给了别人。

我仿佛被遗忘在马厩里，几乎不见任何人。我宛如躲在稻草堆中活了好几年，他们好像一直以为我早已逃离马厩不知去向。每天半夜，我持续地清理马粪。一有人靠近马厩，我便躲起来。马厩墙壁上一块块的石头就像一面面紧靠着的人脸，当然也有的看起来像手臂或

是脚跟，而我总是盯着他们进入梦乡。

有一天半夜，当我爬去丢剩饭的坑里吃东西时，被伯母发现了。

哎呀，你还在啊！

她丢了一点钱在地上，要我拿了钱立刻离开这里。

我去了镇上。那里有高耸的建筑物，有许多人。人们只要和我对上视线，都显得非常惊恐，因为我的脸凹陷了一块。有人直盯着我瞧，也有人别过头去不想看。

伯母的钱被抢走了。夜晚，我走在小巷里，几个大男人靠近我，对我做了很残忍的事。我想，太接近城镇是不行的，于是我踏上远离城镇的道路。这一路走了好多年，好多年。

终于我走进了森林，开始在那里生活。我过着远离人群的日子，因为只要跟人接触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我得盖间屋子才行。我想起了马厩的石墙，我想盖个和它一样的屋子。我徘徊在森林里，四处寻找像脸或手脚的石头。这座森林距离城镇相当远，几乎找不到石头，四下全是树木，地面是厚厚的树叶堆积而成的腐叶土。

我寻找石头的时候，在山路上碰到了一名青年。因为人很可怕，我想干脆杀了他。于是我杀了他。那个青年的脸孔很像某个东西。他的脸很像马厩墙上的某一块石头。我把青年的尸体搬进森林深处。我终于找到盖屋子的材料了。

## 2

我用尸体盖屋子，将尸体砌成屋子的墙。我为了收集尸体而走出森林。

有个女人走在路上，是胸前抱着一个布袋的年轻女人。我躲进路旁草丛里看着她。女人经过我的眼前，我站起身离开草丛走到她背后。女人听到脚步声回头一看，她的尖叫声非常响亮。每个看到我脸

部凹陷的人不是发怒就是放声大叫。我掐住女人的脖子，她怀里的布袋掉到地上，里头的东西散落一地。袋子里装了蔬菜，掉出来的马铃薯砸中了我的脚尖。

颈骨很轻易便被折断了，她的尖叫声也在那一瞬间消失。她只是睁大了双眼直看着我，仿佛想看进我脸上的凹陷似的睁大了双眼。我把女人的尸体拖进草丛，拾起掉落一地的东西带走。女人冰冷的尸身会被我拿来作为屋子的地基。我让尸身躺在冰冷的腐叶土上，打算用来填补用尸体堆成的屋墙。

有个男人正在过桥，他戴着帽子拉着板车。那是一道小小的木桥，河畔长满了茂盛的杂草，河面映着木桥的影子。我躲到桥边，等男人拉着板车经过面前的瞬间，我跳上了板车。我没发出声音，一开始男人并没察觉到，但身后的板车突然变重，他觉得疑惑而回过头。我用手里握着的石头打破了他的头。男人哼都没哼一声便断气了。

我将男人的尸体放到板车上。看来他的工作是将水果运到附近城镇，板车上堆着许多木箱子，上头烙有标示内容物是水果的文字。我连车带尸体一道运进了森林深处，将他和其他无数的尸体层层往上堆做成屋墙，男人的尸身也成了盖屋子的材料。

盖屋子的材料是从各地收集而来的。在远离森林的城镇里收集建材最不易引起骚动。我每杀一个人，便将他们的尸体集中到城镇的偏僻处。收集到一定数量，再用板车运回森林深处。我用稻草遮住堆在板车上的人们，入夜后再推着板车回森林去。

请等一下。

某天深夜，在我推着载有屋子建材的板车回森林的路上，有人从身后叫住我。是个男人的声音。我立刻遮住自己凹陷的脸孔，万一被看见，又要发生讨厌的事了。

这么晚了，不要在外头乱晃。听说这一带最近有掳人魔出没哦。

男人拿着灯，大约五十岁上下。他走近我，将手放到板车的边

上，望着板车上的堆叠的稻草对我说。

听说那个掳人魔不只在隔壁城镇出没，更远的城镇也有他的足迹。那些被抓走的人现在不知道怎样了，听我孙子说，搞不好都被吃掉了。

男人的视线停在裸露在稻草之间白皙的女人脚踝上。他好奇地伸手去摸，察觉那是一支不折不扣冷冰冰的人腿，吓了一大跳。我掐死男人，把他堆到板车上。

森林里非常安静，这是一个除了树木还是树木的森林，树干宛如矿物一般硬邦邦的。树叶因为寒冷而褪了色，几乎全落在地面。我将一具具的人体排列在落叶上，摆在屋墙所在的位置上。

我盖了一栋四四方方箱子般简单的屋子，屋墙以人堆成，完全没有缝隙。当中有男有女，有旅人也有村民。我将尸体搬进森林之后，便脱掉他们身上的衣服。他们光着身体，全是白色的。

有的人以躺着的姿势被封进墙里，有的维持坐着的姿势；有人以手抱膝，有人的手环上了别人的颈子。这墙壁并不算薄，因为担心只堆一层强度不够，我特别多堆了几人份的厚度，一些地方还加入木材作为支撑。小屋快要完成了。材料不够用时我就外出寻找建材。屋墙逐渐增高。建材是白色的，所以这是一栋小白屋。

寒冷的日子持续。我倚着即将完工的屋墙入睡。有些人的行李里有食物，我便以那些食物充饥。等到人墙完成后，下一步就是屋顶了。我在墙上架了无数根粗壮的树枝，再把尸体铺在上面，这么一来还能挡雪。

屋子完成了。寂静的森林中矗立着一栋白色小屋。尸体的肌肤冰冷，泛着阴惨的白色。当沐浴在月光下时，屋子便仿佛罩上一层薄膜，闪耀着光辉。屋墙下方承重的尸体陷入腐叶土之中。

这是一栋能容一个人直立走进去的简单屋子，整体构造只有入口、屋墙和屋顶，即使如此也能挡风。我进入屋里，双手抱膝坐下。

环顾四周，尽是一张张紧靠着的人脸。成了屋墙的人体以复杂的姿势一个接一个堆着，不论哪一个都睁眼看着我。跟马厩的墙壁很像。墙里的女人垂着长发，遮住了堆在下方的人的脸孔。

我在屋里度日，日子过得非常宁静。森林里连鸟都没有，只有我的小白屋。不论哪一张脸都睁眼看着我。

墙里的人们以复杂的姿势相互交缠。一个男人弯着手肘，紧邻着的人则配合他手肘的弯度扭曲着身体；一个直立于地面的少年以头部支撑着他上方的男女。人们手脚复杂交缠的模样，宛如大量的蛇被聚集到一处痛苦翻搅着，而我在他们的环伺之中抱膝入睡。寒冷的夜晚持续。

我经常想起伯母家的事，一闭上眼，那间马厩便会浮现。我想起了红发女孩，也时常想起和父母一起生活时的屋子。我们家并不富有，冬天时，父亲在又冷又硬的田里挥锄耕田，母亲则双手通红地在旁帮忙。父母出意外的那天是一个雨天。伯母告诉我，路过的马车翻倒，我的父母不幸被卷入车祸丧生了。

伯母收留了我，让我住在马厩里。我绝对不能进他们的主屋。马厩因为马粪的关系始终弥漫着臭味。墙的下半部以圆圆的石头堆砌而成，看上去就像一面面紧靠着的人脸。

在森林里过了好一段时日，有一天，一名少女前来造访小白屋。

## 3

我正在屋里思考事情，突然听见踩着落叶的脚步声，我知道有人找到了这栋森林深处的屋子。苍白的太阳在灰色天空中闪耀，阳光射进小屋入口，照亮了屋内。忽然，入口被一个小小的身影遮住。我抬起头看，少女手扶着入口站在那儿。

她还是个小孩子，一脸的惊恐，身上的衣服是偏黑的深蓝色，肌肤透着不健康的惨白，嘴唇发紫。她这副模样看起来并不是由于饥饿

或寒冷，而是因为不安。

你住在这里吗？

少女以颤抖的声音问我。她缩着脖子，双手紧握在胸前。

……这是用人盖起来的屋子呢。

她抬头望向堆起来的白色人体，绕着小屋走。我跟在她身后，她回头一看，惊讶地说道：

我仔细看才发现……你的脸上有个洞……

她很担心似的靠近我的脸。

你脸上的洞大得好像小鸟迟早会在里面筑巢呐……里面好暗，我看不清楚。

少女似乎很在意我脸上的凹陷。

是你把大家抓走的吗？

少女非常紧张，好像随时都会昏厥。

我一直觉得抓走我弟弟的人就在森林深处。喂，拜托你把弟弟还给我，我是为了找弟弟才到这儿来的。

少女眼看就要掉下泪来，她望向人体堆成的墙壁，白色的尸体层层堆叠。寒冷森林里，苍白阳光下，墙壁仿佛散发着磷光。

我想我弟弟一定在这里面。我弟弟有一张聪明的脸孔，是个长得很可爱的男孩子。

有张聪明脸孔的小孩被我嵌在屋内深处的墙壁里。他直立在地面上，以头部支撑上方的尸体。我带少女走进屋里，她一看到直立少年的脸孔，立刻喊出弟弟的名字，声音回荡在寂静的森林里。少女抓住弟弟尸体的肩膀想把他抽出来，我制止了她。要是那孩子被拖了出

来，这栋尸体做成的屋子一定会垮掉。

可是，我无论如何都想让弟弟回家呀。

少女哭了出来。

我爸爸疼爱弟弟更胜于我，因为他总是露出很恐怖的表情打我。自从弟弟不见之后，爸爸一直很伤心，他原本很期待和妈妈还有弟弟一起吃饭。我妈妈现在人在国外出差，我想在她回来之前把弟弟带回家去。拜托你，把弟弟还给我，好不好？

少女跪在枯叶上恳求我。要是把小男孩抽出来，屋子会垮掉的，我拒绝了她的请求。哭得双眼红肿的少女说道：

那不然，让我代替弟弟吧。

把小男孩从墙壁抽出来的时候必须用东西撑住墙壁，少女瞬间便钻进原本埋着小男孩的地方了。被我当成墙壁建材的小男孩仍保持直立不动的姿势，直接倒在地上。少女以和弟弟一模一样的姿势，不偏不倚地嵌进原来的空隙里。她仍穿着衣服，在白色尸体之中那是唯一的颜色。

求求你，带我弟弟回家去……

少女似乎很难受，跟我说明如何去她家。我立刻就记住了。

你记东西好快呢……

仍嵌在尸墙里的少女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我将小男孩的尸体搬到屋外，假装要送他回家，离开了小屋。我将小男孩的尸体顺手扔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然后在尸体旁坐下，抱膝监视小屋的入口。我没打算送小男孩回家。我在想，少女可能会趁我不在家，偷偷爬出墙壁逃走吧。

然而等了好一会儿，少女并没走出来。就这样一天过去了，这段时间已经足以从这儿往返少女家了。我佯装已将小男孩送回家去，回

到了小屋。少女仍嵌在墙里，维持原本的姿势，动也没动。

啊，谢谢你送我弟弟回去。爸爸一定会很高兴的，妈妈回国后也不会难过了。

少女开心地这么说着，流下了眼泪。嵌入白色尸墙中的少女，直挺挺地以头部支撑上方的尸体。

我开始了与少女两人的生活。少女很健谈，小屋里充满了她的声音。墙中的尸体们仍旧睁着眼，铺在下方的尸体则日渐变形。

一开始，少女总是小心翼翼地说着话，后来才渐渐有了笑容。在这栋寂静森林里的寒冷小白屋里，少女的笑容散发着光芒。

哎，你的脸上的洞是怎么回事？

少女问。于是我告诉她伯母家的事情。

你好可怜……

少女为我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她说她也常被父亲打，那种时候，她总会逃进马厩里躲起来。她皱着眉头说，马厩里的马粪一直发出恶臭。

这栋屋子虽然臭，但马厩里才是臭得不得了。

我每天都说故事给少女听。我从未忘记在伯母家读过的书。

真是不可思议的日子。在这之前，我独自一人在睁着眼的脸孔的包围之中，抱紧双膝度过每一天。当时的恐惧如今已渐渐淡去，无声的宁静填满了我的内心。

## 4

少女以直立的姿势睡着了。几天下来，她的话愈来愈少，脸色也愈见苍白，渐渐变得和周围的尸体一样颜色。我想她即将因为寒冷与

饥饿死去。

讲点什么给我听吧。

少女说。于是我背诵从前记下来的书。

终于，少女停止了眨眼，双眼就这么睁着，脸上浮现温柔的微笑。

少女的身体变短了。我晓得她是被头顶上尸体的重量一点一点地压矮，再者，她只比她弟弟稍微高一点点。当少女的脸色也成了寒冷的白色之后，小屋里的色彩只剩下她那件衣服的涤蓝色。我在屋里抱着膝一动也不动。在失去说话对象的此刻，声音已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栋由人堆起来的屋子又回到原先的死寂。我感到很遗憾。

我站了起身，决定前往少女的家。我还没完成和她的约定，我得把少女的弟弟送回家才行。

小男孩仍躺在小屋旁。那个地方晒得到太阳，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一抱起他，尸身便轻柔地粉碎。我也想送少女回家，因为她是如此深爱着她的父母。

我毫不犹豫地将少女从墙里抽出来。我抓住她单薄的肩膀一扯，屋子便开始倾斜。在我抱着她的尸身踏出入口的瞬间，尸体堆成的白色屋子便崩塌了。被我当作墙壁和屋顶的人体堆成了一座山，剧烈的冲撞使得尸体们失去了原形，共同组成一个巨大的肉块。

树干犹如柱子般林立的无边无际的冰冷森林中，有一座安静的肉山。被当成屋子建材的旅人的行李当中，有一个大木箱，里面原本塞满了水果，箱盖上烙有标示内容物是水果的文字。我找出那个木箱，放进少女的尸体，接着将腐烂的少年身体也塞进去。蜷曲的少女尸身与木箱缝隙之间，由弟弟的尸体碎片填满。我盖上箱盖，抱起木箱前往少女的家。

走了大约半天的时间，我抵达少女的家。只要穿过一个小村庄，

就能看见位于山坡上的他们家。我敲了门，没人。我打算将装有姐弟的木箱留在玄关离去。

正要离开时，我发现对面走来一个女人。女人抱着一个大皮箱，正朝少女家走来。我察觉那是少女出差的母亲回来了。

我于是站在少女家门口，等着女人走过来。终于，女人在家门前停下脚步，她满面的笑容。

啊，神呐，感谢你。

女人将双手环上我的肩。

你还活着呀。你的脸都没变，还是被马踢到时的模样。我听说你离开我家失去了踪影，一直很担心呢。

女人有着一头红发。对了，你再回我家工作吧。我好久没回来了，真想赶快和孩子们见面呐。女人低头望了望门前的木箱，原本想打开箱盖，突然停了手。

好臭。里面的水果好像已经烂掉了，你可以帮我把它丢到肥料山去吗？

女人指着箱子说完便走进屋内。我抱着箱子走向马厩后面的肥料山。那是我童年时见过的肥料山，完全没变。我将少女和少年埋进了马粪中。我走进马厩，一切和以前一模一样，完全没变。我把身子挨近墙脚，沉入了梦乡。

# 衣橱

## 1

“大嫂，你总算来了。之前电话里提的那件事，我想跟你私下聊聊，进我房里谈吧。”

龙司打开房门对美纪说道。龙司的房间位于离屋，打开房门，外头就是庭院。夜晚的冷空气流进房间里，室温下降了一些。

美纪走进门内。她披着薄外套，在十一月的冷空气里一路从车站步行而来，看样子刚到。她把右手提着的红色大旅行箱放到地上。

“……我连主屋那边还没踏进去呢，真想休息一下。你们这房子又盖在山丘上，爬完坡上来，我的腿都快报废了。”

“这旅行箱还真大，你是真的打算搬来这座旧房子住啊？我是无所谓啦，爸妈也会很高兴的。还是你讨厌跟丈夫的双亲一起住？”

美纪用脚尖轻轻踢了一下地上的大行李箱。

“我本来想把行李放到一郎房里后，再来找你的。”

她瞅着龙司看，眼神仿佛看着一只肮脏的动物，然而她的左手却紧紧握在胸前，这是她觉得不安时的习惯。龙司笑了笑，让美纪在沙发上坐下。

“我很快就谈完了，都已经晚上九点了嘛。”龙司说。这时时钟响起报时的声音，响了九次。“我等下还得去找个朋友。大嫂是第二次来我们家吗？”

“连婚礼那时算进去的话，是第三次。”

“大哥没给你添麻烦吧？”

龙司走到房门旁。因为他的个头小，走起路来，步幅也相当小。

“为什么要锁门？”

“习惯了。这个房间和那个储藏间里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的房门总是上锁。”

“不过你的房间还真脏啊，跟台风过境一样。”

美纪环视整个房间。房间很大却很乱，木地板上满是衣服和杂志之类的东西，角落放了一张生锈的铁床，此外有一张木质书桌和一把木椅，桌上有一台老旧的打字机，周围的书本堆积如山。

“你就在这里写作？”

“嗯，是啊。”

房间中央有一组皮革沙发，沙发椅背上也披满了脱下来随手一扔的衣服。沙发围着一张矮桌，桌上有两杯喝了一半便放着不管的咖啡。杯子不再冒出热气，都是已经冷掉的咖啡。

“那扇门后面就是储藏间？”

美纪指着靠床墙面上的那扇门问道。

“是啊。暂时不使用的东西全塞到里面了，比如是我的书呀，还有大哥的画呀，全塞在那里头。要看吗？那里面的空间大到可以住人哦。”

美纪摇头说不必了。

房里只有一扇窗户，却是关上的。龙司没拉上窗帘，夜晚的窗户就像一面大镜子，映出美纪的身影。

“这个木衣橱和一郎房里的是一样的吗？都是这种两扇式拉门上

饰有植物雕刻的衣橱，我在主屋那边一郎的房里看过，有印象。”

“曾祖母当年买了成对的衣橱给我和大哥。这个衣橱还可以上锁喔，只是那锁有时候不大好用就是了。”

“……不过，总觉得有点恐怖呢，简直像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子。冬美的房里也有吗？”

“没有。冬美出生的时候，曾祖母已经死了。”

这个家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现在只有次男龙司和双亲在这儿生活，龙司是一名小说家。

“一郎人呢？他应该是早我一天到的。”

“他说要去散步。真可惜，一个小时前他还在这儿，刚好和大嫂错过了，我在储藏间里看书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储藏间比这房间干净，我在那里面也比较看得进书。我也不知道大哥是什么时候不见的，一直到刚才，房门都忘了上锁呢。”

龙司神经质地一边咬着指甲一边确认门已确实上了锁。他打开音响播放音乐，接着在美纪的对面坐下。木质的喇叭流泻出音乐，音量有点大，但龙司并不在意。房间位处离屋，稍微吵一点也不会有人抱怨。美纪似乎有些犹豫，视线在空中游移了一会儿，开口问道：

“龙司，你电话里说的是真的吗？你见到了栞？”

“一个月前，我接受某家出版社的采访，当时来采访我的人就是她。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就是大嫂从前的朋友，认识大概一个星期之后，我才得知她是大嫂的大学同学。听说你们从前是很要好的朋友？不过当她知道你是我大嫂的时候，可是吓得脸色发青哦。”

龙司窥探着美纪的表情，美纪只是沉默不语。

“我问了她理由，她不肯告诉我。不过后来我还是晓得了，是跟她一道去店里喝酒时知道的。”

“她喝醉酒说了什么？”

“她就趴在桌上嘛，然后像是做噩梦似的开始说起那桩车祸的事。”

美纪叹了口气站起身。

“听说你们开车撞倒了骑着脚踏车的初中生呀？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说你们撞人之后逃逸的。”

“……我们当时根本没想到那孩子会死掉，一直以为只是轻伤吧。”

“隔天你看了报纸得知那孩子死掉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罪恶感缠身还是感到恐惧，觉得后悔？那之后一直害怕着警察的大嫂你，接下来的人生究竟是怎么度过的呢？”

龙司从沙发上站起身看着美纪，热切的眼神简直就像个发现宝藏的孩子。

“来吧，全部告诉我，如何？”

“你打算告诉一郎吗？”

“怎么可能！你什么都不懂！我可是作家耶！我要把大嫂你一直以来怀抱的秘密和苦恼升华成为艺术啊！”

龙司双手扭曲宛如鹰爪，仿佛竭尽全力地大声喊道。接着他大大喘了口气，疲倦地坐回沙发上。

“……当然，你不用急着现在答复我。”

美纪走近音响，转动扬声器的音量钮，从喇叭中流泻出来的音乐更加大声了。

“你还没告诉别人吧？”

“我想讲得不得了啊。”

“我可不希望你告诉任何人。”

美纪拿起置物架上摆饰的石头烟灰缸，大小刚好是用来砸死小说家的最佳尺寸。龙司深深地坐在沙发里，背对着美纪。

“一郎还不知道这件事，对吧……”

“这个嘛。不过反正大哥那种人，就算知道了也不会跟你离婚吧……再说你到底是看上大哥哪一点？他的脑袋有点怪怪的。”

美纪把烟灰缸放回原位。

“你说他怎么个怪法？”

“就是他那变态的个性啊！所以他的画才会受欢迎吧。我很怕大哥的画……你去看看放在储藏间里的那些画吧……”

美纪转身朝储藏间的门正要走去，龙司突然笑了起来。

“杀人凶手和变态组成的夫妻档吗？还真是绝配啊……”

“……是啊。”

三分钟后。

烟灰缸从美纪手中滑落，掉到地上发出沉重的声响。烟灰缸上沾了血。被人从背后以烟灰缸击中头部的龙司仍坐在沙发上，上半身由于重力瘫倒向前方。美纪提心吊胆地在龙司身后扯了一下他的肩膀，龙司的上半身便整个向后靠回沙发椅背，仰着的颈项露出了喉结。确认龙司已经断气之后，为了平息慌乱的呼吸，美纪深吸了一口气。她将两手手掌摊在眼前，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自己颤抖的十根手指。

突然传来敲门声，像是为了剥蛋壳而轻敲鸡蛋的细微声响。美纪停下所有动作，盯着门看。

“龙司，在吗？你在吧？在房间外面都听到音乐了。龙司，编辑部的人打电话找你哦。”

是这个家的母亲的声音。美纪没应声，转头看向喇叭，音乐仍大声流泻着。

“龙司，快开门呐。”

外面的人转动门把，似乎想开门进来，但门被房间的主人在生前上了锁。婆婆终于放弃，转身离去。美纪不禁叹了口气，脸上的表情却非常僵硬。她关掉音响，两手贴到额上，摇了摇头。

“怎么会变这样……”

她看着尸体。

“这下怎么办嘛！”

因为不能大声嚷嚷，她的话音只是沙哑的低喃。

“总之得把他从这儿弄出去才行……”

但能把这尸体搬到哪里去？

“……先暂时藏起来吧。”

她环顾散乱堆置着各种物品的房间。房里有许多脱下来随手乱扔的衣物，为了留出一条行走路线，衣物都被集中扔置在房间的各个角落。

美纪的视线停在衣橱上。

“黑色的木衣橱……大小正好适合装入小说家的尸体啊……”

她走近衣橱，打算打开看看里面，却打不开。她想起龙司说他连衣橱也会上锁。衣橱的金色把手下方有个金色锁孔。

美纪搜了一下尸体，在口袋里找出好几把钥匙。其中有一把金色钥匙，造型粗糙，带点古风。

“这把一定就是衣橱钥匙了。”

她将钥匙插入锁孔，转动钥匙。

十分钟后。

美纪将龙司的尸体藏好了。因为他个子小，很容易处理。但是藏尸体的地方被衣物塞得满满的，为了空出足以容纳龙司的空间，必须把等量的内容物清出来堆到房间角落里才行。

走出房间之前，美纪回头看了一眼角落里堆积如山的衣物。她不安地咬住下唇，左手紧紧握在胸前。

她关上房门，上锁的声响回荡在四周。美纪将龙司口袋里所有的钥匙全部带走，其中也包括了他房间的钥匙。房里只剩下藏有尸体的衣橱。

## 2

隔天早上的餐桌。

美纪坐在桌旁。从窗户望出去，天空被厚厚的云层覆盖，灰蒙蒙的，感觉天似乎还没亮，即使开了灯也无法照亮屋内，仿佛怎么赶也赶不走的小飞蚊萦绕四周。

气温比昨天又低了一些，美纪缩起肩膀发抖着。大概因为房子旧，有些缝隙似乎会灌风进来。只要有人在屋内走动，木头地板便摩擦发出难听的声音。

“妈，我来帮忙。”

“不用了，你去坐着吧。”

美纪听婆婆的话坐回椅子上，望着端过来的饭菜。

“大嫂。”

美纪转头一看，唤她的是坐在身旁的冬美。

“大嫂，你昨天几点到的？我完全没发现呢。来我们家的路很暗，你没迷路吧？这一带的森林那么广，又没有路灯，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像小红帽呀？”

冬美的唇边浮起了微笑。她的肌肤是很不健康的惨白色，嘴唇血色鲜红。

“就是说嘛，我一直很担心大野狼会来偷袭我呢。”

“哎呀，大嫂，童话里大野狼袭击小红帽的地方是她长途跋涉之后抵达的外婆家。所以恐怖的不是森林，而是家哦。”

“……说的也是。”

冬美细长的手指戳了戳餐桌上的盘子，她的手指白皙到了病态的程度，不禁让人怀疑血液是否真的流经她的手指血管。

“大嫂，要不要帮你拿件毛衣来？从刚刚就觉得你好像很冷呀。”

美纪只穿着薄薄的上衣。

“真不好意思，我不是没带替换衣物过来，只是太轻忽这里的气候了。”

“没想到才一个晚上就冷成这样吧？”

冬美转头看向陈旧的暖炉。那是一个布满铁锈的巨大暖炉，一个人简直无法搬动，暖炉上放着一个表面有好几处凹陷的水壶，此刻正缓缓地冒出白烟，窗玻璃上凝结了大量的水滴。冬美叹了口气。

“……龙司哥哥好慢哦，大家都到齐了，就缺他一个。我去叫他

吧。”

美纪拉住打算起身的冬美。

“我刚刚过来餐厅的时候顺道敲了他的房门，但门是锁着的。他大概还在睡，别吵他比较好，昨天晚上他一定弄到很晚吧。”

一口气讲了一串谎话。

“对了，他昨天的确说晚上要和朋友见面，所以才睡到这么晚？还是他根本没回来？龙司哥哥房门老是锁着，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还是不在。”

一家人于是用起了早餐，除了次男龙司以外，全员到齐。安静用餐的时候，客厅传来电话铃声。婆婆起身离开餐桌，几分钟后走了回来。

“妈，谁打来的？”冬美问。

“龙司的朋友，问为什么龙司昨天晚上没出现，他很担心。我说龙司好像还在睡，对方就说晚点再打来。”

“结果龙司哥哥根本没出去玩啊？该不会出了意外吧？”冬美意兴阑珊地边吃边说，“说不定现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死了呢，发生了车祸还是什么的。”

“怎么这么说……”美纪停下了筷子。

冬美偏起头盯着她瞧。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我去他房间看一下。”

“爸，不用替他操那么多心。”

冬美虽然试图留住这个家的父亲，但餐桌旁还是又空了一个位置。

“爸说去看一下，可那门锁怎么办？”

听到美纪嘟囔着，冬美回她说：

“爸应该有备份钥匙哦。这个家所有的备钥都是由爸负责保管的。”

“这样啊……”

“啊，爸回来了。龙司哥哥呢？在吗？”

“不在。我连储藏间都找过了，没半个人影。不过他房里还是老样子，乱成一团啊，衣服都堆到房间角落里去了。明明有个衣橱在，怎么不把衣服收进去呢？”

两小时后。

美纪进入龙司房间，把门锁上，在房间里不用钥匙也能上锁。她环视四周，房内和昨晚她离开时一模一样，仍是乱七八糟的。

她走近先前尸体坐着的那张沙发，闭上眼睛，手指压按着额头，仿佛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噩梦。深呼吸之后她睁开眼，仔仔细细地检查沙发周围。

桌面上沾到了一点一点飞溅的血迹，看来公公进房间的时候应该没留意到。沾到血迹的地方只有这里，出乎意外地，龙司并没流太多血。美纪用指甲抠了抠，一滴干掉的血迹便弄了下来，正想继续抠下其他血迹时，有人敲门了。

“大嫂，你在里面吗？我看到你进房里去了哦，我也要进来。”

是冬美。美纪犹豫了一会儿，捡起龙司掉在一旁的衬衫遮住桌面的红色斑点。这样可以先挡一下了。一开门，冬美走了进来，一径环

顾着室内。

“只有你一个人呐，我还以为龙司哥哥回来了呢。大嫂，你进这房间有什么事吗？”

“……一郎说想看龙司的书，我来帮他借书。”

“是哦。一郎哥哥人呢？”

“好像去散步了，他说吃午饭的时候会回来。”

美纪走向龙司放书的储藏间。刚才那一番说词，冬美似乎没起疑心。

“一郎哥哥经常跟我说起大嫂的事。因为他说得实在太详细了，所以你们结婚前我第一次见到大嫂时，一点也不觉得是第一次见面呢。”

“你这么说真是不好意思。”

“听说你娘家很有钱啊，我好羡慕令尊是医师哦。”

“没那回事。我父亲只是很普通的小诊所医生，家境也只是小康而已。”

“一郎哥哥很爱干净的，所以大嫂你整理家里特别辛苦吧。可是你看，龙司哥哥的房间却是这副模样，所以他才结不了婚。既然进房里来了，我就帮他整理一下吧。”

冬美抓起堆在房间角落的大量衣物，能抱多少就抱多少，一口气搬到衣橱前。

“等等！冬美！”美纪走出储藏间叫住冬美。

她追上冬美，将她抱着的衣物拿走。

“大嫂，怎么了？只要通通塞进衣橱，房里看起来就会干净得

多……”

“可是那个衣橱打不开哦，它的锁坏了。不，是锁住了，所以打不开，一定是锁住了。”

美纪的声调高了起来。冬美微微皱起眉头，用惨白的手指拉了拉衣橱的门把。

“咦？真的像大嫂说的打不开耶。龙司哥哥一定连钥匙也一并带出门去了，亏我还想帮他整理呢。”

冬美说完，一把抓起桌上的龙司衬衫丢到房间角落去。

“还扔在这种地方，真是的。”

桌面上的红色斑点刺目地暴露在外。

“大嫂，你怎么了？脸色好难看。”

冬美没留意到血迹。美纪把抢回来的衣物再次堆回房间角落。

“没事没事。走了，我们出去吧。”美纪说。

趁冬美还没发现血斑，美纪赶紧拉她离开了房间。十分钟后，她又回来处理掉血迹，顺便进储藏间拿走了一本书。

时钟响起正午的钟声，美纪来到餐桌旁。除了她和龙司，大家都在餐桌旁坐定了。

美纪看到冬美和婆婆母女俩紧靠着，不知在商量什么事，便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

“大嫂，你看，信箱里放着这封奇怪的信。”

美纪走过去，接过冬美递给她的白色信纸。看完内容，她不禁脸

色发青。

“那张白纸上打了字哦，写着：‘荻岛龙司　被杀了　在　自己的　房间　里　被人打死了’。”

冬美双手环在胸前，站起了身。

“到底是谁写的？妈，你跟外人说了龙司哥哥不在家的事情吗？还是把信丢到信箱的这个人一直在监视我们家？居然还写‘被杀了’，真是太变态了。”

美纪似乎觉得很恶心，把信纸放到桌上。

“……真让人不舒服啊。”

冬美将白得犹如死人般的手搭到美纪肩上。那一瞬间，仿佛冰块抵在自己脖子上，美纪的肩膀颤了一下。

“这封信没贴邮票，看来是有人直接丢进信箱里的。哥哥在房里被杀……龙司哥哥的房间在一楼的离屋，所以凶手的确有可能不被家里人发觉进到他房间。对了，大嫂，待会儿我们两个私下聊聊吧，就我们两个人，在哪里谈都可以。这样吧，不如就在你房里，也就是一郎哥哥的房间。我们先约一小时后，可以吧？”

## 3

一小时后。

冬美走进房里，迅速望了室内一圈。

“我好久没进来一郎哥哥房间了。这里跟龙司哥哥的房间一样，也有个很大的黑色木衣橱呢。我小时候一直好羡慕他们有这个衣橱。”

“不好意思，房里这么乱。”

衣物和旅行箱都堆在房间角落里。

“跟龙司哥哥的房间比起来，这里干净太多了，不用在意。”

冬美看了好一会儿挂在房里的画，终于拉了张椅子坐下来。她从口袋掏出方才在餐桌边拿给美纪看的白色信纸。

“写这封信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认真的啊？说什么龙司哥哥被杀了……”

“……那封信，真的是在信箱里发现的吗？”

“……你是说是我自己写的？”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真的是丢在信箱里的，发现的人是我。不过比起这个，有件事更有趣。昨天晚上，编辑部的人打电话来找龙司哥哥，妈妈在昨晚九点多的时候敲了他的房门。房门是上锁的，也不见人来应门，但是房里却传出音乐声。你觉得呢？”

“我觉得？什么意思？”

“信上写着‘在自己的房间里被人打死了’，对吧？我是这么想的：妈妈敲房门的时候，龙司哥哥其实是在房里的。虽然没有证据，不过会有人开着音响不管便出门吗？”

冬美站起身来，在房里来回踱步。

“假设那封信上写的是真的，那么凶手杀了龙司哥哥之后，应该没关音乐就扛着尸体离开了房间。一郎哥哥说他到昨天晚上八点为止都待在龙司哥哥的房里，两人聊了一下，他就离开了。因此就我所调查到的，最后一个看到龙司哥哥的人应该是一郎哥哥。”

“你是想说，一郎是凶手吗？”

“不是。我只是很在意龙司哥哥习惯锁房门这件事，要突然闯进他房间杀了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得破坏门锁，才进得了他的房间。但是据一郎哥哥说，他没跟龙司哥哥打招呼就离开了，所以不知道他离开之后龙司哥哥有没有把门锁上。也就是说从一郎哥哥离开房间的晚上八点到妈妈去敲门的九点多之间，搞不好那个房间是没上锁的，这样一来，不就谁都可以自由进出了吗？大嫂，你今天上午不是进了龙司哥哥的房间吗？记得你是说要去那边帮一郎哥哥借小说来着。然后你和我一起走出房间，过了十多分钟你想起书的事，又折回龙司哥哥的房里，对吧？”

美纪点头。那时候她把桌上的血迹处理掉了。

“那你从储藏间拿出来的书在哪里？我很想知道大嫂挑了什么书。龙司哥哥的书，好看的也有，难看的也有哦。”

“那本书……奇怪，我是放哪儿去了？”

“怎么了？不见了吗？”

“不，我真的带回房里了。对，我记得放进衣橱里了。”

美纪走到衣橱旁，一边摸索着口袋。这个和龙司房里那个一样古老的家具果然也是上了锁的。美纪拿出古色古香的金色钥匙插入锁孔一转。

“怎么了？”

因为美纪老半天打不开衣橱门，冬美便问道。

“没事，只是……这衣橱的锁好像坏了。明明锁已经开了，门却拉不开。”

美纪用手指钩住门把试着拉开门，拉不开。

“该不会……”

冬美欲言又止。她双眼圆睁，简直像是目睹了可怕的杀人场面。

“怎么了？”

“没事……”

冬美站起身，然后像躲避美纪似的，逃离了房间。这天晚上，美纪仍没能处理龙司的尸体。

龙司死后的第二天早上，早餐的餐桌上，这个家的人几乎到齐了。美纪从冬美那里知道，今天早上又收到第二封信。没有寄件者名字，和昨天一样直接丢进信箱里。

“龙司　是　被人　用烟灰缸　杀死的”

信纸上排列着打字机打出的字。

吃完饭，美纪夫妻俩一道走回房间。途中经过走廊，发现冬美拿着望远镜站在二楼的走廊上，似乎正观察着窗外。

“你在看什么？”

美纪好奇地走近冬美。冬美竖起食指靠近唇边，要她不要出声。

“我正在找送那封信来的人，我想对方一定在附近监视着这栋房子。”

她一脸认真说道，视线没离开望远镜。

窗外仿佛随时都会下雨的云与黯淡的森林无止尽地延伸，刺骨的冷风拂动着美纪的长发。她摩挲着冻得红红的鼻子下方，眼泪都快掉下了。

“冬美，你完全把那封信当真了。”

“我也不是完全信以为真呀。以饼图来表示的话，大概是一百二十度吧。”

“不过，写那封信的人为什么知道龙司是在房里被杀的？居然连凶器是烟灰缸这种事都……”

“龙司哥哥的房里不是有窗户吗？透过那扇窗户一定看得到房里。寄信的人在黑暗的森林里走着，看到了亮着灯的窗户，那是一扇盖在山丘上的老房子离屋的窗户。当他有意无意望向那扇窗的时候，看到一个男人被人用烟灰缸打死……这一连串的情景简直就在我眼前上演呐。对了，大嫂，你会不会也觉得有时候身边好像有一道讨厌的视线？总觉得好像一直被监视着……”

“视线？”

美纪摇摇头。

“是吗？……一定是我多心了吧！”

“……冬美，我在想，写那封信的人，会不会就是这家里的某个人？”

“这家里的某个人吗？”

“对，而且我觉得杀了龙司的凶手正是那个写信的人。当然这是建立在龙司已经被杀的前提之下。”

冬美笑了起来。

“我觉得我跟大嫂应该可以合作愉快呢。但问题是那名真凶为什么要送信来揭露自己的罪行？再说，根据大嫂你的猜测，杀害龙司哥哥的人就在这个家里啊。”

美纪仿佛无话可说地沉默了。或许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或许是觉得很困惑。她目前的处境，实在虚无得不可思议。一滴汗水浮现在她白皙的额头。

“大嫂，我虽然不知道写那封信人的是谁，但我大概知道是谁杀了龙司哥哥哦。”冬美把脸凑近美纪，微笑地说，“你也知道吧？”

午餐。

全员围着餐桌谈起那封信的事。

“真令人不舒服，我想还是报警吧。”

“妈，报警太夸张了，又没出现尸体。”

“可是，信上说什么龙司被杀了……如果明天早上又收到信的话我们就报警吧！”

“对了，爸，我们全家的备钥都是由爸负责保管的，对吧？你那边有龙司哥哥衣橱的备用钥匙吗？”

冬美边问边瞄了美纪一眼，唇边露出浅笑。

“没有啊，衣橱本来就没有备用钥匙。对了，既然提到就顺便讲一下。冬美后来自己搬出去住了，所以不晓得这件事吧，其他房间的备用钥匙在半年前就全部搞丢了。”

美纪暗地一惊，从旁插嘴问道：

“所以，龙司房间的钥匙也不见了吗？”

“是啊，他的房间现在没有备钥。我不小心弄丢了。”

“那昨天早上，爸你又没有备用钥匙，怎么晓得龙司哥哥不在房里？”

“那天早上龙司的房间没有上锁哦，我就直接走进去发现他不在呀。”

接下来好一段时间，美纪只是沉默地吃着饭。用完餐后，她对冬美说：

“冬美，我有话对你说。两点，在龙司房里见，就我们两个，可以吧？”

冬美挑衅似的点了点头。

“刚好，我也有很重要的事要对大嫂说。”

## 4

一点五十八分。

离约定时间还有两分钟，美纪走进位于离屋的龙司房间。和发生杀人事件那晚一样，她在沙发上坐下，偶或朝衣橱方向看几眼。十一月的气温很低，房里没开暖气，每次呼吸吐出的气息都成了白色的雾气。

两点整，冬美出现了，后面跟着两名身穿绿色制服的男子。看到他们，美纪有些意外。

“这两位是？”

“他们两个是我学弟，刚好在搬家公司打工。我跟他们说今天有大型垃圾要处理，他们就来帮忙了。”

“大型垃圾？”

冬美点了点头，一名男子立刻走去衣橱那边，伸开双臂测量衣橱的宽度；另一名男子则指着衣橱询问了冬美几句。

“对，没错，就是这个。麻烦你们帮我搬到卡车上。”

“你要做什么？”

冬美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壮胆的微笑。

“我借来的小卡车正停在门口，我请他们把东西搬到车上去。”

两名男子抬起衣橱的两端，其中一人对冬美说了些什么。

“什么？这衣橱很重？就像有人在里面那么重？对啊，没错，应该是这样吧。请你们小心一点搬哦，不要太粗鲁，千万不要翻倒了，更不要倒栽葱翻倒哦。”

衣橱被搬到了外头，两个女人也跟着走了出来。

“好了，这就是我想说的话了。大嫂，你就是凶手，对吧？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你误会了！”

“我没有误会。你就把一切经过老实地说出来吧！”

龙司的房间位于离屋，衣橱搬出房门之后，几人便来到了庭院。前方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一辆小卡车。

“你把衣橱搬上车要载去哪里？”

“如果我说要把它放在警察局门口，你觉得如何？”

衣橱大大地晃了一下。

“请当心点搬！”

美纪猛地大喊。

“大嫂，你还记得我们昨天在一郎哥哥房里的谈话吗？你去开衣橱的时候，门却拉不开，你晓得是为什么吗？”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大嫂那时候说是因为锁坏掉所以打不开吧。”

“今天早上我又检查了一遍，那锁真的坏了，锁钩连同螺丝，整个都松脱了。”

美纪的说法听起来像是辩解，冬美哼笑了一声。

“但在昨天那个时候，锁一定还没坏。今天早上，锁之所以是坏的，那是因为大嫂你发现了自己的失误，为了不穿帮，便真的把锁弄坏了。”

“我的失误？”

“你不可能还没发现吧？那个时候，你插进锁孔的钥匙并不是一郎哥哥房间里的衣橱钥匙，而是龙司哥哥房里的吧？他们两人房间里的衣橱一模一样，钥匙也都是古色古香的金色钥匙。我小时候，两个哥哥都让我看过他们的钥匙，所以我晓得。只不过，这两把钥匙虽然外表相似，但除了完全契合的锁以外，是无法打开任何别的衣橱的。”

那个关键的古老家具此刻正被两个男人扛着准备搬上车。抬得高高的衣橱前方，美纪和冬美面对面站着。

“当时大嫂没发现自己拿错了钥匙，拿着龙司哥哥衣橱的钥匙想打开一郎哥哥房里的衣橱。那时看你打不开衣橱，我心里就有一个模糊的想法。一定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吧，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大嫂手里会有龙司哥哥房里衣橱的钥匙呢？最后在我的想象中，得出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结论哦。”

两名男子用绳索将衣橱固定到卡车上。

“……大嫂将某样东西藏进龙司哥哥房里的这件家具里，为了不让任何人发现，便锁上了衣橱。然后将龙司哥哥的房间钥匙和衣橱钥匙一并带走，之后一直都收在自己的口袋里。”

冬美回头对两个男子说道：

“谢谢你们，帮了我的大忙。之后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冬美道谢过后，两名男子点头致意，便无言地离开了。衣橱的前方只剩下冬美和美纪。

“好啦，现在只剩我跟大嫂两个人了。”冬美双手环在胸前说道。

美纪却摇了摇头。

“……不，是三个人哦。”

冬美像是冷不防被偷袭似的，有那么一瞬，内心动摇了，旋即又换上无畏的笑容。

“你果然杀了龙司哥哥，然后将尸体藏在这里面，对吧？你打算在找机会处理尸体之前，就让尸体一直留在那个房间里，对吧？”

“不是我！你误会了！我承认前天晚上我的确去了龙司的房间，但我并没有杀他！”

“我才不信。”

“啊啊，气死我了！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嘛！那个晚上好死不死让凶手成功逃走了，结果我就变成嫌疑最大的人了！当然就只能想办法藏好龙司的尸体啊！”

美纪大喊。

“那天晚上，龙司说要跟我聊以前的事情，要我去他房里。当时音乐开得有点大声，龙司告诉我储藏间里也放了一郎的画，我便走进去看，大概在那里面待了三分钟左右。等我走出储藏间回到有沙发和衣橱的房里，就发现龙司的头被打破，人已经死了。”

“……就是信上说的用烟灰缸砸的吗？”

“是啊。那个沾着血迹的烟灰缸就放在桌上，我一个不留神拿起烟灰缸，指纹就沾上去了。那时烟灰缸从我手上一滑，掉到地上，还发出好大的声音呐……”

“你的意思是，龙司哥哥是在你去储藏间的这段时间里被杀的？”

“因为音乐盖掉了很多声音，我才没留意储藏间外头有异状。正当我站在尸体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妈妈突然来敲门，还试图打开门进来。但当时门是锁着的，妈妈打不开。”

“你说当时无法进入房间？如果相信大嫂你所说的……当然我还完全无法相信……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凶手就是握有龙司哥哥房间钥匙的人了……那个人趁大嫂去储藏间的时候悄悄开门进房间，拿烟灰缸打死哥哥之后便离开房间，然后从外面将房门上了锁。能这么做的人只能是凶手了。”

“但是房间的钥匙在龙司的口袋里，也就是说，凶手是握有备用钥匙的人。我本来是这么以为的。那个人把我跟尸体一起留在房里，我想到就很恨他，但我又不想报警……”美纪说到这里沉默了。

冬美偏着头问：

“为什么呢？如果大嫂说的是真的，老实跟警察说不就好了。”

美纪双手掩面说道：

“这是惩罚啊。事到如今，跟警方那边更开不了口，我只能自己痛苦着……这一定是神给我的惩罚，是神杀了龙司，然后为了让我痛苦不堪，便写了那种信……”

“大嫂，你还好吧？”

“……对不起，我没事……总有一天，我会把理由告诉你的……”

美纪哽咽地说。她双眼通红，却坚定地望着冬美。

“……我们回到正题吧。当我听到爸爸握有备用钥匙的时候，一开始我是怀疑他的……”

“怀疑爸爸？……说的也是，我之前告诉过大嫂爸爸手里有备用钥匙。可是，爸爸半年前把备用钥匙弄丢了，他有没有可能是为了洗脱嫌疑而编谎呢？总之，凶手还是想办法把备用钥匙弄到手了。”

“可是，这么一来就说不通了。昨天早上，龙司左等右等都没出现，爸爸便去房间叫他，对吧？但我前天晚上离开龙司房间的时候，用他口袋里的钥匙把房门锁上了，所以爸爸如果没有备用钥匙，是不可能开门进去确认房里状况的。当然，直到今天早上我都是这么想的，但是爸爸已经弄丢备用钥匙的话……爸爸说昨天早上龙司的房门没锁，可是我的确锁上了，怎么会到隔天早上就没锁了呢……”

“如果爸爸手上其实是握有备用钥匙……不对，就算握有备用钥匙的人不是爸爸，为什么会要在三更半夜把门锁打开呢？难道是趁半夜溜进龙司哥哥房间消灭杀人证据？然后忘记上锁就离开……”

“有更简单的答案。也就是说，根本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备用钥匙。备用钥匙被爸爸弄丢了以后，直到现在仍掉在某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凶手从一开始手上就没有备用钥匙。”

“什么？”

“我被龙司叫去的时候，凶手当时也在现场，就在同一个房间里。然后他看准我进去储藏间的时机杀掉了龙司，接着他并没离开，仍旧躲在房间里。事情就是这么单纯。”

“你是说凶手一直留在房里等大嫂离开房间吗？”

“没错。我离开房间的时候用龙司的钥匙锁上了房门，但凶手走出房门后无法锁上门，所以就任由门锁开着。”

“可、可是……凶手躲在龙司哥哥房间的哪里？”

美纪默默地望向衣橱。冬美一开始还摸不着头绪，过一会儿才终于搞懂似的说：

“啊？怎么可能！”

“那个房间能躲人的地方只有那里。那个人一直躲在里头，我一进储藏间他便出来，拿起架上的烟灰缸打死龙司，再躲回衣橱里。凶

手就是这么干的。”

“……我一直以为是龙司哥哥的尸体被藏在里面。”

“我原本是打算这么做的，可是，门怎么都拉不开。我把钥匙插进去转开来，门仍然像被什么东西钩住似的拉不开。刚开始我以为是锁坏了，因为龙司也说那个锁有时候不大好用，因此我误以为他是说就算钥匙拿转开了也拉不开门的意思。但其实他说不顺的意思应该是，就算用钥匙去锁那扇门也是锁不上的！恐怕那天晚上，某个人为了让门无法打开，从衣橱里面用什么东西把门固定死了。我因为打不开衣橱，只好放弃将龙司藏在里面。结果我看了看四周，看到我提来的旅行箱。因为龙司个头小，我突然想到，他应该是塞得进去的。”

“凶器也一起放进去了？”

“因为沾到了我的指纹嘛。不过旅行箱里面装满了我的衣服，没有空间塞尸体，我就把旅行箱里的衣服清出来，而那些清出来的衣服就留在龙司房里了。”

“这么说，那些女生衣服全是大嫂的。”

“对啊，所以不能被发现，否则一定会引人疑窦嘛。我看了整个房间一圈，发现角落里刚好积了一大堆衣服，就把我的衣物通通塞进去藏了起来。本来打算趁大家睡着之后去龙司房里拿回来的，但那天晚上还是没去成。”

“所以隔天早上明明很冷，你却穿那么薄的衣服，是因为没有换洗衣物吧？那么你后来进去龙司哥哥房间并不是为了拿书而是为了拿衣服？我想把那堆乱扔一气的衣服塞进衣橱的时候，大嫂你连忙把我手里的衣服抱走了，对吧？那时候我就有点在意大嫂的举动了。大嫂会那么慌张，是因为我抱着的衣物是女性的，也就是大嫂你的，对吧？”

“你抱着的那堆衣服里面夹杂了我的胸罩，还吊在那儿晃来晃去的。”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啊？”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从一郎离开龙司房间到我进去为止的那段时间里，房间好像是没上锁的，所以在那段空档里，谁都可以潜进龙司的房间里。”

“等等，大嫂，等一下。我跟你在一郎哥哥房里谈话的时候，大嫂并没有搞错两个衣橱的钥匙？”

美纪点头。

“所以我才以为锁坏了，但实际上根本没坏。当时那个人正躲在里面固定住衣橱的门。我把正确的钥匙插入钥匙孔转动了钥匙，当然我是想打开门，但其实这么一来我反而把衣橱门给锁上了，于是躲在衣橱里的人被关在了里头，势必得把锁弄坏才出得来。一郎衣橱的锁会突然坏掉，一定就是这个原因。那个凶手总是躲在衣橱里偷听我和你的对话……你看，衣橱的两扇门之间有个小小的缝隙，对吧？那个人是把一只眼睛凑到缝隙上头，一直盯着我们看呐。”

冬美似乎明白了什么。

“对了，一定是这样。那个人一定不知道大嫂已经发现这件事情了，所以今天，大嫂才会故意在大家面前说有话要跟我说，连地点和时间都指定了。”

“因为我想，这样一来，那个人一定会躲进衣橱里面。”

美纪伸出手掌拍了拍衣橱。

“现在在这里面的不是尸体，而是那个人。那个想要偷听我和冬美谈话的人，一定在这里面。”

砰。冬美拍了衣橱一下。

“真的在里面吗？在的话就应个声吧。从里面敲一敲出个声也行。”

冬美和美纪环起胳臂，抬头望着固定在卡车上的衣橱。接下来的几秒钟，四下静谧无声。

砰。衣橱传出了声音。两人面面相觑。

“刚刚听到的是从衣橱里面传出来的，没错吧？是有人在里面敲衣橱发出的声音啊。”冬美惊讶地说道。

“是你杀了龙司吗？是的话就敲衣橱门两次，不是的话就敲一次。”美纪发问。

敲了两次。代表肯定。

“寄信的人是你吗？”冬美问。

肯定。

“你写那封信是想让尸体被发现，然后陷害我成为凶手吗？”美纪问。

否定。

“你是事先计划好要杀人的吗？”冬美问。

否定。

“……是因为我的过去吗？”美纪似乎很痛苦地问道。

肯定。

“是龙司告诉你的？”美纪问。

肯定。

“你把知道我秘密的龙司杀了，是想进一步惩罚我？”美纪追问。

肯定。

“打开看里面是谁吧。”冬美说。

于是她缓缓地拉开门，下一秒钟便和全身大汗、透过衣橱缝隙一直瞪大眼窥视外头的我对上了视线。妹妹与妻子两人的脸上失去了血色，惨白得宛如死人。

# 神的咒语

## 1

我的妈妈是个头脑很好的人。她从少女时代便开始读艰涩的书籍，后来上了有名的大学。她的个性很好，积极参与各种义工活动，深受当地居民喜爱。她总是抬头挺胸，站姿宛如冬季湖畔静静伫立的白鹤。在她不染一丝尘埃的明亮眼镜底下，是一对充满知性的眼眸。

要说她唯一的缺点，就是她分不清家猫和仙人掌。因为这样，前阵子她伸出两手将我们家养的猫一把抓起来种进花盆里，盖上土还浇了水；接着将仙人掌误以为是猫，抱起来在脸上磨蹭，弄得脸颊血肉模糊。

爸爸和弟弟看不下去妈妈的诡异行径，皱着眉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聪明的妈妈只是打开猫罐头，放在动也不动的仙人掌前面，对家人的话充耳不闻。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很后悔自己干下的事。

我从小就在周遭人称赞的“你的声音真好听”之中长大成人，每次中元节或是过年回妈妈娘家时，平常几乎不见面的亲戚便会围着我。我其实很不擅长与人交际，但我总是笑着附和喝了酒的长辈们说的话，佯装听得懂他们很难理解的乡音。

“你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呢。”

每当舅妈这么说，我便露出笑脸给她看。然而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我的内心一直是冷淡而枯燥的，我只是装个样子给别人看而已。亲戚们的话语从未感动过我的心，也不曾令我感到愉快。而且岂止如此，因为实在太无趣，我很想当场逃走。但要是真那么做，名

为“我”的这支股票便马上暴跌，所以从这些亲戚的包围之下逃走是更可怕的。因此就算我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我仍不得不装出很有兴致、讨人喜欢的模样听着亲戚们的谈话，无止尽地附和他们。

这种时候，我对自己的厌恶感总是占满了内心——只为了被认为是好孩子而露出空虚笑容的自己是多么地肤浅。

“你的声音好清澈，简直像音乐一样呢。”

某个亲戚姐姐还曾这么对我说。但我的声音听在自己耳里，只觉得既丑陋又扭曲，宛如伪装成人类的动物在学人说话。

我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有意识地使用声音的力量。当时，教室旁的水泥地摆满了大家上课时种植的牵牛花盆栽。我的牵牛花长得很健康，绿色的藤蔓紧紧攀附着支撑的木棍朝天空伸展，大片叶子上，细毛沾着清晨的露水，接受阳光的照射，轻薄柔软的花瓣染上半透明的紫红色。

然而我种的牵牛花并不是全班最好的，更大更美的牵牛花是另一个人种的。

坐在我前面第三个位置是一个跑得很快的男孩子，叫做祐一。他的个性很活泼，口齿伶俐，讲话时表情生动是他的最大特征。我常跟他说话，不过比起谈话内容，更引起我兴趣的是他的表情变化。我甚至觉得他之所以在班上会这么受欢迎，秘诀就在于他的表情。和他面对面时，我总是以观察的眼神望着他的脸，当然，那是因为我想让自己也学会他那种充满活力、丰富而生动的表情变化。

但，他似乎并不像我那样是为了被当作可爱的小孩而有意识地露出那样的表情，这正证明了我自身个性的阴暗，令我悔恨不已。虽然我自己当时并没察觉到，然而对于祐一，我一直抱着一种不为人知的自卑感。

当祐一亲昵地向我搭话时，我搞笑的回答总会让班上其他人发笑。祐一很喜欢这样，后来就动不动“喂、喂”地找我说话，然而我并

没当他是朋友，我只是露出虚伪的笑容给予他出乎意料的回应罢了。

这个祐一的牵牛花正是全班上最大株最漂亮的。有一次他的花被老师称赞，我又顿时陷入那可耻的情绪里，住在我体内的某种肮脏的动物仿佛就要穿出皮肤大叫出声，而那只动物，不折不扣正是我的本性。

那天早上，我比平常早到学校，无人的教室里十分安静，我可以轻易地脱下平日脸上的面具。

我立刻就找到祐一的花盆，它比其他牵牛花高出一个头。我蹲在花盆前，定睛凝视着即将绽开的花蕾，接着将全部力气集中在腹中那块乌黑的部分，开始念诵着：

“枯死吧——烂光吧——”

我紧握双手，宛如使尽全身力量地发出声音。鼻子深处传来一股奇妙的异样感，发觉时，我已经在流鼻血了。血滴落在水泥地上，留下像是喷溅的水彩颜料弄出的红色斑点。

扑通。花茎折断了，花蕾简直像是头掉下来一般滚落地上。几小时后，祐一的牵牛花开始枯萎腐烂，慢慢变成灰暗的棕色。但祐一仍不肯丢掉它，牵牛花开始发出恶臭，吸引了坏虫前来，大量蛆在花盆里扭动。老师决定将牵牛花丢掉，祐一难过地哭了出来。这也意味着我的牵牛花成了班上最美的一株牵牛花。

但我的好心情只持续了几十分钟。在那之后，我变得无法正视牵牛花那一区，即使有人称赞我的花，我也只想塞住耳朵。

因为，打从我对着祐一的花盆低声诅咒的那一瞬间开始，牵牛花就成了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内心里潜藏的那个惨不忍睹的丑陋动物。

我无法很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我的声音能让祐一的牵牛花突然枯萎。当时的我虽然只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却已经隐约察觉到自己的声音里隐藏着某种近乎魔法的力量。即使是气得火冒三丈的孩子，只要

我拼命安抚说服，不知怎的，对方也能冷静下来；不服气的时候，只要我开口要求对方道歉，即使对方是大人，也得向我这个小孩低头。

假设有一只蜻蜓停在大半埋进草丛的栏杆上，平常人如果想捉住蜻蜓，手一伸出去，蜻蜓便会拍动半透明的翅膀逃走。但我只要开口对它下达一句“不准动”的命令，蜻蜓就会像昏死一般，就算扯掉它的翅膀或脚，也绝对动都不动一下。

让牵牛花腐烂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使用“咒语”，从那之后，我便时常对其他人施以声音的力量。

小学高年级时，附近的邻居养了一只狗，非常爱叫。那只狗总是将巨大的身体藏在门后，一有人经过家门前，便放鞭炮似的大声狂吠。它会在身上的沉重狗链允许的范围内死命朝猎物冲过去，即使项圈已深深地嵌入脖子，它仍会对着经过的人龇牙咧嘴。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患有皮肤病，它沾了泥土的身上有好几处掉了毛，然而眼瞳中仍燃烧着熊熊的斗志。这只狗在附近的孩子圈中十分有名，大家经常拿敢靠它多近作为测量勇敢程度的指标。

有一天，我站在门外望着那只狗。它一发现我，立刻发出宛如从地底传来的低沉吼声威吓，于是我动用那具有力量的声音开口了：

“不准对我叫——……”

狗像是吓了一跳，动了动耳朵，沾着眼屎的双眼圆睁，沉默了下来。

“服从我——你必须服从我——服从吧——”

当我感到脑中火花迸散的瞬间，柏油路上已经留下一摊从我鼻子里流出来的红色液体。是我内在的虚荣心驱使我这么做的，我只是想在朋友面前操控这只巨大恐怖的狗，以赢得些许的尊敬。

这个愚蠢的计划轻易地成功了，那只狗非常听我的话，握手、转圈，不管我说什么都照做，我也因此成了班上的风云人物。

一开始我还觉得有趣，但慢慢地，罪恶感逐渐侵蚀我的内心。我明明毫无驯服动物的勇气，却摆出一副大英雄的姿态。欺骗他人的罪恶意识朝我袭来。

最令我害怕的是那只狗的眼睛。那只狗不再露出我对它施加“咒语”力量之前那种滚烫的眼神，如今总是畏惧地看着我，因为我剥夺了它名为斗志的美丽獠牙。每当那只昔日的猛犬以小动物般的眼神望着我，我总感到受到谴责。

声音的力量近乎万能，但似乎也有法则，好比施以“咒语”力量的对象一定得是生命体才行。对植物或昆虫作用没问题，但对石头或塑料，就算集中精神喃喃念诵也是没用。

此外，一旦被我施加了“话语”，就再也无法回复到原来的状态。有一天我和妈妈起了一些小摩擦，结果我低声念着：

“你——将再也分不出猫跟仙人掌的差别——”

我一时失去了理性，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我只是很反感妈妈擅自进我房间打扫，把我心爱的仙人掌花盆摔坏了。我想让妈妈明白我有多宝贝这盆仙人掌，我希望妈妈也能像她重视她养的猫一样重视仙人掌。

当妈妈把猫误以为是仙人掌塞进花盆的时候，我后悔得不得了。我应该要忍下来的，无论事情多么不顺我的意，使用声音的力量胡乱操纵他人脑中的意识都是罪孽深重的行为。我总是很后悔，但为时已晚。

为了让妈妈能够重新分得出猫和仙人掌，我尝试再次动用“咒语”低喃着，然而妈妈却再也无法了解猫和仙人掌之间的差距。

## 2

声音的力量不但能影响他人脑内的运作，也能招致肉体上的变

化。就像我能让牵牛花枯萎一样，我也能任意操纵动物的身体。

升上了高中，我仍然持续着没出息地谄媚大人的生存方式。之所以无法回避自身这种恶劣的特质，完全是由于我的谨慎。我对于自己和他人往来交集所产生的涟漪怀有恐惧，总是战战兢兢地留心着绝对不允许自己这支股价跌落。无论和谁说话，总认为对方在观察我，担心他正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偷偷与第三者对我品头论足嘲笑我，这令我恐惧到极点。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一直觉得露出虚假笑脸隐藏本意的自己真的非常没用。

我的爸爸是一名大学讲师，思想十分严格且冷漠，宛如一座寸草不生的石头山。他经常高高在上地对两个儿子说话。我总是仰望着爸爸，仿佛他是远如天边的存在。爸爸对所有事都非常严厉，不中意的事物便当即舍弃。只要让爸爸失望一次，之后就算进到他的视线范围，他也只当那是小飞蚊还是什么飞过眼前，完全不予理会。

我瞒着这样的爸爸买了一台掌上型游戏机。那是连小学生都买得起的便宜货，大小恰好可以收进手心。爸爸平常对电脑游戏没什么好感，要是他发现我买了这个，一定会觉得想不到自己的大儿子终究还是背叛他而失望透顶。那情景，我光是想象就觉得恐怖。

相较之下，我弟弟总是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想打电动就去电玩中心，不想念书就索性把铅笔折断。虽然代价是必须忍耐父母亲对他的失望，但我弟弟和也似乎原本就过着无所谓失望不失望的人生。但我不一样，为了让爸爸喜欢我，我用功念书，谈吐有礼，五育健全。别人谈到我都会说我是个清爽、开朗的好青年。然而那不过是外表的金色毛皮，里头包覆的其实是一团黏糊糊的红黑色块状物。

有一天，我在自己房间里偷偷打电动，爸爸连门都没敲突然开门进来，简直就像闯进犯罪现场的警察。他从我手里抢过电动游戏机，冷冷地低头望着我。

“你居然在玩这种东西！”爸爸不屑地说道。

和也如果在打电动，在爸爸眼中只像个没用的摆设，他早已经放弃将二儿子教育成自己理想中的完美儿子了。也正因如此，他对身为哥哥的我有着更大的期望。我偷打电动一事使他愤怒的程度，似乎比我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若是平常的我，或许会当场落泪请求他的原谅，但在那个瞬间，一方面爸爸气成这样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更令我觉得不合理的是，弟弟总是过得自由自在，只有我必须一直受到如此的束缚。我觉得非常气愤，自己不过打个电动，却连整个人格都遭到否定。

等我回过神来，自己正死命地想要抢回爸爸握在左手的游戏机。平常总是戴着顺从面具的我，生平第一次反抗爸爸。爸爸一直紧握着左手，就是不肯把游戏机还给我。于是我集中全力开口了：

“把这个手指头——弄走——……”

我和爸爸之间仅存的空间发出了声波震动，我晓得我鼻腔深处的血管爆开了，游戏机掉到地上发出干涩的声音，接着爸爸左手手指头一根一根脱落，滚到我脚边。五根手指头干干净净地自根部截断，喷出来的血染红了四周，我的鼻子也不断冒出血液。

爸爸放声惨叫，我命令他直到我说“好了”为止都得闭上嘴，他立刻静了下来。但这样一来他只是不能出声，好像还是感受得到痛楚和恐惧，只见他睁大双眼凝视着手指消失的左手。

虽然觉得恶心，我还是吞下了从鼻子冒出来的大量血液。我运转快要失去知觉的脑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爸爸的手指头应该是无法恢复原状了，因为“咒语”造成的改变是无法回复的。

没办法，我只好命令爸爸“到我发出指示之前昏过去”，先剥夺他的意识。截至目前为止的经验里，我发现，声音的力量即使对睡眠中的人也有效。被爸爸一直盯着的状况下，还要我集中全力念诵，我会很胆怯，不如先让他昏过去，我心理压力比较小。

我贴近爸爸耳边说道：“你左手的伤口全都好了。”又说：“你醒来

后将忘记所有在我房里发生的事情。”不一会儿工夫，他左手曾经长着指头的部分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肤，血也渐渐止住了。

我必须让爸爸深信，他的左手没有手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也必须让看到爸爸左手的人不会感到怪异。

我思考着该怎么做才能达成这种状态。我可以确定的是，我能让听到我说话的对象发生变化，然而，未曾实际听到我声音的人看到没有指头的手也能不觉得奇怪吗？

我做出决定，以下述这段内容下达了“咒语”：

“当你醒过来，你看到自己没有指头的左手，会深信这再自然不过了。而且你的左手，将会使得所有看到你左手的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状态。”

我并不是将力量作用在我没对其开口的人身上，我所做的事，说穿了只是对爸爸的手下达“使所有人觉得自然的印象”的命令。

我清理满是血的房间，捡起爸爸的手指，用面纸包一包放进抽屉。爸爸的衣服也沾到了血，我决定直接对家里其他人下达“不在意衣服上的血迹”的“咒语”。

我搀着爸爸走出房间，刚好和弟弟和也擦肩而过。他一瞬间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因为我竟然会搀扶着爸爸，实在太难得了。我的房门仍开着，和也瞟了我房里一眼，游戏机还掉在地上。我觉得他似乎哼笑了一声看着我。

晚餐时，爸爸以一种非常不顺的姿势用着餐，没有手指的左手无法端起饭碗，但他的姿势太过自然，连我都差点忘记手指之所以消失的来龙去脉了，仿佛从小就见惯爸爸那只没有手指光滑而圆通通的左手。不只看在我眼中是如此，恐怕看在家里其他人眼中，也都是这么理所当然。

我总觉得弟弟和也暗地里一直瞧不起我。他很清楚，这个世界在

某种程度上是能够笑着默许个人的任性的。我们差了一个学年，上的是同一所高中，但我没办法像他那样生存下去。

在学校里，弟弟和朋友似乎很开心地一路打打闹闹着穿过走廊。看着他们那种亲密挚友般的互动，我感到独剩一人的孤寂。我总是以与生俱来的丑陋心机逗班上同学开心，营造开朗气氛，虽然受到学校老师的好评，但相反地，我从不曾交到称得上是挚友的人。我认识的人当中，有许多会自动凑过来亲昵地找我谈话，或许对方把我当成挚友吧，但在我的定义里，根本没有一个能敞开心房的对象。不知不觉，我连和这些认识的人相处时也以观察某种稀奇事物的眼光看着他们。

但弟弟却是不必那么做也能活得相当好的人，不像我得拼命露出虚伪笑容掩饰潜藏内心的那只“想要表现良好”的动物，他应该可以畅所欲言地告诉挚友自己的真正想法吧。从这点来看，他比我要健全太多了。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世人的一般评价里，似乎一直认为我比弟弟有出息，原因当然还是贴在我脸上那张名为顺从的无聊面具。如果因为这样使得弟弟对我抱有自卑意识，那我的确对他做了很过分的事。我想向和也道歉。但我跟他之间并不像他和他的朋友那样无话不谈，我们即使在学校里偶然对上了视线也会别开头去，是非常可悲的兄弟关系。

错都在我身上。或许应该说，因为他内心一直都晓得我身体里那个丑陋的坏心眼。听父母的话、照老师的话行动、赚取好评价、取得周围人们的信任……我这些肤浅的行径他一直都晓得，所以他才会露出“和你说话都嫌脏”的眼神无言地责备我。

正当我想讨某人欢心以确保自己的安身之地时，和也刚好路过，于是我看见了那不屑的眼神，他正嘲笑着我滑稽的模样。我的世界仿佛绽开一道裂缝，一切声响都像隔了一层膜。

学校的自动贩卖机前，几名学生正在谈笑，看那样子没打算买饮

料，只是站着聊天。我想买贩卖机的饮料，又不想推开他们，便在附近等着他们自行离开。其实我可能只要过去开个口请他们稍微让一让就能解决，但万一他们拒绝了，赏我个冷眼怎么办？我怕的就是这个。我完全无法挨近他人，结果我只好站在离自动贩卖机一段距离的地方，望着我毫无兴趣的海报。

这时，和也出现了，他毫不犹豫地挤开自动贩卖机前的那群人，把硬币投进贩卖机里。握着饮料罐的和也，无意间发现站在一旁的我。他似乎看穿了我盯着海报的原因，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离开了。

他果然还是发现了。这个有人缘、懂得待人接物、大家都认为是个用功学生的哥哥，根本是装出来的假象。他很清楚我只是为了讨好所有人而露出虚假笑容，也很明白我连对自动贩卖机前的那群人开个口都办不到的几近病态的谨慎。

不知从何时开始，在家里是，在学校也是，只要和弟弟擦身而过，我就冷汗直冒，我很害怕看穿我真面目的和也，恐怕他眼中映出的我并不是身为哥哥的身影，而是个令人瞧不起甚至想吐口水的丑陋泥人偶。

我没什么机会跟和也说上话，但每天早上只要和他坐到同一张餐桌旁，我的胃便开始痛。他那无声的鄙夷眼神灼烧着我，我的手心渗出了汗，连筷子都握不好。即使如此，一切都如同一出喜剧，我露出笑脸向父母道早安，非常美味地吃着早餐。一直以来我都持续着这样的生活，现在，我吃下去的东西到最后几乎都会吐出来。

每天晚上我都痛苦得无法入眠，从没做过一场安心的梦。一闭上眼，眼睑内侧便浮现好几个人的脸孔，他们都跟弟弟一样鄙夷地看着我，我总是一边哭一边念经似的反复求他们原谅。我醒来后模模糊糊地想着事情，有时甚至会有好几双眼睛密密麻麻地浮现在房里一起责备我。那种时候，我真的好想死。

干脆让这世界上只剩我一人，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痛苦了？我非常恐惧所谓的“他人”，我忍不住觉得自己之所以会采取讨好他人的肮脏

举止，原因想必就出在这里。被讨厌、被瞧不起、被鄙视都是极为难熬的苦痛，为了逃开这一切，我在心中饲养着丑陋的动物。如果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他人”，只有我自己一人，那该有多轻松啊。

不行，我不能让自己的模样映在他人的眼中，不能让他人对我苦笑或感到失望。要怎么做才能让我的身影从世上所有人的眼前消失呢？我思考着。

这么做如何？

“一分钟之后，你的眼中将看不见我的身影。”我对谁说都好，总之要是让某个人听见这段具有力量的“咒语”。接着，再继续下达这段“咒语”：

“和你这双看不见我的眼睛对上的所有人，都将一丝不差地感染你被下达的‘咒语’。”

也就是说，受到声音力量的作用再也看不见我的第一号人物，只要和某个人对上视线，这第二号人物的眼里也将永远抹去我的存在。接下来只要第二号人物再跟某个人互望，这第三号人物的视网膜上便再也不会映出我的身影。这种事情一直连锁发生，每当一个视觉被改变的人和他人对上视线，我的透明度就上升了。假使全世界的人都看不见我，我就将彻底成为一个透明人，这么一来，我是否就能获得永恒的宁静？

不过在那之前，我必须先想出一句“咒语”将我自己从那一串“看不见我的身影”的锁链中排除，不然，我照镜子时看不到自己的模样，那就惨了。

这时，我忽然惊觉自己居然很愉快地思考着这么可怕的事情，不禁打了个寒颤。

## 3

一天晚上，狗死了。就是那头我小学时为了无聊的虚荣心而对它行使“咒语”的狗。我一直很在意那头唯有看到我才会露出恐惧眼神的狗。

我从爸妈口中听到那头狗死了的消息，便前往饲主家。饲主本来就认得我，他让我看狗的尸体。那头原本巨大又狰狞的狗躺在水泥地上动也不动，我抱着它哭了，没来由的强烈悲伤袭来。饲主很体贴地先行离开，让我和狗独处。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从腹部深处发出颤抖的声音命令狗活过来，然而，狗并没有死而复生，只见它身上好几处稀疏的毛暴露在夜晚的冷空气里。我为了满足自己丑陋的表现欲而行使“咒语”的力量，却连让狗复活都办不到。

不只如此。此刻我想让狗复活的举动并不是因为真心为它难过，我想我应该是希望多少减轻一些自己的罪恶感才这么做。

我再次看了看狗的脸。仿佛终于放下肩上的一切重担，它安详地闭着双眼。我不禁羡慕起它因死亡而解脱的神情。

……

有一天晚上，当我意识到时，我正手紧握着雕刻刀站在自己房间的正中央哭。我全身冷汗，不停喃喃念着“对不起对不起”。恐怕我是在握着雕刻刀打算割腕的最后关头清醒了过来吧！一看我的木头书桌，上面有一道雕刻刀的刻痕，削下来的卷曲木片则落在我的脚边，桌面还留有几摊像是泪水积成的小水洼。我想仔细看看桌面，没想到一凑近桌子便闻到一股很浓的腐臭味，像是生肉坏掉的味道。

我拉开抽屉，发现揉成一团的面纸里包着五根已经开始腐烂的手指，肉色发黑，一看就知道放在抽屉里很久了。看到手指上隐约可见的汗毛，我才想起这是爸爸的手指。那天我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散落房里的手指，情急之下将它们塞进抽屉之后就忘了这件事，因为爸爸的左手仿佛开天辟地以来就注定没有指头那么理所当然，使我根本

忘了还有掉下来的指头。

我将逐渐腐烂的指头埋进院子里，但抽屉里的臭味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觉得那气味一天比一天重，简直像是抽屉深处连结到了某个异世界，从那黑暗的深处不停地飘来腐臭味。

而且我还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桌上的刻痕变多了。刚开始只有一道，几天之后变成两道，几个星期后已经有将近十道刻痕出现在桌上，然而我完全没有自己曾经拿雕刻刀划伤桌子的记忆。

……早上醒来，又是同样痛苦的一天。

替家人和仙人掌准备早餐的人；为了不让报纸被风吹翻页而以没有指头的左手压着报纸的人；总觉得大家都不像人类，而像是会动的人偶。上学途中、搭电车时、检查我月票的人、坐在我旁边的人、在学校走廊上擦身而过的人，每个人都不像是生物，仿佛不具思考能力，愈来愈觉得大家都像撞球台上的球，一撞到球台边框便反弹回来似的，只是做出一连串既定的反应，我不禁怀疑他们只是有着巧夺天工的皮肤其实体内全是由人工零件组成的聚合物。

即使如此，我还是为了自己不遭到抛弃而面带微笑地与他们交际。对于为我准备早餐的人，我总是诚恳地表现出“我理解你的辛苦”的模样，一点也不剩地吃光盘里的食物，并满足地告诉她“谢谢，很好吃”；搭电车的时候，我也表现出自己是从不逃票的完美模范乘客，总是将我的月票清清楚楚地亮给站员检查；在学校里，我总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我是班上必要的存在，所以拜托请不要排挤我”而每天默默地更换教室花瓶里的花朵，当然我也不忘表现出这是我与生俱来的好性格使然，绝对不让人发现我更换妆点教室的花朵其实是经过心机计算的结果。

脸上愈是挂着开朗的笑容，我愈觉得内心渐趋荒芜，然后愈来愈恐惧弟弟的存在。虽然我已渐渐无法想象世上的人类在那小小的头盖骨内部如何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思考而生活下去，但不知为什么，唯有和也一直令我恐惧不已。我逐渐听不见其他人类，相反地，和也这道

阴影的浓度却愈来愈高。

虽然和也从不曾明讲，但他有时浮现在唇边的冷笑，一定是冲着我这滑稽的人格而来，那正是这世上我最害怕的事，像亡灵一般紧紧缠着我，责备着我。那种时候，即使正在学校走上楼梯，只要身边没人，我甚至会为了让内心平静下来而用力抓扯头发，不断地以头撞墙。与其说我深深地憎恨弟弟，不如说我强烈地难以原谅自己。

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让我痛苦到这种地步的元凶是和也。换句话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杀了他。

我按下卡式录放音机的停止钮，将录音带倒回最开头。回味着刚刚听到录音带的内容，我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泪眼模糊中，我握住雕刻刀用力地在桌上刻下一刀。这样，桌面就又增加了一道刻痕。

我流着汗，恶臭令我皱起了眉头。我在脑中想象着：窗外那片广大无垠的无声世界，狂风吹进来的腐臭味，细菌腐化了肉，散出恶臭，逐步侵蚀。

我无法克制心中翻搅的情绪，坐到床缘，手中仍紧握着雕刻刀。我将脸孔埋进手里哭了起来。

……

回过神时，我发现自己仍握着雕刻刀坐在床缘。我像要甩落身上毛虫似的扔开了手中的雕刻刀，刀子滚到地板上。我往桌面一看，不知不觉间刻痕又增加了，已超过二十道。

是我自己刻的吗？但我毫无印象。

我觉得自己似乎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感觉很糟，自己的记忆好像正被谁动手操控着。我不安地望着地上的雕刻刀，刀刃尖端仿佛带着某种引人发狂的不祥妖气。

那是晚饭后发生的事情。

和也躺在客厅地毯上收看职棒转播。他一手支着头，一手抓零食，伸长的双腿每隔数分钟便屈伸一下，每呼吸一次，胸口附近也随之起伏。

杀了他吧。我茫然地想着。我关在自己房里，坐在椅子上等待深夜来临。桌子里仍持续飘出恶臭，简直像我把宠物尸体塞进抽屉深处似的。我交握的两手无法制止地微微颤抖着。

我告诉自己，杀害弟弟一事不能再迟疑，因为不这么做我就完了，他那看穿一切的视线贯穿我的肉体，嘴边浮现的嘲笑纠缠着我的鼓膜挥之不去。就算我紧紧闭上眼，用尽全身的力气遮住耳朵，只要和也他伸手一指，便能戳破我丑陋的内心，将其公诸于世。

为了取得内心的平静，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我前往没有任何人的世界，二是将他从我的世界里排除掉。

几个小时过去，时针潜入深夜的怀抱。我走出自己房间，一边在意着走廊地板发出的声响一边朝弟弟的房间走去。我在房门前站定，走廊上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映在自己眼前。看到那影子呈现的仍是人类的形状，我的心情更是五味杂陈。

我将耳朵贴到房门上确认他已经睡着，握住冰冷的门把一转，房门打开了一道缝隙。我屏住呼吸溜进房里，房门仍开着，因为房里很暗而我不想开灯，便借着走廊上的灯光保持能见度。

床上隆起的被子代表弟弟正睡在里面。我悄悄靠近床边，低头俯视着闭眼熟睡的他。我的身体遮住了照进房门的灯光，在和也的脸上落下了影子。我把头靠近他耳边，打算对他低声念诵有关“死亡”的“咒语”。

就在这时，他突然翻了个身，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从深沉的睡眠中一下子被拉回来的和也发出轻微的呻吟，双眼微微睁开。

他先看到的是敞开的房门和外头照进来的灯光，之后才发现站在床边的我。

“哥哥，怎么了？”

他稍稍偏起了头，微笑着温柔地对我说道。我两手掐住和也的脖子，他一惊之下，宛如女孩子的细瘦肩膀弹了起来。我集中全身的力量发出声音：

“你——去死吧——”

他纤细的手指求救似的在虚空中乱抓，双眼由于恐惧睁得大大的。但我仍觉得哪里不对劲。每当我行使“话语”时鼻腔深处总会感受到的小爆炸不知为何迟迟没发作，我的鼻子并没有滴落红色的浓稠液体。

我的手离开了弟弟的脖子。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咳嗽，也没斥责我，一切简直像是一场梦境，和也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闭上眼睛。他那和平常没两样的状态让我觉得很怪异。走出弟弟房间时，我回头一看，他已经发出安稳的鼻息再度入睡。

啪嚓。我的头盖骨内部有什么爆裂开来，我仿佛被开启了某道开关走回自己房间。一看桌上，发现上头放着一台我直到刚才都没发现的卡式录放音机。那是小型的便宜货，旁边放着大量备用的干电池，看来这台卡式录放音机不是透过充电而是靠电池在运转的。但我怎么可能一直都没看见这些东西？我压根没察觉到它们的存在，实在太诡异了。

卡式录放音机里插有一卷录音带，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非播放这卷录音带不可，仿佛脑袋深处被植入命令似的，我无法阻止自己的手指按下播放钮。

从透明的塑料小窗看得见开始转动的录音带，接着，从喇叭传出我紧张而颤抖的说话声。

***

事情变得有点复杂。

这是第几次播放这卷录音带了？这对于现在正录下这些声音的我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正在听这卷录音带的你，是距离现在几天还是几年之后的我呢？

总之刚按下播放键的你，早就忘记发生了什么事情吧？因为我想要在这卷录音带里录下必要的“咒语”，然后忘却一切，从此不在意任何事情，开始我新的生活。

我录下这卷录音带的理由不为别的，只是想让忘却了一切过着日常生活的未来的我，知道过去的自己干了些什么事。

你会有一种非播放这卷录音带不可的冲动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事先在这卷录音带的最后录下了以下这段“话语”：

“当你想要杀掉谁，或是打算自杀的时候，你将会发现桌上出现一台你一直没注意到的卡式录放音机，接着你会想要播放里面的录音带。”

我不知道正在听这卷录音带的你想杀了谁，或是正打算用什么方法自杀。

但是你现在正在听这卷录音带，表示符合了上述两项条件的其中一项吧。这么一想，播放录音带正证明了你并没有过着平静的日子，还真是遗憾。

然而我一定得让你知道一件事。不管你是想杀谁还是想自杀，都没有必要。理由很简单，因为几乎所有的人老早就无法动弹了，爸爸、妈妈、弟弟、同学、老师，你从未谋面的人们，所有人都已经不是活着的，我想，还活在这个世上的人除了你，恐怕只剩极少数的一群人了吧。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在思考如何才能让世上所有人的眼里都看不见我的身影，这件事你应该还记得吧？

那只狗死掉的隔天早上，我一如往常挂着丑陋的虚伪笑脸在餐桌边吃着早餐。刚起床的和也边揉眼睛边走来餐桌旁，妈妈端来盛着荷包蛋的盘子，爸爸正皱着眉看报纸，他翻页时，报纸的纸边不巧触到坐在一旁的我的手臂，开着的电视正在播放一则洋溢着清洁感的洗衣粉广告，我突然再也忍无可忍，决定杀掉所有人。

也就是说，我下达了下述的“咒语”：

“一小时后，你们的脑袋都会掉下来。”

紧接着我又下了这样的命令。

“你掉在地上的头，会让所有看到这颗的头的人都一丝不差地感染你所下达的‘咒语’。”

当然我也不忘附加一段“话语”让我自己免疫，同时对他们的记忆动了手脚。换句话说，他们将会忘记听过我的声音这件事并如常地离家而去。

当我对家人下达“咒语”的一个小时之后，我的人已经在学校了。这时和也教室那边突然传出骚动，过去一看，弟弟的头掉在地上，而围绕着那摊红色血池的老师和学生们全都脸色铁青。

那是一颗会让看到的人在一小时后死亡的恶魔的首级。我推开发出尖叫的人们和看热闹的人群，悄悄地离开了现场。这当儿，在爸妈的周围一定也发生了相同的事情。

又过了一小时。当着聚集到学校的巡逻警车和附近居民的面，方才曾经看见和也掉下的头的几十个人，他们的头也一齐砰砰砰地掉了下来。没有任何惨叫，只是人头大的重物唐突地滚落地面，而比掉下来的人头多出近百倍的人们，目击了这个场景。

为数众多的人们因为恐怖和混乱引发了暴动，终于，电视摄影机也来了，开始转播这些一小时后便会失去生命的众多人头，这个瞬间，我的“咒语”便乘着电波散播出去，取下一批又一批的人头。

那天黄昏，整个城镇非常安静，鸦雀无声的空气中，西沉的太阳照出了长长的影子。我走在散发红色血腥味的城镇里，看着地上躺着无数安静的人们。奇怪的是，我的“话语”似乎对动物和昆虫也生效，没有头部的猫、狗、螳螂和苍蝇纷纷倒落地上。

大概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事故，到处可见黑色的浓烟。几乎所有的电视频道都没有画面了，偶尔出现没有头的主播直直趴在主播台上的画面。

不久，全城停了电，应该是发电厂失去负责操纵仪器的人，造成负荷过大而无法顺利供电吧，而且恐怕全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同样的事。

我很确定除了自己已经没有其他生物存活了。我在城里信步走着，每寸土地上都躺着人，不论哪里的柏油路面都非常脏。

我看见一辆撞车冒着烟的车子，驾驶座上有个动也不动的人，他的头还好好地连在脖子上。我猜这人大概在看到别人掉落的头之前就因为车祸而死了。

我坐在天桥上，抬头眺望寂静的星空。不可思议的是，在她朝我走过来之前，我完全没感觉到那犹如海啸般袭来的良心苛责。

正当我眺望着星空时，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了细碎的脚步声和寻人的喊声。我往天桥下一看，一台车子出了车祸仍在燃烧，火光映出一名脚步踉跄的年轻女性。我难以置信地出声唤了她。

她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情，似乎很久很久没听到活人声音了。她望向我这边。

一瞬间我理解了为什么她的头还好好地连在脖子上。因为她是瞎

的。

她的运气还真是差啊。我打了个寒噤，接着便逃开了。绝对的罪恶感开始滋生，铺天盖地地蒙上了我的心。然而世界已经无法恢复原状了。

我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看着一动也不动的人们掩埋整个世界，逐渐腐烂，我觉得，我再也无法再忍受这个世界了。

所以我决定忘掉一切。我决定不去意识现在的状况，我要让自己活在大地被死亡包围之前的错觉中。于是我打算在这卷录音带的最后，录下接下来这段“咒语”：

“每当你用雕刻刀在桌上划下刻痕时，你就会认为自己活在一如往昔的日常世界里。你实际上的确吃了东西，也睡了觉，保持健康，持续着生命活动，然而那些都不会影响你的意识核心，你只是一味地深信自己一直过着一如往昔的每一天。”

顺带提一件事，我在考虑单单把自己房里的那张书桌从上述条件里抽离。“你的所有感官将无法欺骗你的书桌。”也就是说，即使你过着与平常无异的每一天，唯有这张桌子是连接着现实世界的。

你现在一定很后悔听这卷录音带吧？你或许又会想要忘掉这一切，又想回到听录音带之前的自己吧？若你现在的确这么想，那你不妨就再往桌上刻下一刀吧。

这张桌子并不是你的幻觉。因此你听了这卷录音带之后抹消记忆的次数，将忠实地以刻痕的形式留在这张桌子上。现在，桌面的刻痕有几道了呢？

***

我的独白仍持续着。看来，过去的我透过录音带对我自己下达“咒语”操控了我的记忆。我一凑近桌子就闻到一股臭味，或许是来

自雕刻刀划伤的一道道刻痕，或许是从抽屉深处那个光线无法抵达的洞穴的彼方飘散过来的异样腐臭。那一端的现实世界，唯有将臭味通过我桌子的抽屉不断流入现在的我的鼻中。

我坐在床边想象着。在这个被腐肉覆盖表层的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穿着制服去上学；为了表明我不会逃票，我对着无人的剪票口出示我的月票；我深信电车在摇晃，其实我只是沿着铁轨一路走去学校吧；我踩着地面上各式各样柔软的东西，静静地走进校门；为了讨所有人欢心，我露出虚假的笑容走进永远无人打扫的教室；我梦见教室里同学们吵吵闹闹的，而老师大吼要大家安静，实际上只是我一个人一直坐在死寂的教室里罢了。我的头发长了，眼神空洞，还是拼命装出笑脸，这样的我与其说是人类，更像是动物吧。

有人敲我的房门。我应了声，抱着仙人掌的妈妈便开了门。

“还没睡啊？早点睡吧。”妈妈面无表情地说。

这个人也只是看起来像是活的，其实早就死在某个地方了吧。

这世界只剩我一个人了。一想到这里，我终究无法压抑内心涌起的某种情绪。

“你怎么手一边抖一边哭呢？哪里不舒服吗？”

我摇摇头，在心里喃喃说着对不起。我会哭不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喔，是因为我终于放下心了，是因为我曾经梦寐以求唯有自己一人的世界终于来临了，我的心终于得到平静了。

# 在即将坠落的飞机中

## 1

“我想请问一下，你相信诺斯特拉达姆士[12]的预言吗？”

听到有人这么问我，我的视线于是离开了窗外飘浮的白云。开口的是原本坐在我右边座位的男人。他穿着朴素的灰色西装，走在路上的话，大概五分钟内就会和五个和他差不多类型的人擦身而过。三十岁上下，应该和我同年龄层吧。

“预言？你说1999年世界会毁灭的那则？”我反问。

男人点点头。

“听过啊，在我小时候很流行的。不过……不好意思哦……”我从座椅间的空隙望向走道，“现在这种时候讲这种事情不会太莽撞了吗？”

“就是这种时候才要讲啊。”

座位是三个单人座并排的。我靠窗，男人坐正中间，靠走道的座位则是空着的。

“你想搭讪？”

“不是啦，我已经结婚了……虽然跟我太太目前处于分居状态。”男人微微耸了耸肩，“我是要讲诺斯特拉达姆士的预言。我啊，本来一直深信不疑的，1999年，人类一定会灭亡，而我会死掉。”

“我也是。我是在小学时听到那则预言的，怕得晚上睡不着，害得我还很认真地思考自己和父母的死亡呢。没听到预言之前，根本觉

得死亡事不关己。1999年，我是二十一岁……”

男人有些讶异地扬起眉毛。这男人的举止像一名猜谜节目主持人。

“那我们年纪一样，同届的。”

“是吗。总之，我只规划了自己二十一岁之前的人生。”

“结果世界并没有毁灭啊。这样说或许有点夸张，不过在那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的日子都是余生了。”男人仿佛叹了口气般感慨良深地说。

我们的座位在机舱的最后一排，从我左手边的四方形窗户可以看见蓝天，眼前是一整片平坦的白云，仿佛大地上挤着满满的羊群，简直像天国一般的和平景色。

“一直维持这种姿势实在有点累呢。”男人苦笑着说。

我们都弯着腰，身子往前靠，像要藏在座位暗处似的，彼此紧靠肩膀，压低声音谈话。因为一直弓着背，脊椎都快散了。

“真想大大地伸个懒腰，还是算了。没办法。”

他也同意，男人把脸凑近座椅间的空隙，透过空隙的某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走道的前方。男人的脸凑在座椅间继续说：

“我还没搭上这班飞机就在想了，在诺斯特拉达姆士预言落空的1999年之后出生的孩子，究竟是怎么看待死亡的？他们和我们的生死观一定截然不同吧。1999年之前就懂事的我们，童年时期就算再怎么快乐，还是受到那个诅咒般的预言纠缠，心中总是有一丝阴影。即使是不相信世界会灭亡的孩子，心里某个角落里一定也存有“不过只怕万一……”的想法。但是在预言落空之后懂事的孩子一定不一样，他们压根没有机会思考世界灭亡或自身的死亡吧。”

“会吗？很难说。车祸意外那么多，环境问题也愈来愈严重，就

算没有诺斯特拉达姆士的预言强迫他们思考死亡，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很自然会去思考这些事情吧。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

男人迅速瞅了我一眼。

“原来如此。说不定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他话说完又透过座椅空隙窥视前方，嘴边浮现自嘲的笑容。机身倾斜了一点，同时传来空罐滚动的声音。从刚刚开始就一直这样了，每当机身倾斜，空罐便在走道上滚来滚去。

“不过，我可从没想过自己会因为坠机而死掉。你想象过吗？再过一个小时，这架飞机就会掉落在某个地方了。”

“真伤脑筋，我还有个计划了很久正要去做的事情呢，竟然会坠机而死……唉……真令人泄气……”

我缩起肩稍稍抬起头，越过前座的椅背确认前方的状况。如果现在是过年或是中元节之类，机内座位可能会全部坐满吧，但目前只有一半左右的上座率，而站在走道上的身影依旧是那名持手枪的劫机犯。

劫机发生在三十分钟前，当时飞机刚起飞。一名坐在前区座位上看似大学生的男孩站起来，从头顶的行李置物箱拿了什么东西出来，当空姐走过去告诉他出于安全考量请他坐下的时候，男孩从置物箱的背包里抽出一把像是手枪的东西指着空姐。

“请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就算我……就算我……”

男孩讲着莫名其妙的话。他穿着一件起毛球又脱了线的旧毛衣，外面搭一件被染到颜色的白色外套，头发是自然鬈，鬈得挺厉害，还有一撮睡觉时压到的头发，像天线一样翘起来。他握着枪的手微微颤抖着，那把枪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更像是水枪之类的东西。

“我不能不管你，这是我的工作！”

空姐似乎也觉得那是玩具枪，所以毫不在意枪口正对准自己，口气强硬地对男孩这么说道。男孩好像也有点慑于她的气势，正打算坐回座位上。看到男孩的反应，空姐露出胜利的得意表情乘胜追击。

“我说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居然在系上安全带的灯号还没熄灭的时候就站起来？还有你那身打扮又是怎么回事？拜托你多看一点服装杂志学学人家好吗，真土！”

这时机内所有乘客全盯着男孩瞧，每个人都转头看着被空姐痛骂的他，露出或窃笑或嘲笑的表情。男孩一脸羞愧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服装，然后再度将枪口对准空姐，扣下了扳机。机内只响起一声干巴巴的声响，空姐便应声倒在走道上。所有乘客的脸色倏地转为苍白。在所有人一动不动的眼神注视下，这名大学生模样的男孩穿过走道往驾驶舱走出。

“大家，请不要轻举妄动，有人动我就开枪了。我现在要去跟机长讲一下话。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他边走边说，一路上不停地向众人低头道歉，畏畏缩缩的样子，看上去很没出息。这时候前区座位上有个男人站了起来，是一名西装笔挺的帅气男子。

“你给我站住！”

他的声音比男孩有威严多了，而且响亮，男孩吓了一跳，一脸困惑地停下脚步呆立着。

“什、什么事？”

“少装蒜，你拿烟火吓坏了人家空姐，却连一声道歉都没有！”

“就、就算你这么说……”

男孩一边说，一边打量着这位威风凛凛的西装男人。

“好高级的西装呢……你想必是从很好的大学毕业，然后进了大

公司吧……”

男孩的口气似乎非常羡慕。于是威风凛凛的西装男人从鼻子哼了一声，整了整西装领子说道：

“好说，我可是T大毕业的。至于T大，当然就是东京大学了。”

男孩突地朝他开了枪，接着转头问机内还有没有谁是T大毕业生，没人举手。男孩走进驾驶舱之后，机舱内一片哗然。不久，男孩走了回来，众人又安静了下来。

“各位，请安静地听我说。这架飞机上将近一半的座位都坐了乘客，大家或许要返乡，或许去观光。我知道会造成各位的困扰，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架飞机的目的地将从羽田机场变更为T大校园。”

像是要确认机内每一个人都听清楚他的话似的，男孩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从现在开始，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这架飞机就会撞上T大的校舍。各位，请和我一起死吧，拜托你们了。考了五次T大都落榜的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原来这位看似大学生的男孩并非大学生，只是一名失业的男孩。而搭上这架飞机的我们这些乘客，便成了他自杀的陪葬者。

听到第二声枪响时，我和隔壁座位上穿朴素西装的男人同时探头望向走道前方，只见男孩很伤脑筋似的盯着尸体看。

“啊啊，真是的，我明明说了请不要轻举妄动，为什么要乱动呢……”

说完，他一脸的很不好意思，朝着周围被枪响吓到掩住耳朵的乘客低头致歉。之后，接二连三地有乘客打算趁男孩不注意时夺下他的手枪，他们一站起身便扑向男孩背后。男孩焦虑地在走道上徘徊，举手投足间，表情简直就像在求别人欺负他似的，十分懦弱，可能正是

因为这样，每个乘客都暗忖自己应该两三下就可以压制那个男孩，连手臂根本没什么肌肉的我都忍不住觉得自己打得赢他，可见男孩身上所具备的被欺负的特质有多强烈。他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请欺负我”的光芒，挑逗着众人的嗜虐心。

然而扑向他的乘客，不知为何都踩到了不知从哪儿滚过来的空罐滑跤，接着就被男孩开枪击中，倒地不起。

只要机身一倾斜，空罐便在走道上滚来滚去，害人跌倒之后，再度滚进不知哪个座位底下。

“那个男孩子，有神在帮他呀……”

隔壁男人躲在前座椅背的后方说道。为了不被流弹波及，几乎所有乘客都把头低下来。

“为什么每次都会踩到空罐呢？一定是太专注了，才没留意到脚下吧……”

劫机犯要是发现我们在偷偷交谈，不知道会怎么想，不过看样子只要我们低下头躲在座位暗处，应该就不会被发现。

“踩到空罐还能不跌倒的，应该只有幽灵那种没脚的存在吧。不过说真的，没想到我竟会成了别人自杀的陪葬品啊。”

“这架飞机真的会坠机吗？”

“假如这是小说，在故事的最后，主角一定会采取某种行动解决掉那个男孩吧。”

“然后我们就得救了？”

“这个嘛。不过如果是某本短篇故事集里特别收录的新增作品，或许就不会有这么称心如意的结果了。我想一定会坠机的，我们所有乘客都会品尝到坠落和逐渐逼近T大校舍时所带来令人发狂的恐怖啊。”

男人把食指按住自己的额头，很感慨似的摇了摇头，完全是演员的肢体动作。我叹了口气。我是为了某个目的才搭上这班飞机的，无论如何想不到会碰上劫机。

我讨厌坠机这种死法。从小我就向往安乐死，看见流星的时候，我甚至会许愿说：“请让我的死法是如同睡着一般死去，那我就算结不了婚也无所谓。”

“我真的很不想死于坠机，怎么办？”

“对啊，当然不想死于这种方式啊。飞机坠落的瞬间，一定会痛苦得令人难以忍受，骨头会断掉，内脏会飞出来，还会被大火烧身，总之一定很凄惨吧。”

“我希望至少能在瞬间死掉，那样就解脱了……”

“太天真了！”

男人气势十足地说道，但其实也只是劫机犯听不见的低语程度而已。

“说什么瞬间死掉，你真是太天真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根本无法预测呀，说不定会半死不活地拖着，比如被支架插进肚子好几个小时都没人管。”

我想象着自己疼痛挣扎的模样，腋下开始冒汗，一阵呕吐感直蹿上来。

“可以的话，我真想安乐死。”

听到我这句已然放弃的低喃，他以劫机犯听不见的程度弹了一下响指，满脸笑容地说：

“我就等你这句话。”

我稍微后退身子问他：

“我说你呀，到底想干什么？这种节骨眼还弹响指？再怎么没常识也该有个限度吧！”

“抱歉抱歉，我还没告诉你吧？我的职业是推销员。”

男人从西装内袋取出了什么，凑近我的脸。

“请看一下这个。”

男人伸出的手里握着一支小小的针筒，里面装着清澈的液体。

“只要注射这个药，就能毫无痛苦轻快地死掉。这是最后的存货了，怎么样，买不买？”

大概又有人站起来想夺走男孩的手枪，机舱内响起空罐滚动声和枪声。

## 2

“也就是说这支针筒里装的是安乐死的药？”

“一点也没错。如果在飞机坠地前注射这支针自杀，就能够毫无恐惧毫无知觉地死去了，真是最适合现在这种状况的商品，对吧？要买的话，动作得快点哦。”

“为什么？”

“因为从注射到药效发作大约需要半个钟头。假设飞机在一小时后坠落，你就得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之内决定要不要买下它，然后打针，不然你就会在药效发作之前造访T大了。所以请快点做决定吧！”

“你这人，是死神吗？”

“我只是一介推销员罢了。你似乎觉得我这样的普通人手上却有安乐死的药很怪？好吧，我告诉你吧，其实我呢，本来是打算拿它来自杀的。”

他将针筒放回西装内袋，望着远方说道：

“我从小就立志要当个推销员。很怪吧？老师也是这么说的。要说这份工作有什么魅力，我想就在于和人谈话将商品卖给对方时那种类似讨价还价的地方吧。”

“后来你实现梦想，当上推销员了嘛！”

男人点点头，但看起来一点也不开心。

“可是我没有当推销员的才能。我当了将近十年的推销员，业绩却毫无成长，连后辈都追过我，我在公司里的地位比新进员工还要低，老婆也对我死心，离家出走了，现在应该住在东京的娘家吧。”

“所以你对人生绝望，决定自杀？”

他点头。

“我认识一个医生，他理解我的想法，于是我花了一大笔钱跟他买到安乐死的药。”

“好厉害的医生呐。”

“那是个年纪很大、有点痴呆的医生。总之我弄到了安乐死的药。我是为了前往死亡之地才搭上这班航班的。”

“你本来打算下飞机之后找个地方打针是吧？”

“我想让我老婆难堪，所以我要死在她娘家的玄关，这样她一开门就会看见我的尸体。她一定会大吃一惊，不知道该怎么办吧？然后一定会被附近的邻居冷眼对待。”

“这计划也造成太多人的困扰了吧！”

“请不要管我。不过现在托劫机的福，计划全泡了汤，剩下的只有我西装里的针筒了。怎么样，要不要买？这是我人生最后的愿望

了，我希望能以推销员的身份卖出东西。能不能请你买下这支针筒，让我心满意足地划下人生句点呢？”

他露出被雨淋湿的小狗的可怜眼神对我说。我思考了一下，这提案不赖。

“可是那支针一定很贵吧？多少钱？”

“你身上有多少钱？”

我小心不让头高过座椅，从手提包里取出皮夹，打开让他看。

“一万圆纸钞三张，剩下的都是零钱吗？哦，有银行卡。你户头里有多少钱？”

“三百万左右。”

“那么全部加起来，卖你三百零三万吧。”

“太贵了，这可是我全部的财产啊。”

“人死了身上有多少钱都没用吧？怎么样，要不要把银行卡给我？当然密码也麻烦一并告诉我吧。”

“……原来如此，我晓得了，你和那个劫机犯是一伙的吧？你们的计谋是引起劫机骚动，然后在机舱内高价贩卖安乐死的药，对吧？”

推销员笑了出来。

“有必要为了诈欺而不惜杀人吗？”

他努了努下巴，示意仍倒在走道上没人善后的空服员。

“……好，我就相信你的话。但是要我拿全部财产买你一支针筒太不划算了。一万圆我就买，再说，一万圆都算贵了。”

其实我很想立刻买下那支针筒。横竖都要死，钞票跟纸屑没两样，而且就算我把银行卡给他，他也没机会领钱，因为他一样难逃坠机命运。但我有我的自尊。

“三百零三万圆根本是天价，真的太贵了。”

“你在这种情况下还想杀价啊！只卖你一万圆的话，我是没办法安心成佛的啦！”

“谁管你能不能成佛？我的生存意义就是杀价，每天在蔬菜店鱼店杀价杀价再杀价就是我唯一的乐趣。高丽菜被虫咬了个洞啦，鱼太瘦啦……跟老板挑三拣四让他算我便宜一点，这就是我一整天下来唯一好好和别人讲话的时间啊。”

“你的生活会不会太阴暗了？你上班的时候不跟人讲话吗？”

“不讲。我在漫画网咖打工，就算有人跟我搭话，我也充耳不闻。本来我的个性就很怕人，才会到了这个年纪还未婚独居。”

“太浪费了。虽然我这么说很奇怪，可你的五官很漂亮啊。”

“我知道。”

“……还真敢说。”

“但是我有心理创伤，所以彻头彻尾地畏惧人，尤其是男人。曾经有个男人对我做了非常过分的事……”

“非常过分的事？”

“很过分，连能不能写成文章发表都令人犹豫再三的残忍对待。”

他一脸很想知道的模样，于是我把自己高中时受到的残酷虐待告诉了他，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让我身心受创的男人的名字与长相。

听完我的话，推销员的额头冒出冷汗，像要忍住反胃似的掩住了

嘴巴。他双眼通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天呐，这真是太过分了……打个比方，这就像是本格推理小说里凶手是年轻女性而其犯罪动机是过去遭遇的强暴事件一样令人心情低落啊。”

“对吧？事实上，前几天我终于拿到那个男人的住址了，我私底下请侦探调查的，听说他就住在东京。”

“为什么要查出他的住址？”

“你在问什么废话？当然是为了报仇啊！侦探告诉我，他已经结婚，还有了小孩，你觉得我能坐视他拥有幸福家庭吗？所以我才搭上这班航班，本来打算一到羽田机场就立刻去他家，当着他的面杀了他的孩子。”

“你这才叫做造成别人的困扰吧！”

“请不要管我。我的事情不烦劳你操心。”

机内又响起空罐滚动声和枪声。我没一一探头确认，不过一定又是有人想扑到那个男孩身上，结果踩到滚出来的空罐摔跤，反倒被杀了吧。

“好吧，言归正传，虽然很对不起把杀价当成唯一乐趣的你，但一万圆实在太廉价了。”

“正因为已经是人生的最后，所以我更不能在底牌被摸清的状况下向你买啊。再说，你究竟是花了多少钱跟医生买的？”

“为了拿到这一支针，我可是付了三百万给那个痴呆医生呐，再怎么说，一般人使用这种药是违法的嘛，所以被他宰了。不过这价钱刚好跟你户头里的金额一样，正是一笔不赔不赚的交易哦。”

“你的话到底有多少可以相信的呢？说不定你只花了三百圆，却骗我说你花了三百万。”

为了确认推销员是否说谎，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他立刻把视线转开，简直就像从妈妈钱包里偷了零钱的小孩那样装傻。

“因为把原价说得高一点比较好嘛……”

他仍看向他处，心有不甘地小声说道。

我思考着此刻他手上安乐死的药究竟有多少价值。对于愈恐惧坠机死亡的人来说，价值一定愈高。然而左右药的价值的因素只有这一点吗？

“话说回来，你自己为什么不用那个药？”

“我说你啊，那当然是因为我想在人生的最后把东西卖给别人，从而获得充实感啊。”

我一边思考，一边抬起头来越过座椅望向拿手枪的男孩。他站在走道正中央笨拙地装子弹，两名充满正义感的男子趁隙扑向他，其中一名照例踩到空罐滑倒，另一名被前者拖累，也一并摔到地上。枪声响了两次，再度恢复安静。

“是了。这笔生意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一种赌博。”我弄懂了，转过头去看着推销员。

他一脸讶异地看着我。

“你刚刚说：‘从注射到死掉要花半个钟头，如果不赶快买下针并注射的话，飞机就要掉下去了。’为了摆脱坠机的恐惧，必须在飞机开始坠落之前提早注射。重点就在这里。万一注射之后，那个男孩被制伏，飞机平安无事抵达羽田机场……”

我瞪着身边低着头的推销员，他尴尬地干咳了一声。

“……这样一来，已经打针的我就不会知道其实没坠机而安乐香甜地死去，甚至不会知道自己被骗买了根本不需要的商品。另一方面，躲过劫机事件平安生还的你，去银行把我户头里的钱通通领走，

这样你可是净赚一大笔呢！假设你跟医生买药的原价是一百圆，你就赚了二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圆呐。”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嘛，我也、我也是刚刚被你这么一说，才想到有这种可能性。”

“骗子。”

“你听好了，的确有可能像你说的，根本不会坠机。你看看那个男孩，他拿枪的手势蠢得好像随时都会打到自己的脚，但他却运气好得现在都没被制伏，飞机仍处于被劫持状态，这样下去再过几十分钟，飞机肯定会坠落T大校园吧？”

“讲得跟真的一样，你只是想要我买药才这么说，其实你心里早就把筹码压定会有人制伏那个孩子吧！”

“这个嘛……”

他嘴边露出了微笑，狐狸般的狡猾笑容。

“我从哪边能得利，我就压哪边。总之你买不买药的关键点已经很清楚了吧？也就是说，假如那个男孩不屈不挠地贯彻了自杀的决心，你就会买下针筒。反正都要死，与其坠机，不如安乐死比较轻松吧？但是，万一那孩子半途而废，你就不买药，明明没坠机却安乐死，也太愚蠢了。”

“你很坏心眼嘛，真是一笔低下的交易。”

我看向窗外，依旧只见蓝白两色。

“但你的说法很有趣，我想再多观察那个男孩一阵子，看状况再决定要不要买。不过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先来决定价钱吧。”

“这样啊……好吧，我们刚刚争吵过要不要便宜一点了，看来那不是个问题了，问题其实在于，你要不要告诉我提款卡密码。”

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我死掉后，他大可直接拿走我的钱包。钱包里的三万圆一定会被他抽走，其次才是鉴于我有没有告诉他提款卡密码，他能得到的另一个金额。也就是说，他的获利会是三万圆与三百零三万圆的二者之一。

“你的提款卡密码该不会是你的生日吧？”

“正是。有什么问题吗？”

他扬起双眉，惊讶地说道：

“你就这么大喇喇地说出来？刚刚看到你钱包里有驾照，我就知道你的生日了，也就是说你安乐死的价钱是三百零三万圆哦。”

“可以啊，反正已经是人生的尽头了。”

我微笑地说道，他也同样露出了笑容。

“请问一下……你们两位为什么能够那么从容不迫呢？”

肩并肩对话的我与推销员的头顶传来了说话声。

“哦，稍等一下，马上就好，我们就快讨论出一笔大生意了。”

推销员抬起头来这么说道。当他看到声音的主人时，喉咙发出像鸭子被掐住脖子的声音。

“啊，真抱歉……”

“不不，我打断二位才不好意思。请继续谈你们的生意吧。”

声音的主人站在走道上，手里紧紧握着手枪。我的视线无法从那把手枪移开。对我们说话的是劫机的男孩。

我们邻近座位一名体型高大看似柔道社社员的男人站了起来，打算袭击男孩，我和推销员全身僵硬得动弹不得。我想象着眼前即将展开前柔道社社员和手无缚鸡之力男孩的格斗场面，然而没想到前柔道

社社员踩到不知哪里滚出来的空罐摔了一跤，一头撞上座椅的一角，再也不动了。男孩摸了摸他的颈动脉，确认他已死亡。

## 3

“我从刚才起就很在意你们。”男孩坐在推销员右边的空位上说。

三张相邻的座椅，从靠窗的左边算过来分别是我、推销员、男孩各占一个位置。我看了看手表，开始劫机到现在过了将近四十五分钟。

“我一直觉得你们躲起来鬼鬼祟祟地不知道在讲什么。该不会是计划要怎么扑到我身上夺下手枪吧？还是在嘲笑我翘起来的头发？穿着？还是我在学校被取的绰号？我一开始是这么以为的，但仔细一看，该怎么说呢……我发现你们两人的表情和其他乘客不大一样……”

“是吗？哪里不一样？”

我把身子稍微往前倾越过推销员这么问他，而推销员则稍微往后靠，好让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男孩。男孩很不好意思似的，用没拿枪的手顺了顺头发，但他的手一抚过去，睡翘的头发还是像天线一样竖了起来。

“其他乘客都怕得要命……就连为了拯救大家而向我扑过来的人，脸上也都是紧绷的表情。有些人一直啜泣，很多人一脸苍白。可是只有你们两个人一脸像是在自家客厅聊天的表情。你们难道不怕我和手枪吗？果然像我这种人跑来劫机实在太滑稽了，反而不觉得恐怖吗？还是说考不上T大的人就不能劫机呢？”

“没那回事，我们害怕得不得了啊，比如你那……”

推销员吞吞吐吐地盯着男孩子翘起来的头发。

“……我觉得你那种心里纠缠了各种情结的举止很病态，真的很

可怕啊。”

“什么情结，我根本没有那种了不起的东西，我只是总觉得大家都在嘲笑我罢了，我只是觉得路上经过我身边的狗也好，电视里的女高中生也好，大家都在心里嘲笑我没考上大学。”

“这样啊……”推销员这么说着，对我使了个“这孩子相当危险”的眼神，一边以装出来的温柔口吻对他说：“你的内心真的太纤细了。”

我看看周围，机上每个人都像男孩所说的那样脸色惨白，虽然没人敢露骨地转过头来看，但是全机舱的人都很在意我们最后这一排的动静，尤其坐在附近的人更是竖起耳朵听着我们的对话。我再度看着男孩说道：

“我想，我跟这个人不像其他乘客那么害怕，或许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男孩歪着头，露出想听我继续往下说的表情。

“虽然坠机死亡真的很恐怖……但是我想，或许我们比起其他乘客更能坦然接受死亡吧。”

我指着推销员跟男孩说，这个人打算自杀，而我在高中时受过某个男人残酷的对待，正打算去找他复仇。男孩听完我的痛苦经历，也跟刚才的推销员一样捂住了嘴巴。

“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无法相信男人了……”

男孩眼眶有些泛红地凝视着我，踌躇许久，终于下定决心开口说：

“你想杀了那个伤害你的男人？”

“嗯，是啊，没错。我希望他痛苦地死掉。不这么做的话，你想，我的心情就不会有平复的一天，对吧？就是这样了，我和这名推销员都待在离幸福有点远的地方，所以就算碰上坠机死亡的不幸，我

们心中的某个角落也会觉得，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吧。”

“所以你们才能这么镇定地聊天啊……”

男孩像是理解了似地，点点头。他沉默着思考了一会儿之后，垂下头说道：

“你很坚强。遇上了这么残酷的事情也没想寻死，反而一心想着复仇，活到现在。”

“是啊，不过好像再过不久我就要死了。”

我这么一说，身旁的推销员便说：“哈哈哈，说得好。”

我探出身子，从男孩低垂的脸颊下方窥看他。他吓了一跳，略微直起身子。

“对了，能不能告诉我，你对劫机这件事抱了多大的决心？”

此话一出，包括男孩、推销员和周围竖着耳朵的乘客全露出一头雾水的表情。

“你在说什么啊？”

推销员压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回座位上。

“等一下，这很重要。他究竟抱了多大的毅力做出这件事情，是关系到我要不要买药的重要判断因素啊！”

“哦，原来。这么说也是。”

推销员点了点头。

“药？那是什么？”男孩不解地问道。

我和推销员交换了一下眼神，犹豫着该不该告诉男孩安乐死的事情。但最后我还是将针筒的事以及我买了药之后万一劫机失败时推销

员的获利金额，通通告诉了他。

“也就是说，你在烦恼要不要买这名推销员手上的针？”

我点点头。推销员咳了好几声，问男孩：

“那么，请你说一下吧。请问你究竟下了多大的决心才扣下扳机？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要拖着我们一起自杀？”

男孩以出人意料的坚毅表情看着推销员的眼睛，推销员似乎被他眼神震慑，微微缩起了身子。

“我只是，恨透了这一切。”

男孩开口说道。

“我的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考上T大是我的义务，我无法想象自己除此以外的人生。在母亲的教育中，考不上T大，我就不配当人。结果一路成长至今，我一直以进入T大为我的生存目的。”

“那毕业之后呢？”推销员问。

“你在讲什么？那就是余生了。没错，只要考上就好，之后的人生怎样都无所谓。总之，为了考上T大，我拼命地用功，当大家都在打电动、和女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我只是一味地埋头苦读。”

“那念书以外的时间，你都做什么？”我问。

“我会腌酱菜。”

出乎意料的答案，我和推销员面面相觑。

“腌酱菜是我的兴趣，酱菜桶总是放在我的书桌底下。酱菜是很深奥的东西哦。”

说完男孩子开始说明依据蔬菜切法的不同，酱菜的嚼劲和腌渍的时间都有所变化，还解释了腌酱菜时盐分的浓度。他说这些事情时的

表情十分开朗。

“当我独自一人在阴暗的家里默默地腌酱菜时，内心便觉得非常平静。我从小学时代就一直是这样了……”

“看来这孩子从小就很危险呐。”推销员悄声对我说。

“学校里，大家好像都在嘲笑我，说我的穿着很土。我很害怕，根本不敢走进服饰店，我怕我踏进店里店员也会嘲笑我。像我这种人还想打扮实在太滑稽了，对吧？所以我只是把母亲买给我的衣服穿在身上而已，我自己买的东西就只有笔记本跟文具。当大家努力存钱买唱片时，我存零用钱下来都是买钢笔。我只知道念书，根本没有同学想理我，就算聊天也没有任何交集。大家都在我背后说我‘好臭’，明明我每天都洗澡……”

“真是没创意的说词。”我说。心里想着多少是因为他身上有酱菜的味道吧。

“我的母亲和所有亲戚都认为我一定会考上T大，但还是进不去。”

“为什么？”推销员问。

“因为T大不让我进去。”

“我是问你为什么啊？你每年考试那一天都刚好感冒吗？”

“没有啊。”

“还是帮助迷路的小孩所以迟到？救了溺水的小孩？还是你一直握着得脑瘤快死掉的小孩的手？”推销员念出考试失败的各种可能原因，但男孩只是悲伤地摇着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不服气地问了老师为什么我考不上，结果老师告诉我……我不是上T大的料，一辈子都不可能考上，叫我还是放弃比较好。”

只是程度不好嘛。虽然没有任何人说出口，机舱内却飘着这样的气氛。不过男孩自己却说：“实在是太过分了。”嘤嘤地哭了起来。

“后来父母、亲戚……所有人都瞧不起我。你们能理解那种感受吗？要怎么说你们才懂？一开始老师说我不可能考上T大时，我根本不相信，但是今年我第五次落榜，我终于接受了自己根本考不上的事实。这样的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这二十三年来的人生算什么？我的母亲只教过我进T大这种生存方式啊！我真是太没出息了，我太没用了，我好丢人，我不论去哪里都觉得所有人都在嘲笑我。”

坐在座椅上的男孩垂头丧气地往前拱起身子，没拿枪的左手掩住自己的脸。

啊啊，我恨这一切……

他呻吟般地吐出话语，那低沉的声音仿佛搔抓着地面。他遮着脸，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听得见他喃喃自语。

我听见哄堂大笑……是同学的笑声……大家都在笑我……，笑我翘起来的头发……笑我根本没牵过女生的手……大家都在心里笑我……啊啊……我受够了……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啊啊……我受够了……我要杀光世上所有人……我不行了……谁来救救我……我恨、我好恨这一切……

男孩遮住脸的此刻，正是扑上去夺他手枪的大好时机，但没人这么做，现场所有人都被他异样的行径震慑住，他内心的黑暗乘着声音穿透了每个人的皮肤。

我恨……我好恨……那就是我对所有人的感觉的名称……我恨所有的人……我想杀光所有人……我想让你们尝到绝望的滋味……让世界上的所有人尝尝看……

男孩放下遮住脸的左手，仿佛哭过的通红双眼盯着我。他其实面无表情，但那一瞬间，我却觉得他眼白中的红血丝宛如火焰。

“可是，我又没办法杀光世上所有人，所以姑且先挟持这架飞机再说。劫机的话，我一个人也办得到对吧？机上的乘客也是，作为坠机地点的T大校园里的人也是，全都毫无道理地死去，然后全世界都会报道这条令人难以忍受的新闻，这就是我的希望。对了，我之前在网络上经营酱菜邮购，卖得非常好，一年赚了将近三百万圆呢。”

“比我的年薪还多啊……”推销员自言自语着。

“但是，我的人生目标是T大，不是钱。总之我把赚来的钱拿去买手枪了。”

“跟谁买的？”

“住在某条小巷里的枪枝贩子，对方只会说简单的日文，大概是中国人吧？他讲话语尾都会加上‘嗯哦’。”

真有那种中国人吗？我忍不住想了一下，但还是闭着嘴什么都没说。

“我跟那个男的买了手枪和子弹，搭上了这班飞机。”

“你是怎么把手枪带上飞机的？不是有警卫吗？”

“我把一叠钞票扔到他脸上，他一脸恍惚地让我通过了。”

“哦，这样啊……”

金钱的力量真是可怕。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种状况了。”

男孩看了看手表。

“啊，都这个时间了。大概再三十五分钟就抵达T大校园了。”

他看着我的眼睛。

“我跟你说，我一定会让这架飞机坠落。不这么做，我的心情就不可能平复的，我要把不幸……把绝对性的、压倒性的、毫无道理的死亡带给全世界的人。”

此时的他身上丝毫不见在走道上徘徊时的惴惴不安，他眼里有着绝对要让这架飞机坠落的强烈意志。于是我下定决心对推销员说：

“我买那支针。我赌这架飞机会坠机，所以我要早一点安乐死。”

## 4

“这样真的好吗？”

推销员像要确认似的问我。

“把药给我吧。”

我环视机内。走道上倒下好几个人。

“我刚刚看着这男孩的眼睛，确实感受到了他的决心，这让我打从心里相信这架飞机铁定会坠落，机舱内所有人都将尝到身处地狱般的恐怖滋味。”

“你这女人在说些什么啊？”推销员难以置信地说。

“所以我要买下‘安乐死’。我决定了。”

我将手提包里的钱包递给推销员，对现金和银行卡毫无留恋。

推销员从西装内袋拿出了针筒。小小的细长玻璃针筒里装着透明液体，我和男孩以及走道两旁座位的乘客们全盯着那支针筒看。

“装在这支小针筒里面清澈的水，真的掺有能把一个人类的一生终结掉的‘死亡’吗？”男孩问。

“那是无痛而甜美的‘死亡’哦。”

推销员这么说，将针筒递给了我。我小心不让它掉下去，用双手慎重地接了过来。掌心上的针筒几乎感觉不出重量，我将它举到和眼睛等高，窥视着里面的液体。透过透明的液体看得到另一边的光景，针筒的玻璃让那些景物仿佛软软的麦芽糖般弯曲着。周围所有视线全集中了过来，甚至还有人从座位直起身子转头看我。

“……这么多人围观，我很难死呢。”

我这么一说，机内还活着的乘客们纷纷干咳着移开了视线。

“我得赶快了，你说过药效发作需要三十分钟的。”

我卷起左手的袖子。因为是长袖，最多只能露出手肘一带。

“我没有自己打针的经验，该怎么做？”

“随便打个地方就行了，那个医生说打哪里都死得成。”

推销员的话给了我自信。我拔开针头盖子，细长的银色针头接触到空气。我望着针头尖端一会儿之后，转头对男孩说：

“我赌了你会顺利让飞机坠落哦，所以请你务必加油，将所有人推下恐怖的深渊吧！”

男孩很有精神地点了头。

“我知道，我不会让你白白安乐死的。”

“这两个人从刚刚就一直聊着相当恐怖的话啊……”

我无视推销员的喃喃自语，将针筒里的空气挤出来，直到针尖滴出一点液体，然后把针头对着左手肘内侧刺了进去。针尖刺穿皮肤，传来轻微的疼痛。我推动活塞让液体流进体内，手臂内侧感受着扩散开来的冰冷液体。

注射完后我抽出针头，将空空如也的针筒还给推销员。我放下卷

起的衣袖，说声“再会了”便闭上双眼。深深的黑暗在我眼前扩散开来。

“奇怪，她已经一动也不动了……”

“我说药效发作要三十分钟是骗她的，医生说这是实时发作的药。”

“你为什么要说谎？”

“我得尽早让她决定买药才行，因为要是你被制伏了，这交易就没办法成立了，不是吗？”

“仔细想想的确是这样，我懂了。这么说来，你是希望我被制伏吗？”

“这样我才能得好处呀，她的存款就都是我的了。其实那个药，医生等于是免费送我的，所以我是净赚一大笔。我想用那笔钱开始新的人生，或是先玩乐一阵子再来考虑自杀。啊……全新的人生喔……难道你不曾想过以脱胎换骨的重生心情让人生从头来过吗？”

“我太憎恨积极向前这件事了，当作自己死过一遍再开始新的人生……这对我来说太困难了……对了有件事要麻烦一下，不只你，麻烦正在听我说话的各位，我想请你们站起来往飞机前方的座位移动。有些是本来就空着的位置，有些是后来没人坐的，其实有将近一半的座位是空的，对吧？我想请大家集中坐到同一区，这样我比较方便监视。”

“没问题呀，大家来换个座位吧。不过，所有乘客都集中在前半部，飞机不会斜掉下去吗？”

“反正都会掉下去。”

“说的也是。那她怎么办？”

“……就留在这里，倒在走道上的人也维持原状。还活着的人请

全部移动到前面去。这是命令。是不是你们不愿意听我这个没考上T大的人的命令？”

我判断自己应该已经死了，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当我转了转头放松颈项的时候，发现左手边是窗户，我仍和死前维持相同的姿势坐在座椅上。看来即使成了幽灵，还是继续待在飞机里面。

往旁边一看，推销员和男孩都不见了。我想起了在濒死的黑暗中听到两人的对话，就是男孩为了监视方便要求所有乘客坐到前面去的那段交谈。

变成幽灵的我站了起来，越过前座望向前方。在飞机的前半部，乘客们的后脑勺紧密排列着，而从座位舱正中间一带到我所在的最后一排则是空无一人，非常清爽。

没有乘客的座位舱后半部，地上倒着毫无动弹的人们。简直就像从最前方到正中间是活人的世界，而从正中间到后方是死人的世界似的划分开来。

我看见了翘着头发的后脑勺。男孩为了监视乘客，坐在后半部空着的座位中，他独自一人坐在死人世界里的模样看上去非常寂寞。

没有任何人说话，只有飞机的引擎声。我静静地穿过走道，走近男孩的座位。我绕过倒在通路上的人们，也小心闪过了途中滚来我脚边的空罐。

我站到男孩座位的斜后方，将手放到椅背上，低头正好可以望着他翘着头发的脑袋。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正前方，透过空气的传递，他的魄力连我都感受得到。

我用指尖戳了一下男孩那撮宛如天线的翘发，原来幽灵能够在谁都察觉不到的状况下随心所欲地乱摸啊，想到我也可以啪哒啪哒尽情拍打秃老头的光头，不禁觉得其实当幽灵还不错嘛。我以老鹰寻找猎物的心情环视着机内，在紧密排列的后脑勺当中，发现了唯一一个肤色的、反射着炫目光芒的光秃后脑勺。我立刻打算走过去摸他一把。

我开始朝那个方向移动。这时，男孩伸了个懒腰，把手枪放到隔壁座位上。因为手枪实在很少见，我不自觉拿了起来把玩。相当沉重的手感，而且很坚硬，一戳它都觉得指甲像要裂开来似的，原来真是金属制成的啊，而其实更让我佩服的是，幽灵居然能够拿起有质量的东西。于是我握住手枪，胡乱比划着持枪的姿势。

“咦？怎么会？”

男孩伸完懒腰，转过头发现我正在他背后大玩女警游戏，不可思议地叫了出声。他的双眼是直直盯着我看的，我也很讶异。

“你看得见我？你还有阴阳眼啊？”

密集排列在飞机前半部的所有后脑勺一齐转了过来。当中有个人站了起来，是推销员，他的嘴张得大大的，大叫：“你为什么还活着！”

我停下女警游戏回他说道：“这个嘛……我自己是觉得已经死了啦……”

“不，你根本没死！你仔细看你自己的身体！脚都还在！”

我低头看向自己的双脚，的确如推销员所说。我明白了，我还没死。我明明已经打针了，居然没死。我将枪口指向推销员。

“你这个骗子！我根本没安乐死啊！你竟然卖假药给我！”

推销员趴到座椅后方闪避枪口，只探出头望着我，坐他周围的人纷纷发出尖叫，急着想离他远一点，托他的福，机舱内陷入一片混乱。

“请等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他困惑地喃喃说道，然后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倒抽一口气。

“……那个老家伙，难道他故意卖无害的药给我！”

枪口仍对准他，我将食指放上扳机。

“重点是你打算怎么赔偿我！？安乐死没死成，我不就得坠机死了吗！”

推销员拿椅背当盾牌躲在后面，死命摇头说：

“等等、请等一下！先冷静一下，你知道你现在手上拿着什么吗？”

“你当我是傻瓜吗！”

“知道的话，怎么还把那东西对着我！？你搞错对象了吧！”推销员指着站在我旁边的男孩，“你应该把枪口对准他劝他投降啊！”

我转头看男孩。从座位站起身的他以非常认真的眼神回看我。

“我为什么要劝他投降！我是赌他会让飞机坠落的啊！”

“你的脑袋有问题啊！”推销员大喊。

其他乘客也跟着一起嘘我。我稍微冷静下来想了想，终于理解了他们的意思。我手上拿的是男孩的手枪，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逃离坠机的命运了。

我将枪口离开推销员，指向男孩。推销员露出松了一大口气的表情。

“真抱歉，明明刚才还替你加油的。”

我向男孩道歉。他丝毫不在意对准自己的枪口，静静地摇了摇头。

“没关系。”他耸了耸肩，将右手伸入上衣内侧，“反正我还有另一把手枪。”

机舱内的空气紧绷，乘客们表情僵硬，没人出声，也没人动，唯

有男孩的神情奇妙地悠闲。他的右手仍插在上衣与毛衣之间，一径盯着我的双眼看。

“我外套的内袋还插着一把手枪，我现在要用右手把它拿出来开枪射你。”

我无法看见他被上衣遮住的右手。

“不要动。右手就保持这样不准动。”

“如果不想被攻击，就要先攻击……”他一边说，嘴边露出了微笑。

那是非常安宁平静的表情。

“某个冬夜，我一直在念书，不知何时窗外亮了起来。推开窗一看，冰冷沁凉的空气流进闷窒浑浊的室内，染白了我的吐息，悄悄降临的清晨景色在冰霜中显得闪闪发亮。自己真的好努力念书呢，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很喜欢那个清晨，不过杀了这么多人的我，已经不被允许再看到那么美丽的景色了……”

他说着，从上衣抽出右手直直指向我，我当场扣下了扳机。强烈的冲击仿佛沉重铁块撞上我的手掌，一阵风宛如空气爆开来拂过我的脸颊，机舱内的人全趴了下去。男孩倒在走道上，右手握着一支钢笔。

## 5

夕阳染红了天空，我膝上抱着他的孩子在他家里看电视。是个女孩子，还在读幼儿园，只有她一人在家。她不怕生，很快就跟我混熟了，本来在我膝上看着电视新闻，没多久就睡着了。

角落的电视画面正在播放今天上午劫机事件的相关新闻。飞机落地当时的影像、乘客下了机被担架抬走的影像、警察进入机舱内的影像，画面不停地切换。走出飞机接受警方保护的乘客当中，有那么一

瞬间出现了推销员和我的脸孔。

“真是这辈子最糟的一次飞行呐。”我想起推销员在飞机一落地后说的话，他以双脚确认着不会摇动的地面说，“我应该有好一阵子不会去思考死亡这件事了吧。”

我被带上救护车送进了医院，毕竟我注射了不明液体，还是需要检查一下。除了我之外，一些昏过去的乘客也被救护车送进医院。

不知道是不是做梦了，在我膝上睡觉的孩子动了动。她贴着我胸口熟睡的睡脸显得很幸福。他的家位于公寓三楼，阳光从南面的窗户射进来照亮了室内。我眺望着窗边的花盆，玄关传来开门的声音。

“我回来了。”

那是我在高中时代听过后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的男人嗓音。穿过走廊的脚步声，客厅的门打开来。他在门口停下脚步，发现坐在地板上的我，而他女儿正坐在我膝上。我们四目相对，他的面容和我记忆中一样没什么变。我不想详细描述他从前对我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然而那些伤痕仍深深刻在我的心灵和我的身体上。

“你回来啦。”我说。

起初他只是纳闷地看着我，但似乎随即想起了我是谁，往后退了几步。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请人调查的。”

我一边回答他，一边抓起放在一旁的菜刀。

“不说这个，来你这里可是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呢，又是碰上劫机，又是开枪的……”

“我太太呢……”

他怔立当场，低头看着我手上的菜刀问道。

“她好像留小孩在家，自己出去买东西了。”

我把菜刀抵在我膝上熟睡小女孩的脖子上。这时电视喇叭传出了我的名字，我转头一看，电视屏幕上正大大地放出我的大头照。旁白说，我是其中一名获救的乘客，目前逃出医院行踪不明。我想起警察为了问我话而守在病房外，我只说了一句我要去厕所就逃出医院。他看了看电视画面里的我的照片，又看了看握着菜刀的我。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就是突如其来而且毫无道理的不幸喔。对了，你曾经想过自己身上会发生这种事情吗？”

“求求你，放开我女儿。”

他跪倒在地，为高中时和朋友一起对我做的残酷暴行哭着道歉，屋里回荡着他的啜泣声。不久玄关门打开，他太太买东西回来了。她提着购物袋穿过走廊在客厅门口停下了脚步，看到跪在地上的他和拿着菜刀的我，一脸困惑。小女孩仍靠在我的胸前熟睡，好长一段时间，谁都没开口，一动也不动。菜刀仍抵在小女孩的脖子上，我继续看着电视新闻。

过了一会儿，屏幕出现了那个男孩的脸孔，旁白正在说明他劫持飞机并杀害空姐和乘客。我想起了他被我开枪打死前所说的事，关于那个被冰霜覆盖的美丽清晨。我将菜刀从小女孩的脖子上移开，站了起来。

“一天之内没办法杀两个人呐……”

我把小女孩放下来，走向玄关，与客厅门口的他和他太太擦身而过。他并没有回头，他的太太则一脸疑惑地望着我。

我离开他家走出了公寓。太阳逐渐西沉，天空一片火红。我拔足

狂奔，即使撞到了路上行人。我也不知道自己要跑去哪里，总之我就是不停向前奔去。

# 从前，在太阳西沉的公园里

我念小学的时候，我家附近有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公园，四周全是高楼围绕，一到傍晚，公园一带的车声和嘈杂人声消失，寂静的空间里，只有或许哪家小孩遗忘了的一只鞋子掉在地上。是这样的一个公园。

到了晚餐时间，一起玩的朋友都回家去了，我还得待在公园里打发时间等爸妈回来。

一个人玩秋千玩腻了，我便像受到什么召唤似的，跑去沙坑玩耍。公园的角落有个沙坑，但平常孩子们都抢着玩秋千和溜滑梯，那个角落总是被遗忘。

黄昏时分，阳光穿过建筑物间隙无声地染红整个世界，我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独自在沙坑里玩耍。不知道谁放了一个黄色塑料水桶在那儿，我脱了鞋，把沙子往自己的脚上堆。沙子冰冰凉凉的，细细的沙粒跑进趾头之间，非常舒服。

有时我也会玩一种游戏，把手深深地伸进沙坑里，想确认沙子究竟深入地底的哪里。手垂直地插进沙坑，只是一路深入再深入，最后连肩膀都会伸进沙里。我跟爸爸说了这件事，但他说：“沙坑也有底的，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但我觉得爸爸错了，因为实际上我就是整条手臂都插得进沙坑里呀。为了确认这件事，我曾好几次把手臂伸进沙坑里。

我已经忘记那是试到第几次的事了。公园角落的树木在夕照下宛如全黑的剪影，那一天，我也是将整条右手臂插入沙坑直到肩膀部分。指尖似乎摸到了什么。

沙里好像埋了东西，软软的，凉凉的。我想确认那是什么，便拼

命将手臂往沙坑深处探，中指前端好不容易触到的深处里有某种丰满有弹力的东西，我想把那东西拉上来，却一直够不着，相反地，我发现手指头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缠上了。

抽回手臂一看，好几根长长的头发缠着我的手指。发丝虽然因为沾了沙子显得又脏又干涩，但我直觉那是女孩子的头发。

我再度把手臂插进沙坑想触摸埋在里面的东西，但这次不论再怎么往下探，指尖都没摸到任何东西。我的心里浮上一丝遗憾。

围绕着公园的高耸建筑物，每一栋都紧闭窗户，宛如巨大的墙壁框起了我和沙坑。

冷不防地，我一直插在沙里的右手好像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像是鱼用嘴尖啄了一下的轻微触感。

然后下一秒钟，沙里面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手腕。那力量非常大，手腕整个被紧紧抓住，我想抽出手臂，右手却像被固定住了动弹不得。四下一个人也没有，就算我喊救命，声音也只是回荡在这个高楼环绕的公园里。

沙坑深处，我紧紧握住的拳头被某种外力硬是扳了开来，接着掌心传来某人指尖的轻微触感，在掌心里顺着某种规则移动，我察觉那指尖似乎正在写字。

“让我出去”

沙坑里的某人在我的掌心上这么写。于是我将左臂也伸进沙坑的深处，在抓住我右腕的某人的手背上，以指尖写了字。

“不行”

沙坑里的某人很遗憾似的，松开了我的右腕，我把两条手臂抽出来之后便回家去了。那次之后，我再也不靠近沙坑。后来那个公园进行改建大楼工程的时候，我还去看了一下沙坑，然而沙坑的深度并不

足以埋任何东西。

# 解说

## 每个短篇我都得想很久

### ——关于乙一的《ZOO》

文＝卧斧

“每个短篇我都得想很久。”乙一抓抓头。

几年前，我曾当面访问过乙一。1996年，乙一以《夏天·烟火·我的尸体》获得第六届日本“JUMP小说大赏”，彼时他才十七岁。《夏天·烟火·我的尸体》字数不多，同年十月与另一篇短篇《优子》集结出版，乙一正式成为作家。乙一接下来发表的作品，大多都是中短篇小说，直到2001年，才因编辑认为“作家至少该写本长篇啊”而发表了长篇作品《暗黑童话》。

那位编辑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爱伦·坡和鲁迅就是明显的例外：他们著名的作品全是中短篇，却没人会质疑他们的“作家”头衔。长篇比较容易经营完整的概念、塑造立体的角色，比较能有更多的空间去铺陈、表现文学技法；但技法纯熟的短篇作品，同样也能有优异的表现。况且，有些故事原来就比较适合用中短篇叙述，有些作者在小篇幅中甚至比在大长篇里更能找到发挥的空间。

乙一即是一例。

创作短篇并不比长篇来得容易，乙一在受访时明白地表示了这一点。如何在有限的字数里塑造鲜明的角色个性、安排有趣的情节转折，对创作者而言，都是挑战。乙一笔下那些看起来怪异但浑然天成的中短篇小说，每篇都是他费力构思的成果，而非随手一挥就能完成的简单故事。乙一几近透明、无机质的描写方式，在中短篇里能够浓缩成极大的力道，读完之后，更容易感受到极为强大的余韵。

短篇集《动物园》就明显地展现了这个特质。

《动物园》的日文版单行本于2003年出版，收录了十则短篇，每则故事的篇幅都较先前出版的中译作品更短，但内容更为成熟精炼。《动物园》当中的五篇故事，于2005年被五个导演合力拍成由五则短片合成的同名电影《动物园：继续活下去的五个故事》，2006年出版了文库本，拆为上下两册，另外加进一篇名为《从前，在太阳西沉的公园里》的故事。

乙一作品原本就充满电影感。例如收录在《动物园》当中的《七个房间》。

《七个房间》描述一对姐弟被不明所以地绑架，囚在一个四壁萧然、仅有一个出口的房间当中。姐弟探知房间共有七个、每间囚有一人，每次轮换位置地被囚入，掳人囚禁的杀人魔每天六点会杀掉一人

并且分尸；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房间里，两人要如何逃出生天？情节奇诡、张力满点，阅读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加拿大怪导演文森佐·纳塔利同样充满幽闭压力的电影《异次元杀阵》——这两部作品的绝大部份情节都发生在密闭的小空间中，主角们也都被莫名地绑架囚禁，《异次元杀阵》的角色们试图在各个暗藏致命机关的房间中穿梭寻找出路，而《七个房间》的姐弟则需面对日渐逼近的被杀危险，设法活到最后。场景和人物都十分精简，但所营造出来的紧绷张力却令人喘不过气。

集子中同样充满电影感觉的，是另一篇故事《衣橱》。

小叔对大嫂说自己得知了她的某个秘密，几行之后，小叔成了一具尸体，而大嫂正在盘算如何藏匿尸体；屋里的家人开始寻找失踪的小叔，秘密眼看就要隐瞒不住……《衣橱》在一万多字的篇幅里使用了电影常见的蒙太奇手法，所有跳跃剪接的场景先让我们产生某种想象，情节推进时再一一地将其推翻，重建令人惊奇的真相。

惊奇结局是大众小说常见的手法，不过乙一把这个技法推得更远一点。

在《神的咒语》中，主角“我”是个拥有特殊能力的孩子，只要集中精神说话，就能改变听者（无论是人或是动物）的精神或者生理状态；直至结局来临，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甚至将这个力量用在了自己身上，但因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所以主角不仅自欺，也巧妙地误导了所有读者。在与书名同名的短篇小说《动物园》中，主角虽然没有异能，但仍以各种手法自我欺瞒——乙一在故事开始没多久便揭露了这个事实，到结尾时再来个漂亮的反转，不但维持了“结局惊人”的效果，也让主角原本苦闷的情结，窥见某种获得救赎的可能。

在乙一的这几篇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常出现的角色关系及场景，就是家庭。

事实上，在这本短篇集里，超过半数的故事以此为背景，其中《小饰与阳子》及《远离的夫妇》是带有十足乙一式悲愁色调的两篇。《小饰与阳子》描写一对被母亲以截然不同方式对待的双胞胎姐妹，乙一轻淡地叙述着巨大的悲伤，结局前的一个逆转，开启了另一种幸福的新章；而《远离的夫妇》中的孩子，在某个事件之后虽仍看得见父母，但父母彼此却见不着对方，纵使最终真相大白，哀伤的事实已成定局。这两则短篇里，乙一揭示了家庭的幸福并不来自血缘关系，而根植于成员之间彼此的信赖与关爱。

《寒冷森林中的小白屋》从类似基调出发，却发展出另一种不同的故事。

被不人道对待的孤儿成为没有善恶观念的杀人者，开始搜集尸体搭建森林小屋——《寒冷森林中的小白屋》是个冷冽忧伤的故事，背景却带着童话的色彩；而初读时令人想起阿西莫夫经典作品《正电子人》的《向阳之诗》，则以科幻小说的调性，观察人世的生死命题。这两个故事从家庭背景出发，却带出“非人”身份的主角，让他们冷眼看待世界，一则恶寒、一则温柔。

上述八篇故事似乎都略显沉重，但这本合集中的另外两篇作品完全不同。

《把血液找出来！》的主角是一个没有痛觉的老先生。他某日醒来，发现自己浑身是血。各怀鬼胎的家族成员在危急的状况下，开始寻找能够救命的血袋。这个故事有推理小说的情节，以黑色幽默的基调叙述，读来令人莞尔；另一个同样有趣的故事是《在坠落的飞机中》，讲述一个看起来很懦弱的劫机者胁持飞机，要求机长去撞毁他屡考不中的大学校园，飞机上的两名乘客却开始一场与这种紧张场面很不搭调的交易对话，十分滑稽突兀。虽然看似搞笑，但这两个故事中，乙一仍没放松情感议题，在结局来临时，依旧展现了各种矛盾却也合理的人性思虑。

日本文库版收录的《从前，在太阳西沉的公园里》，是合集里最短的一篇。

这是个一千多字的超短篇，描写一个孩子将手臂探入公园的沙坑里时，发现有人被深埋其中，甚至要求孩子放他出去。故事看似戛然而止，但其中不止呈现了短篇小说利用紧致压缩重要情节、带出意在言外尚有无数可能的叙事方式，还完美地散发出乙一在所有故事里表现出来的独特氛围：与现实之间淡然的疏离、理应惊悚但却洁净的字句、令人感觉安心的惆怅，以及温暖与寒意同时交缠的阅读感受。

“每个短篇我都得想很久。”乙一这么说。

不过乙一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因为这些优异的短篇，也会让读者们思索很久。

[1] 本篇原书名为So-far。

[2] 扑克牌游戏的一种，又名“潜乌龟”、“抓鬼”、“抽鬼”，不具赌博性质。

[3] Family Restaurant，家庭式餐厅，提供从寿司等日式简餐到汉堡排、意大利面等西式料理，平价大众，气氛温馨，顾名思义尤其适合全家聚餐。

[4] 特摄：即“特殊摄影”，指特殊效果的摄影手法（SFX），或使用特效拍摄的影集与电影。但在日本，“特摄”成了超现实或科幻题材类影片的代称，而非单指在该片中使用特摄。

[5] 日语“残像”，即英语“aftertime”。指眼睛经过视觉刺激后，视网膜上的影像不会马上消失，称为视觉余像或视觉暂留。

[6] 编者在IMDb搜索名为“ZOO”的影片，在200条相关结果中比对2003年以前的影片有13部，其中短片2部，电视片7部，仅靠书中片断描述难以确认此处所指的影片及其通译名。

[7] 麦克·尼曼，英国现代作曲家、钢琴家、音乐评论家，将“简约主义”应用于音乐的先驱，最为人广知的作品是为电影《钢琴课》的配乐。

[8] 日本的大型游戏机房。

[9] 《ほのぼの君》，佃公彦（1930—）的四格漫画作品。1956年至2007年于《东京新闻》等报纸陆续连载，总连载数15451回。本作透过主角战后孤儿“暖洋洋小弟”孩童单纯的视线，温馨描绘大自然与动物界的种种，宛如成人版的童话故事。

[10] “ぶらり途中下车の旅”：日本NTV自1992年放送至今的长寿节目，台湾播出的名称译为“日本电车之旅”，由明星搭乘各线电车出游，介绍沿线的风土人情。

[11] “おはスタ”，东京电视台自1997年起，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45到7：30播出的儿童综艺节目。

[12] 诺斯特拉达姆士（1503—1566），法国籍犹太裔预言家，留下以四行体诗写成的预言集《百诗集》，有研究者从这些短诗中“看到”对不少历史事件及重要发明的预言。本文所指预言为其最著名的1999年世界末日灾难诗。